一九〇四年創刊

東方雜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第二十三卷 第十八號

大上海建設策……陳震異
各國經濟政策與未來大戰……樓桐孫
日本最近的小作爭議問題……忻啓介
獨裁政治之勃興……仲雲
現代史料(四篇)……記者
讀文心雕龍……陳延傑
小泉八雲……朱孟實
新占星術……陳建民譯
一封絕命書(小說)……守莊
都命大那(小說)……仲持譯
波納爾之罪(小說)……李青崖譯

民國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

每月二回 十日二十五日發行

Vol. XXIII, No. 18, September 25, 1926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編輯者　錢智修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書坊
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廿五日初版

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意見其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及地點詳細敍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乙）酌酬書劵或本雜誌

（丙）尤有關係之稿特別從優議酬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聲明

八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删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删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轉東方雜誌社收

定價表

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零售　每冊定價一角二分半（原價二角）　郵費　國內二分　國外八分

預定	時期	冊數	書價連郵費 國內	書價連郵費 國外
	半年	十二	一元五角（原價二元二角四分）	二元三角（原價二元九角六分）
	全年	廿四	三元（原價四元四角八分）	四元六角（原價五元九角二分）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分二分及二角爲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圖畫中及首篇以外正文前後之對面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三十二元	十八元	十二元半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卽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

一　定單號數
二　定戶姓名
三　在何處定
四　原寄何處

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册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商務印書館發行

各種雜誌

誌名	每冊	半年	全年
東方雜誌	每冊一角二分五釐	半年十二冊一元半	全年廿四冊三元
教育雜誌	每冊一角	半年六角	全年一元二角
學生雜誌	每冊一角	半年六角	全年一元二角
少年雜誌	每冊八分	半年四角八分	全年九角六分
兒童世界	每週一冊 每冊三分	半年廿五冊七角五	全年五十冊一元五
兒童畫報	月出二冊 每冊六分	半年十二冊七角二分	全年廿四冊一元四角四
婦女雜誌	每冊二角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四角
小說月報	每冊角半	半年九角	全年一元八角
小說世界	每週一冊 每冊六分	半年廿五冊一元五角	全年五十冊三元
英文雜誌	每冊二角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四角

誌名	每冊	半年	全年
英語週刊	每週一冊 每冊三分	半年七角五分	全年一元五角
民鐸雜誌	每冊二角	半年五冊一元	全年十冊二元
學藝雜誌	每冊二角	半年五冊一元	全年十冊二元
科學雜誌	每冊二角半	半年一元五角	全年三元
留美學生季報	每冊四角		全年四冊
自然界	每冊二角	不定期刊	
史地學報	每冊三角		全年八冊
國學叢刊	每冊三角半		全年二冊
社會學雜誌	每冊三角		全年六冊
農學雜誌	每冊三角		全年八冊
博物學雜誌	每冊三角半		全年四冊

補血強精新藥

補爾多壽

共有五種

▲絕對無流弊之補劑

▲根本醫治臟腑之聖藥

補爾多壽 (Blutose) 用蛋白質與鐵化合而成與人體之肝內成分相同確合中華古來肝能生血之說專治男婦老幼之虛癆病弱面黃脣白肌瘦神倦胃呆貧血等症無不藥到病除以此爲基礎並有複方者四種功效如次

含砒補爾多壽 能治虛弱過甚神經衰弱胃腸病常服能增加生育力使皮膚潔白及治癬疥等症

含碘補爾多壽 能治雞胸駝背瘰癧腫脹梅毒血虧外症血毒老人小兒之身弱者最宜常服並可豫防中風

規那補爾多壽 本品加金雞納霜精製而成最宜有胃病或易於感冒者及婦人產前產後治病補血之用

揚阿可路補爾多壽 能治肺病咳嗽百日癆功能殺癆蟲強肺葉止盜汗生新血最宜有癆症者補血之用

以上各種均能一方治病一方補血功效之靈不言可知

上海廣東路三十六號 **三昌洋行發行**

另備有延年益壽法函索卽寄

各埠大藥房先施永安新新均有出售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肖像　徐悲鴻先生作（智修識）



張季直先生

張季直先生最近之遺墨

吾州濱江海殖殷為國先占樂君子樂蓄畬二十年南郭得三生丁顧曹其賢丁生子
推於顧曹於翩翩三士力學績而茂皆可傳者年丁氏庭宗騰書環瑋顧尤志而善
雲沛溉以遠有子不亦而遊未得懺焉古而獨健在儀型表閭屋今年政七十門祚輝
山川佑氏好文學仲季差以肩怙怙後波波代杖諸孫駢母也一歲笑畫師額其天
記昔偶而學母亦指叙細芳黃非所論清風尉蘭奎諸子書遊學異域辭訣張逝子云
百行綫而以萬里私目以挹素暉粲粲令閨宜於詩式南郭慶集白華篇

曹生母
劉太君畫像　張謇題詞



南口之戰痕(一)



南口戰地掘出之地雷



奉軍紅卍字會尋覓死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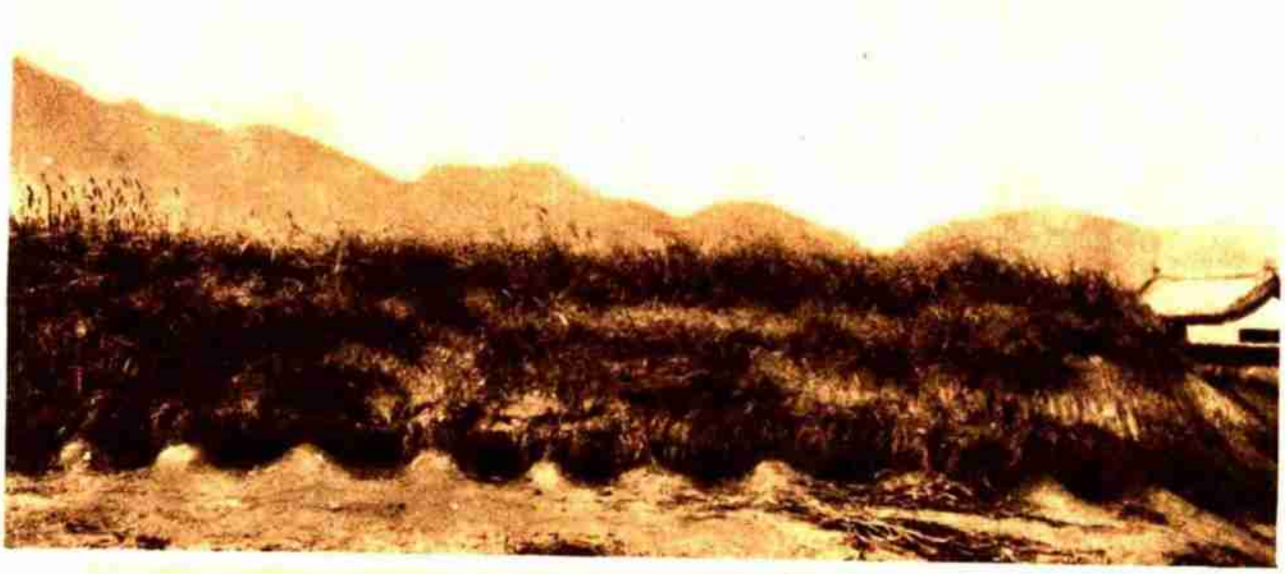


南口五里許奉軍之營帳

南口之戰痕(二)



國民軍所用之舊式鐵砲



國民軍所築戰壕之槍眼



國民軍戰場之內景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三卷 第十八號
民國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發行

雜評……（一）
大上海建設策……陳震異（五）
各國現行之經濟政策與世界未來之大戰……樓桐孫（一七）
圖 舟載人別離月照人離別（漫畫）……（三二）
日本最近的小作爭議問題（東京通信）……忻啟介（三三）
圖 「我」與「我們」（漫畫）……（四二）
獨裁政治之勃興……仲雲（四三）



時事漫畫……（四一）

現代史料

菲律賓獨立運動之現狀……幼雄（五三）

菲律賓的華僑人數……育幹（五七）

意大利的新經濟政策……何作霖（六〇）

瑞士兵制談……夏奇峯（六一）

■掘蚯蚓（漫畫）……（六五）

讀文心雕龍……陳延傑（六七）

■最近公布之日本人口統計……（七六）

小泉八雲……朱孟實（七九）

新占星術……美國 Ellsworth Huntington 著 陳建民譯（九一）

■上海印象記……（九六）

一封絕命書（小說）……守莊（一〇一）

■抓着鼻糞回想費閒事（漫畫）……（一〇六）

都侖大那（小說）……意國鄧南遮著 仲持譯（一〇七）

波納爾之罪（小說）（續）……法國佛朗士著 李青崖譯（一三一）

時事日誌……（一四一）



雜評

□

上海日輪水手擊斃陳阿堂案，交涉還未辦了，而在偏僻的萬縣，卻又因英國水軍與當地軍隊的衝突，釀成重大的外交案。這次的事件，因爲發生交涉遠在內地，而且近來內戰正酣，報紙上滿佈軍事的消息，所以大家不及注意。但就現在所可察知的情形，以及各方的態度看來，萬縣事件決非細小的交涉，或者將成爲我國外交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也未可知呢。

萬縣事件，直到最近爲止，所可徵信的事實，只有吳佩孚的歌電。在眞相尙未明瞭以前，自然難以遽下判斷。但依據吳電以及英，日通信社的報告，歸納起來，至少可以得到下列的各項事實：（一）此事起因係由於英國商船在內河，不依航行規則，任意行駛，以致撞沉船隻，溺斃軍民。（二）英國軍艦不遵照外交慣例，提出交涉，卻擅行派水軍向中國軍隊開槍，奪取被中國軍隊扣留的商船，以致釀成戰鬬。（三）英軍艦於五日晚用大礮轟擊萬縣城，致華人死傷五六百人，萬縣全城大半被礮火所毀。從以上三種事實看來，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一）英國商船濫施內河航權，不遵航行規則，實爲此次變亂的最先負責者。（二）英國在未用外交手續提出抗議或警告之前，遽採用武力行動，

至少應負禍亂擴大的第二重責任。(二)英艦在平和時期，向無抵抗的萬縣城市開礮轟擊，致釀成重大的流血，不但違背國際的友誼，而且是人道上難以磨滅的大恥辱。

這次的事件，假使發生在歐洲，美洲的任何國家，也許早就發生了重大的國際戰爭了。但在中國，除了由外部發送一個軟弱的抗議，自然沒有別的辦法。反之，對於萬縣事件直接負責的英國政府卻想借了這個題目，採取更進一步的嚴厲政策。而且拉攏列強，共同行動。英國政府機關報 Morning Post 與 Daily Telegraph 已滿佈着挑戰的論調。可見鮑爾特溫，張伯倫受了去年五卅事件的教訓，還不曾有絲毫覺悟。對華外交，還是一味採用頑強態度與 gunboat 政策。到底是張伯倫的武力殖民政策成功呢，還是中國的民族獨立運動失敗？我們靜看交涉發展的形勢，再來下斷語罷。(魯)

□

蔣介石軍得劉佐龍的內應而佔有陽夏，吳佩孚退守京漢鐵路南段，吳蔣戰事的第二次成績又揭曉了。不過武漢形勢，本來是統合三鎮而言，今蔣軍僅佔兩漢，武昌尙由劉玉春陳嘉謨率萬餘人堅守，蔣軍欲達全勝的目的，似乎還須稍待。況且吳佩孚佈防於孝感，距離漢陽漢口各不過數十里路程，倘使還有能力即日反攻，則今日的局面，定欲說是武漢戰事已告段落，亦未免太早罷！

我們在目前的形勢中，要想就時局全部而有所言說，固然時機未到，不便着筆；就是局部戰事的勝負，亦覺暫時難說。所可說的，只有——今後戰局的範圍將益加擴大，戰鬬亦將益加劇烈的兩句話。

東南五省的必被牽入旋渦，在目前是沒有人敢否認了。甲方則國民黨人已公然指出他們的第二目標；乙方則孫傳芳調將遣兵，時機已熟，哀的美敦式的電報亦決然發表。我們目前，雖不敢驟然斷言東南五省的加入旋渦，是對方革命軍的不幸，還是東南自身的不幸；但一翻地圖，看到他們的戰線自閩南近海的詔安起，沿閩西邊界線，贛南邊界線，折入贛西邊界，以迄鄂省長江口的武穴止，長度當以千里計，就可以知道這一來戰場的擴大了。這還是僅就地域說的，若講到實力的參加，則全國各實力派大混戰的形勢，尤爲顯然可見。吳佩孚方面，現在可以說的，有

東南五省的牽入，有奉直魯的決意參加；倘使馮玉祥軍眞個入陝西，則山西的閻錫山爲自身利害計，亦不得不積極加入吳方，以阻馮軍的發展，這不啻已聯合北方各勢力以從事於對南戰爭。蔣介石對大局的計畫，誰不知道他是圖謀一面取得江西，以鞏固武漢的局面，兼爲伸展勢力於長江下游的先着；一面由武勝關或上游的荊襄以入河南與原在河南的樊鍾秀相呼應，更引馮玉祥的國民軍由甘肅入陝西，東出潼關，以取全部的聯絡，這亦是集合相接近的各勢力，以與北軍相對待了。戰爭範圍的擴大，直到如是，國家與人民的損失，亦可概見！

戰鬬情形的今後必將比以前益加劇烈亦是必然的取攻勢的蔣介石軍，目前用過的軍隊，有在岳州武、漢作戰過的第四，第七，第八三軍，有正在贛邊活動的第二，第三，第六三軍，這是李濟琛李宗仁唐生智譚延闓朱培德程潛的部下，非蔣介石軍的中堅。蔣介石的中堅軍隊學生軍及第一軍，除在汀泗橋，武昌略略見過陣外，還沒有出過怎樣的大力氣，大約是豫備在今後的大決戰時顯身手的。對方則吳佩孚部下的精銳，僅劉玉春的一部應過戰，其餘可稱耐戰的田維勤魏益三王爲蔚各部，都還在調遣中；孫傳芳的精銳軍隊雖已到江西，亦還沒有出來實地試驗過；加之奉直魯亦將調遣勁旅，南下援助吳孫，這許多軍隊中，大約也不乏可與北伐軍作對手的。這樣，今後兩軍的精銳相接觸時，戰鬬的情形，我們可不難豫測了。

申報陳冷君觀測這回的大戰，以爲將成『長久之戰事，』這觀測是與記者個人相一致的。他判別以前的戰事與今後的戰事說：『……以前之戰事如病三瘧，今後之戰事或將如病傷寒也。病三瘧者雖無大危險，而傷人之本原殊甚；病傷寒者危險甚三瘧，然苟脫危險時期，則實有回復健全之望也。』目前戰局範圍益大，戰鬬情形亦將益劇烈，正如傷寒病者的第二，三週間的狀態，早日熱退病止，是我們所亟盼的！（穆）

口

世界很有名的探險家考古家安特魯君（Roy Chapman Andrews），近幾年來，常在我國西北一帶舉行發掘，據說他對於考古學上的新發見，已有不少的貢獻；近來因爲西北戰事阻礙，已於日前回到美國去了。他說這一次的成績沒有甚麼，金錢倒用去了十幾萬元；但他絕不以爲意，明春還擬再來呢。

這件事乍看起來似乎沒有重大意義；其實就學術上說來，我們倒發生了很大的感想。我們中國在近代科學中的地位，是全沒有分兒的；便是關於中國方面的學問，外人研究出來的，也常比中國人自己高明得多。我們只要把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見的學問一看，那一項沒有外人的參加？殷墟甲骨文字之研究，加拿大人明義士(Menzies)和日本林泰輔博士等，都研究得最早。敦煌石室發見的古代藏書，也先後被法人伯希和(Pelliot)匈牙利人斯坦因(M. A. Stein)等取去，有所著錄。新疆甘肅一帶之遺蹟，關係古代西域史地學尤大，而中國人自己的著述，除抄襲陳言的西域圖志等書外，要想如斯坦因的和闐遊記等書，便已渺不可得。中國古代之外族遺蹟研究，因近人不懂古代的外族文字，乃不得不讓俄人法人先後有所發明。以外如佛教遺蹟，中國各處都有，而國人對之，除卻朝山燒香外，就只有賞玩風景；要像日本人之當作佛教美術和史蹟研究的，便已不可多得。弄到現在，許多有關中國的學問，我們自己倒不能贊一詞，只好拿外人的東西當作權威，這在學術界上是如何可羞的事呀？

中國的學術界何以這樣不長進？一言以蔽之，便是無錢。你看外國人來到中國探險考古的，那一次不要耗費幾萬或十幾萬元？平常出土的東西，外國人一知道了，便馬上出重價收買以去，中國人要研究也有所不能。他們金錢的來源，或出政府資助。如從前英政府之派遣斯坦因往新疆，這次美政府派遣安特魯之來蒙古，便是好例。其次或由民間學術團體，或私人之資助。例如日本的太谷光瑞，他私人都願斥無數金錢，派人往中亞細亞一帶考古；其餘負學術團體的使命來中國考查學術的，更不消說了。再次，學者自己經濟能力之充足，和餘暇生活也有關係。例如摩斯(Morse)，大家都知道他是深諳中國國際政治經濟的專家，但是他能夠達到這樣地步，每月在中國海關中拿五六百兩關銀的月薪，生活優裕，怕也是一個大原因。現在中國的大學教授，兼滿鐘點的課，還不能維持安定的生活，要更進一步去研究，這如何做得到？其餘從事學術生活的人，那更苦了！

現在呢，要政府來獎進學術，目前是萬談不到的事；而私人方面欲作大規模的研究，也實在沒有這個力量；至於團體或私人之捐助，現在中國尙還沒有開這個風氣；但是我們卻快希望中國多出幾個卡匿奇和洛克凡老來開這個風氣才好呢。(幹)



大上海建設策

陳震巽

一　上海在中國經濟之地位

中國通商口岸，合全國計之，共為四十六處。全國貿易中心，在南部則稱廣州，在北部當推天津，在中部則允以上海為其總匯也。第查十二年度海關報告此三處貿易總額，廣州為五千四百萬關兩，天津為九千六百萬關兩，上海為四億一千九百萬關兩。然則上海一處，可謂全國貿易中心之中心矣。

夫上海一港，凡外洋各國與我國交通，皆關有上海航線，而我國沿海及長江航路，亦皆以上海為總匯，又復為滬寧滬杭甬兩鐵路之起點；言其貿易區域則南起福建，北盡北部各省，西連中部各省：洵為全國第一大埠也。

總計中部各省商埠直接往來外洋貿易貨價，約占全國貿易總額半數以上，而上海實為其總匯。例如民國二年，中部各省商埠迴運進口之洋貨，共計二億九千三百六十六萬關兩，其中上海占二億四千四百四十五萬關兩。而上海進口淨數，僅九千八百五十七萬關兩，其餘六成六分有奇，則盡轉運長江流域及北部各省行銷。故長江流域及北部各省商埠洋貨迴運進口數，皆較進口淨數為少。出口貨亦然，長江流域之貨產十九經由上海出口，北部各省物產，亦經由上海出口者居多。民國八年，由北洋及長江各口運入上海之土貨，共計二億六千四百七十六萬關

兩。其中轉運出洋者，一億五千九百七十一萬關兩，而轉運他口者，五千一百六十三萬關兩。故上海一埠實為我國貿易之中心。觀諸上海貿易之消長，卽足卜我國前途之盛衰，而其在中國經濟上地位之重要，亦由斯可見矣。

二　大上海新港地點之選定

揚子江橫貫中國中部，成一極大動脈，居住此流域人民，實達一億八千萬。而上海扼其咽喉，位於長江及海洋之要衝。顧上海之運命，則視其與外海之聯絡如何以為斷。其商港向在揚子江所既享有之天然優勢，今後亦當使其愈益發達，而後始克順應時勢之要求，否則天然地利失其效用，外界要求不能達成。此上海築港問題，所以夙為中外人士之所注目研究也。

夫近世交通機關，發達詎無停止。其中汽船速度之進步，雖終不及汽車；然旅客郵務，則多取海路，而運搬貨物亦以海輪為最夥。近時海運發達，漸次採用大船主義。一九一二年美國費府所開之萬國海運業者大會，對於船型有提議限制船長為九百呎，幅員百五呎，吃水三十呎者。大會審查結果，卒遭反對，未予通過。則後此船型之鉅，將不知其底止。又據專門家之推測，謂今後不出十五年，必能實現巨船排水量至七萬五千噸，吃水至四十一呎；若夫將來之發達，則船長可至一千六百呎，幅員百六十呎，吃水四十八呎至五十呎。

迺今反觀上海港之現狀，則退潮水深，祇十六呎至十八呎，滿潮水深為二十六呎至二十八呎。雖經浚浦局竭力施工，吳淞上海航道於落潮平均水深已得二十四呎，兩岸闊寬至六百呎以上；然其經費既不充足，規模又復狹小，將來巨船入港，其將何以容納？現時世界貿易，頗有集中大港傾向，船泊停留商港，多已漸次減少。然則今後欲謀海運之發達，非建一貨物起卸極行完備之深水港，殊不足以應此最大之要求。以是中外公私團體以及個人，對於上海築港問題，多有意見發表。今將各案大要及對此之批評與夫震巽管見縷述於次。

一　開築運河聯絡太湖案

由太湖開一運河至松江以通於黃浦江，復由江陰開一運河至於太湖，設置水閘先使長江高潮之水入於太湖，而後以太湖高潮之水俾其流注黃浦江。由是退潮及水流之力，則大於上流

搬入泥土之力，且復疏濬浦江，增大其水深，以圖適應大船之出入。惟此二條運河，未免過於迂遠，工程浩大，經費過鉅，技術上或可實行，經濟上殊不合算。

二　建設黃浦水閘俾為船塢港案

在吳淞及江南機器局兩處，建築閘門，使黃浦一江成為船塢港。謂其結果港之延長，得為十六浬，河幅可至一千呎乃至二千二百五十呎，全面積亦可增至六·八平方浬。此則當於倫敦港七倍，漢堡港二倍。顧其缺點則有三焉：

甲、出入本港一切船舶，有在吳淞待其開閘之不便。

乙、閉塞黃浦，維持一定水準，則凡往來黃浦及各運河小輪民船，交通為之阻礙。

丙、黃浦江水流停滯，飲料來源不潔，而污水排泄亦頗不便。

三　新闢黃浦水道案

擴張黃浦江右岸之灣曲部，由高橋河合流處開一新河，直貫浦東，在龍華鐵路接軌處上流第二轉灣，復與黃浦江正流會合，於是由此地到斜對楊樹浦間，江流幾為直線，更由此處以灣曲部達於吳淞。新河告成之日，可劃三十英方里作為市宅中心，別成一新黃浦灘焉。其在現今上海前面繚繞深洄之舊黃浦江，則填塞之以為馬路及商店用地。又在楊樹浦下游，建一泊船塢，此塢起於舊黃浦江左岸楊樹浦角，止於江心沙上流轉灣處，橫跨舊黃浦江面及新開地，而鄰於新開河之左岸。塢之面積約有六英方里，并在江心沙上游建一水閘，以通船塢。塢內水深挖至四十呎。新開河水深則以河流之冲刷使為四十呎。此種計畫乃孫中山先生所倡議者也。第其缺點，亦有四焉：

甲、江心沙設置水閘，有礙黃浦往來船隻。

乙、在孫先生計畫，係以江陰以下改良水道窄狹勢猛，可以冲刷黃浦沙泥。第吳淞至上海里程為十二浬，即令退潮與水流之力，大於黃浦上流搬入土沙之力。祇以路程過遠，水勢必為減小，以之冲刷沙泥，恐於事仍無濟耳。

丙、工程太鉅，經費實不易籌。

丁、以長江之水灌注黃浦，若照乙項所述，是不但黃浦本流泥沙未能悉數搬出，且更益以長江泥沙填塞黃浦矣。

四　開築浦東運河連接江海案

築一水閘，使黃浦江與長江各自獨立，別由杭州灣橫貫浦東

開一運河，直達黃浦江上流。向之取道銅沙坦入吳淞者，今則直由外海駛入黃浦江矣。但據浚浦局技師長借典斯坦(H. Von. Heidenstam)所言，謂杭州灣水深，僅合現時之要求，將來殊無改良餘地。卽令如孫中山先生之所研究，主張在杭州灣乍浦及澉浦岬間建設大港，以代上海，然此已超越本問題範圍之外，非爲上海本身之根本大策也。

五　吳淞鎭附近建設新港案

此爲吳淞商埠局長張謇之所建議。但查南石塘礮台至海軍學校一帶，當三夾水之衝，遇大風潮，浪花濺及屋頂，可用以營造碼頭船塢者，僅談家浜至陳家宅一段。惟據張氏報告，吳淞口自談家浜起，迤西經蘊淞橋至楊樹浦一帶，僅長四英里。建設新港既嫌延長太短，購置地皮又以價格過昂。奚況吳淞鎭集，前臨海岸，後橫鐵路，形勢局促，地價奇貴，以之經營商港，殊爲失當。

六　江陰下流建設新港案

所謂江陰下流云者，係指江陰至吳淞一帶而言。其間距離爲八十四海里，約等中國二百九十里。新港實在地點，至今猶未指定，其果適當與否，吾人無所根據，不能臆斷其可否。

以上六案，悉經震異詳細審查，均有難於實行之點，用以建設新港，殊多窒礙之處。然則如何而後可？曰：建設大上海商港要素有六，苟弗顧及於此，祇空談無裨於事耳。所謂六種要素，卽：

(一)新港地點不可與上海隔離過遠　前孫中山先生主張，將來中國東部大港，當於杭州灣乍浦及澉浦岬間建設。謂上海一港，任從何方觀察，皆爲殭死之地。第以上海具有特殊關係，故謀一種救濟法，倡議改築黃浦新江。由此觀之，上海原地雖不適於大港之建設，究以存有特殊關係，不可棄置不顧，而竟遠隔上海，別謀建設。但應注意者，不可過遠耳。

(二)須從四無阻礙之處建設　沿黃浦江一帶，舊式街市連結，地價極爲昂貴，改造既費巨金，規畫亦不易行。故必選定四無阻礙之處，以爲大上海新港之用，方可任意施展，不至有所掣肘。

(三)須與江海接近　上海爲中外交通門戶，南北貿易中樞。新港地點若偏於江，則不便於海，而近於海，則不利於江；必須二者兼顧，方可增進新港之價値焉。

(四)須於泥沙不能壅塞之處建設　黃浦舊港，泥沙極易淤塞。自來各種考案，皆以除此淤泥爲其目的，而皆歸於失敗。故大

上海之新港，當力避此種天然之阻礙也。

(五)須避不利船舶之風向　查上海一帶風向，每年九月至翌年二月。午發每多西風，次則轉爲北風，至於夕刻又變爲東風，六，七，八三個月，則多南風東風。故築港之際，不可不於此特別注意，使其風向不礙於船舶之停泊也。

(六)須注意附近交通要道　上海所以成爲全國貿易之中心，全在交通便利之一點，利用江海固當注意，而於陸地之鐵路，將來有可聯絡之希望者，亦應置於新港計畫之中。否則即爲籌畫之不周，有損大上海新港之價值也。

夫此六點皆爲新港必要原素，缺一而不可者。吾人詳審關係地圖，潛究江海地理，求其合於新港之地，幸有其適當者焉。查寶山縣之西北，月浦鄉之東偏，凡此附近江灣，正合吾人理想新港之區，而於上述六種要素，亦無所違背者。試申敍其理於次：

第一，月浦鄉近於淞滬，不有距離過遠之嫌。

第二，月浦鄉沿江附近，殆屬處女新地，今後凡百計畫，皆可任意施展，無所阻礙於其間。

第三，與江海接近，內外兼通，既使於海舶，復利於江輪，所謂不偏不倚之謂中也。

第四，可免黃浦江淤泥之壅塞。雖長江下流亦有此種沙泥之弊，然建築新港主要條件，必須遵照孫中山先生改導江水入海之道，使江岸窄狹，流水力大，拖其泥沙移諸遠方海底，不使有所淤塞。

第五，月浦鄉附近，極宜於建築防波隄，以避冬春二季西北東三種風向。若於吳淞鎮建築，則無此便，以其河幅既狹，風向難避故也。

第六，將來隴海鐵路竣工之時，海門必爲北方貨物出口要道。若能於對面江岸白茆口至琅玕口之間，覓一適當地點，別建商港有若南京之於浦口，并以鐵路聯絡大上海新港，是於滬寧滬杭甬兩鐵路外，又得利用一鐵路矣。

由是以觀，月浦鄉附近沿江，用以建築大上海之新港，可謂無一缺點之可言也。

三　大上海新港建設之方法

世界港灣設備最完全者，當推德國爲第一；其在中國建設者，

則有青島一港，足爲吾人模範。今試述其規模於次：

該港建有大小二港，大者停泊大型汽船，小者繫留小輪民船；大港面積約合中國三千八百八十畝，小港面積約合中國四十八畝五分。斯二者皆以防波隄環之，開口於西南，用以避劇風而便船之出入。大港建有三條棧橋：其名爲第一棧橋者，長七百二十米突，寬一百二十米突；其名爲第二棧橋者，長千二百米突，寬百米突；其名爲第三棧橋者，長百六十五米突，寬三十米突。前二者一時均可停泊六千噸級船舶十二隻。各棧橋上面，設有數多堆棧。貨物則概以起重機裝卸。鐵路支線直達棧橋之內。且於防波隄之一端，建有煤炭儲藏所造船所，其浮船塢可容一萬六千噸之船舶。

德國本國有號稱實業模範都市者曰佛郎克佛爾安曼因，面臨萊因河。當其計畫築港之時，即先浚渫十數英里，開濬規模同於英國曼切斯塔運河。復於市之西方，建築完備之港。自是往來萊因舶隻，皆以此處爲其終點。數年後之船貨載運數量，驟較工事着手前，增加至二十倍。於是漸覺港面狹小，有礙通商，又在市之東方，購得農地五萬五千二百畝，另築新港。第其購置地畝之法，係於計畫未發表之先，即行豫買土地，幷派技師設計一切。按其內容，則以一萬七千三百三十畝爲道路鐵路護岸用地，以五千零六十畝爲築新港用地，以三萬四千五百畝爲工廠用地。又其所謂港者，非普通單純之港，乃按門分類，合多數專門港而成一大港，即材木港，煤炭港，穀物港等是。貨物裝卸機之類，則採最進步而最新式者。臨港鐵路，亦敷設多條，直接深入港之護岸。又設水壓或電力起重機，前後左右運轉自如。其起卸貨物，或由火車直移於船，或由船直搬於火車或堆棧，其敏捷便利，價廉而經濟，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即以工廠用地而言，亦以運搬設備占地最多，其面積約有六千九百畝，而於煤炭運搬起卸用地，竟占一千七百二十五畝。以言工廠，則凡原料材料之移於輪船搬諸陸地，或製品之裝諸輪船倉中，無不參酌一般情況，使其配置合宜，盡善盡美。大工廠地點，位於港之前面，俾輪船貨物直接卸於工廠。小工廠地點則置於較港稍遠之處，另築小河以通於港。鐵路支線亦同時設於其中。觀於佛市築港計畫，自其規模合理經濟三點言之，可謂蔑以復加。徵之新港所可航行沿岸延長之爲九哩，鐵路支線延長之爲三十五哩，道路延長之爲三十哩，亦足

以知其一般矣。夫以此種施設，雖與紐約，波士頓，曼切斯塔，華普爾之世界的港灣比肩，亦無見有遜色之處。人口不過四五十萬，而其築港經費，竟能支出三千六百萬元之鉅，其市民氣魄，亦雄偉哉！此次大上海新港地點，余之所以選定寶山縣月浦鄉附近者，以該處江岸陸地，尚屬處女情況，無有多大阻礙，今後凡百施設，皆可盡量發揮。惟其第一要着，則在豫先計畫，劃定港區範圍。決定購地章程，當如德人之經營，以未設港灣前年價格，而爲地價標準，區別等級，而後購置。

建築港灣之先，宜派優良技師，對於港之水位水深風力風向地形地質等項，詳細勘測調查，決定適當地點。上海一帶既多東北西三種風向，是防波隄在此三方不宜開口，當長其北隄而短其南隄。港口之設，必於東南，如是劇風可避，船舶可安然停船矣。

余之主張新港建於月浦附近，原在與上海舊港距離不可過遠，遂有此種方案。然此究非余之理想地點。蓋余之本意，實以海門縣對江南岸白茆口至瑯玕口之間，爲最合新港建設之區。何以言之？因隴海鐵路將來開通之日，對江南岸必須建設商港，以與上海啣接。與其將來別築新港化費鉅金，不如卽將大上海新港建設於此，一可節省經費，二可一勞永逸。第爲維持上海舊狀計，新港地點又不宜距離上海過遠。海門對江之港，祗好俟諸異日另行建築耳。

顧隴海鐵路起點，世有二種主張：其一主張建於北方海州，其一主張建於南方海門。余則贊成後說，謹述其理於次：

一、將來高徐（山東高密至江蘇徐州）鐵路竣工之時，北部貨物，必多集中青島。蓋青島港灣完備，中外船舶均能停泊於此。經營隴海鐵路者爲比國，該國以歐戰之故，經濟極不振興，將自顧之不暇，奚克借給巨款以築海州艱難之港乎？卽就青島貿易而論，尚且多賴南方上海爲之承轉，又況新闢之海州耶？吾恐世人必不甘出無用運費，空耗寶貴光陰，徒增其借金之利息也。

二、高徐鐵路中接膠濟本線，東至青島距離，爲三〇六哩四四。若隴海起點置於海州，則由徐州中經清江浦北至海州，距離爲三三三哩。是後者里程多於前者二十六英里又六六。商人必不取較遠之路，增其運費而加其貨價也。

三、徐州貨物固可取道南京運至上海，第其路程爲四〇三哩；而

徐州至海門距離，僅爲三四九哩。是後者少於前者五十四英哩，斯又道經海門之利也。

四、徐州至海州距離爲三三三哩，徐州至海門距離爲三四九哩，雖後者里程多於前者十六哩，然後者接近上海，貨物運輸不必繞道黃海，延擱時日，致受資本利息之損失。

有此四種理由，故余贊成隴海起點，必須置於海門，以與上海接近也。

至於港內之施設，則當倣法德國，置備各種水力電力機械，凡裝卸貨物於船倉堆棧火車之法，總以敏捷經濟自由三點爲標準。港之建築，宜分門別類，設置材木煤炭洋油穀物及一般商品船舶停泊等港。修理船舶之船塢，亦須寬闊其區域，宏大其規模。將來隴海之延長線，及現在之淞滬之支線，皆必與此新港之各種專門港直接聯絡，以收簡便之效也。

四　大上海新市建設之方法

新市之於新港，有若唇齒之相關，港與市皆有同一之重要，不可偏倚一方。故規畫新港之時，卽須留意新市之建設。當夫新市設計之初，宜取法德日兩國，劃定種別市區。所謂種別市區者何？卽按市區用途性質，分別種類，劃定專門區域，凡屬同一性質之建築，均須遵照建築規則，集中於一處，俾各盡量發揮其職能之謂也。蓋都市地區之用途，概括言之，不外工業商業居住三者。都市計畫第一着手之處，卽在劃定種別市區，而決定此者，又必豫謀將來之發達，不可使一建築有礙他之用途。否則掣肘隣居事業，妨害都市發達，是有系統之施設爲之破壞無餘矣。例如工廠，任意建於商業區域，或侵入健康適宜之住宅區域，其不礙於商業，不害於衛生者幾希，而其減少地皮之價值，尤其甚焉者也。

然則大上海新市之種別市區，其將如何劃分乎？竊以參照上海風向及新港地點，則工業市區，應設於寶山縣城以南及吳淞鎮集附近。工人住宅市區，須住於工廠市區上風，不使工廠煙突煤煙有所薰染，有害衛生。商業區域可劃於月浦新港前面。普通或高等住宅市區，則以月浦鄉西部及羅店鄉廣福鄉一帶爲最適當。并於月浦沿岸及其北部與夫羅店廣福西部，廣植森林，以防東北西三種風向。對於一切房屋之配置，亦須豫防冬季北風。廚房及副屬舍，建於北側，寢室居室設於南方。苟弗注意此點，則

猶未能稱爲新市之規畫也。

至於種別市區之內容，則以吾國辦理市政既屬創舉，此種參考書籍尤爲罕見今將日本最近頒佈之種別市區章程，擇要縷述於左，以備研究市政者之所參考：

(一)住宅市區　爲保障市民健康居住快適之區，凡建築有害於居住之安寧者，皆不得在此市區營造，其具體限制如左：

一、凡工廠常時使用十五人以上之職工，或常時使用原動機或汽罐在二馬力以上者。

二、常時收容五輛以上之汽車車庫。

三、劇場電影場，以及類似彈唱之衆人集合場所。

四、酒樓茶館。

五、堆棧。

六、火葬場屠獸場燒芥場。

七、其他行政官廳認爲有礙於居住安寧之建築，皆不得在此市區爲之。

但如淨水工廠之類，雖其機器音響有不便於居民，然爲公益起見，祇好犧牲居民之安寧。他如規模宏大之裁縫工廠，其使用工人機器雖不在少數，究無不便市民之處。斯皆限制之例外也。

住宅市區之房屋高度，以六十五尺爲最大極限，是因此種區域之建築，以專用於家族爲其原則，高大者無其必要之故。至房屋高度決定標準，則按前面道路幅員定之；其面臨道路者，須在前面道路幅員一倍又四分一以內；其自道路境界線後退之部分，則以其後退距離加入道路幅員計算之。

原市內道路用途，固同於一般道路，在聯絡數路之交通；然其主要利用之者，則爲道路兩側房屋出入之人。故面臨道路建築物之容積與道路幅員，互相受其影響。例如無樓房屋之地區，若以建於五十尺寬之街側，則該路苟非屬於交通幹線，利用之人乃爲少數，夫然是破壞有價值之地矣。反之，如旅館，百貨商店，或名勝廟宇之類，倘不於路寬之地建設，而塡塞於街路狹窄之處，則必因該區收容人口過大，交通爲之阻礙，遂使該區無所利用矣。

房屋之建於轉灣之處，而其前後左右道路寬窄不同者，則以寬道尺寸定其高度，蓋使屋主得其大街之利也。近代都市，凡

一住宅，前後左右或於屋中，又須留置一定餘地，俾光線直射居室，所謂採光面積是也。居宅爲人生起居之處，此種限制尤爲緊要。在日本係以地面十分之六爲建築之用，十分之四爲空閒餘地。

(二)商業市區　此種市區之主要點，在充分保障市內商業及各種公私營業之不屬於工業者之利便耳。土地用途之限制如左：

一、常時使用五十人以上職工之工廠，或常時使用原動機超過九馬力之工廠。

二、火葬場，屠獸場，燒芥場。（我國商業地區，同時供居住之用者，殆爲我國習慣。住宅市區既已限制此種建築，則商業市區當然亦應有此同種之限制。）

三、凡建築物之用途或其規模，經行政官廳認爲有礙商業市區之利便者，皆不得在此區域爲之。

商業市區房屋高度，以其前面道路幅員之一倍半爲其標準，而以百尺爲最高極限。此因住宅市區以市民健康爲主，而在商業市區，固以增進業務能率爲要，究以地價昂貴尤宜充分利用之也。此種市區房屋應留餘地，在日本係定爲須滿十二尺，增進各種營業能率。則此採光面積，自應加以限制。如我國商店侵佔公道，或以捆拆貨件，或以放置商品，習以爲常者，更宜以法令強留餘地，以備不時之需。其建築方法，必須集中於一處，前後左右或屋之中間任擇一方，以爲建屋用地。否則零碎分散，採光既不充分，置物又弗敷用，制度目的不達，公私難受其利也。

(三)工業市區　凡於住宅商業有礙之工廠等類建築物，悉令集中於此，關其交通孔道，而謀工業便利。在日本則列舉建築之種類，約言之：常時使用原動機在三十馬力以上之大規模工廠，或於事業性質及公益關係除許可在住宅或商業市區建設之外，皆得在此爲之。其他如火藥類之製造業，引火或發火性物品之製造業，以及製造之時發生有毒瓦斯或廢液之物品製造業，外此如使用水銀之計器，洋火，金屬之熔融精鍊，擬皮或防水之紙布，肥料，動物質原料之化製，獸骨角之乾燥磨研，製革，製油，製蠟，染料，顏料，或防水之油漆，土瀝青，水門汀，石灰類，古棉或襤褸，磚瓦磁器之粉碎，煤汽，骸炭，煤炭蒸燒之

半液體，肥皂紙，橡皮製品，鋼釘，汽罐，及金屬之壓延或伸線之製造，其他保安上有所危險，衞生上有所妨礙之物品儲藏或處理等類建築物，經行政官廳，認與保安衞生無大害者，皆得在此市區建設。

凡於保安衞生有極顯著之危險建築物，則於工業市區之內，另行劃定特別工業市區，附以相當設備條件，許其建築於彼。

工業市區建築物之高度，同於商業市區；應留餘地之限制，則爲建築地面之十分三，大抵居於商業市區及住宅市區之中位也。

夫都市之設計，其中最重要者，乃爲道路問題，以其爲都市之神經系統也。故德國各市，對於道路一項，靡不極加注意。設計者皆爲斯道專家，概以衞生經濟美術三者爲其設計之目標。道路樣式尤爲其重視之處，交通之便利，固不可疏忽，而同時市民之審美心，亦不可令其走於單調。自交通便利言之，先以市之中心地爲發點，各大道路，有如扇骨之展開放射於四方，而此大道之支線，亦必爲一理想之產物。至於涵養市民審美之心，對於街道之裝飾，尤爲其苦心研鑽者。而謀衞生與趣味之相調和，則道路復分公園式散步式各種。大道則避千篇一律之樣，支路則取狹小迂曲之式。而於住宅市區道路之佈置，必不使車馬通行，以妨害住民之安靜。在我國人以爲道路之設置當然爲棋盤之式，而在德國則否，矩形街路固不可少，而其利用地勢，使其故爲迂曲，變化多端，發揮其獨特美觀者，亦正不鮮也。

若夫交通幹線之大道，則與散步道大異其趣。大體着重之點，在力謀兩地距離之短縮，以求節減運費。街路之寬者，至有百五十呎乃至二百五十呎。道之中央，設有花壇或樹園。兩側爲電車道，其外爲馬車道，時或更設騎馬道者。再次則爲人道，幷植樹於人道馬車道之間。而人道與店鋪之間，復有小形樹園花壇之類。其規模之大，設備之美，眞可令人驚歎也。

逮夫道路設計既定，各種建物未造之先，地下設備，亦須有所注意焉。凡水道，溝渠，瓦斯，電話等類幹線，可同時埋設於一處。此以分別裝置，手續費用，太不合算之故。而水道之設，當爲後日改裝之便，須安於家屋近所人道之側也。

榮華幸福乃麥與乳之結精

身體強健、然後可以得快樂、可以創大業、而身體強健之來源、卽爲日常所食之食物、所食之食物而佳、則身體上所得滋養力大、滋養力大、則精神充足、筋骨堅強、人而具此二者、則天下事尙有不可爲者耶、華福麥乳精、乃食物中之最佳者、亦卽人生榮華幸福之所自來也、



各處藥房及百貨店均有出售

中國總經理 上海外灘滙豐銀行三三〇至三三七號 華嘉洋行啓

東方740(一)



各國現行之經濟政策與世界未來之大戰

樓桐孫

二十世紀之世界，經濟戰爭之世界也。欲求政治上之和平，斷非先求經濟上之和平不爲功。近來種種國際間之制度及協定，如國際聯盟，國際公斷法庭，日內瓦協定，羅加拿條約等等，皆所以謀各民族間之政治和平者也。但關於經濟和平之建設則何如？報章之傳載，專家之觀察，則戰後全球各國新採行之國際經濟政策，實有愈趨愈惡之勢。今以各國現行之經濟政策與世界未來之大戰連屬而言，初非故作杞憂，設危詞以駭衆聽；愼始以防畢，觀隱而推著，倘亦世之大雅所樂許也。

* * * * *

蓋近年各國經濟政策之趨向，誠有未可輕忽者。此不獨由自由貿易主義 (Le libreéchange) 而忽回復於保護貿易主義 (Le protectionnisme) 已也；此不獨本卵翼本國工業之心，以關稅疾徐操縱之法，專在獎勵或保護國內之產業已也；保護政策，以自利爲動機，亦既危險，毋待贅言；但至少尙不致有對特定之任何國家，作敵視之行動。然而近日各國之經濟政策，苟吾人稍加以澈切之研究，則視保護主義尤爲危險而大足以破壞世界之和平也。

法有著名經濟學家奧塞 (M. Fernand Hauser) 者，嘗一九二四年春間國際商業關係擴進會 (Congrès scientifique

pour l'expansion d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internationales) 在里昂舉行時，曾提出一報告書，除對於自由貿易，極爲輕視，略謂『經濟紊亂，論者有一現成之藥，隨手可得。此藥維何？即回復於自由貿易主義是也。謂將關稅稅則一筆塗銷，則世局可定，此眞夢想之言……』外，其結論則曰：

『政治上之「均勢」(Balance of power)，人罔抨擊而訕謗之矣。然向日歐洲之所以能有數十年之平息者，又何莫非此「均勢」兩字之功？故今吾人果欲恢復各國間固定而有常規之商業關係，似非努力於「經濟的均勢」(Balance of power économique) 不可。』

凡在政治上有共同利害關係之國，或出於部局之妥協，或由於雙方之協定，殆皆已有相當之結合，如英之帝國政策，多惱河之經濟協定，比利時與盧森堡大公國之經濟同盟，法蘭西與比利時之商約，南美洲諸國之團結等，皆所謂「經濟均勢」之說也。自歐洲大戰以還，此四字者，殆已爲全球各國經濟政策之基本理論！

其可以爲世界和平前途之危險者，又豈待深論耶？

且就此問題之另一方面觀之，其隱憂似或有更甚焉。老歐洲之四圍，新國繁興，工業競起，此豈非天下事之最可慮者耶？

不觀夫北美合衆大共和國乎？擁有富饒之天產，獲有戰時之厚利，農工原料，予取予求，而國民禀性，又極勇毅，論者謂威權之意志，乃美人主要之氣質。乘歐洲大戰之機，合衆國之經濟活力，已溢出於政治界綫之外，而崛起爲老歐洲之敵，貪狠奮猛，一往無前，南美，太平洋及吾國之市場，似已向爲歐人所操縱，今則在在有美人之爭衡。

歐洲之所以憂心如搗，寤寐難安者，非祇因有美國巨人之競賽也。踵此巨人之後者，於若隱若明間，尚現有其他競爭者之影像，雜沓往來，風馳電掣，雖顯較美國爲小弱，但其野心勃勃，亦自可觀。

勤樸熱烈，首推日本。以五千六百萬之居民，蟄處於區區數小島之間，計其本部之幅員，約不及吾國二十分之一，而經濟上之勢力，已與太平洋之波濤同其澎湃。曾有亞細亞門羅之主張，久爲歐人所咋舌。

加拿大關於經濟生命之組織，步美國之後塵，有強烈之進展。印度人口，號稱繁密。近因政治上及倫理上之演化，三萬萬二千萬居民，對於近代經濟之生命，已有相當之覺悟。澳大利亞及南非洲之盎格路撒克遜諸國，與夫南美洲之巴西，阿根廷，智利等，皆已有國家經濟之建設而力求自立。

凡上述諸新國，類皆物產豐饒，民智大進，莫不大聲疾呼而欲擺脫老歐洲之羈絆。

當十九世紀間，自李斯德力倡「國家經濟」之說，歐洲諸國，除英吉利外，殆均盡力推行，以求本國經濟勢力之諧適發展。今美亞各後進國，為欲發展經濟之勢力，亦羣相仿行歐人所曾實用之政策。語云：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此之謂也。

近來歐陸各國經濟現象之紛擾，英國失業人數之衆夥，此實其主因也。

歐人亦嘗深思而自省之矣。英嘗麥唐納柄國之際，曾於一九二四年設一委員會以研討不列顛工商業之狀況及其前途。迨一九二五年冬，此委員會提出一臨時報告。（共有七百頁）其結論數語，眞可謂切中肯綮，令人恍然：

「就世界之全部觀之，各國為滿足向由輸入品所滿足之需要而興辦各種國家工業之普遍的發展，實為戰後經濟形勢最要特質之一，此盡人之所共認也。而此種特質或將為限制英國出口業之分量或變更其性質之最要因數……」

德人提德曼（Dittmann）近在 Worwaerts 報上亦有相彷彿之表示：

「羅薩盧森堡（Rosa Luxemburg）嘗言：資本主義若至在非資本主義之社會中，已不復占有充分之銷路，以實行剩餘價值時，則其末日近矣……歐洲之資本主義，今已陷於絕瀕斷港之中……」

* * * * *

各新國之經濟的發展，足以置歐人於死地，已略如上述。茲請就吾人之所知，更舉數事以證明現時世界經濟趨勢之方向及其影響。

先言歐洲。歐陸各國間所新訂續訂之種種協定，皆顯然含有關稅爭執之性質，而經濟均勢之政策，厥為一切猜疑憂懼之源泉。

試實以兩例：

西班牙與德意志兩國間所訂之「謨度士維文地」（此係Modus vivendi之譯音。原文爲拉丁成語；若譯以意，爲「生活狀態」終覺不甚貼合，故西人均仍沿用原文）本以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七日爲屆末之期。先時，德西政府，商議末期後之辦法。西政府以德國所提出之建議爲不滿意，立卽下令對於北非洲及加拿里亞(Canaries)諸口岸，絕對禁止德貨入境。至在半島及巴勒亞爾 (Les Baléars) 入口之德貨，一律加稅百分之八十。此一事也。

法蘭西與比利時，非素稱友善之國乎？然關於現時經濟制度之關係，其緊張之狀，誠有非局外人所能意想者。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法比兩國原訂有「謨度士維文地」一約。嗣於去年四月四日訂一附約以引伸前義。自由比利時報曾大書特書而告於衆曰：「吾比負辦理交涉之責者，意謂根據原約而擴張之，於計良得；殊不知法國實無實行之誠意。咬嚼虛文，躊躇滿意，淺識債事，眞難以言語形容。」憤慨之情，溢於言表。此又一事也。

歐洲以外之各國，所有關於關稅及經濟上之爭議，——或可直言曰戰爭——其互相激昂之狀，亦初不亞於此。

自一九二二年後，關於英屬各殖民地之橡皮產額，史的文生(Stevenson)曾有縮減百分之四十之計畫，所以窘美人也。於是全美棉花協會乃有將本年（一九二六）種棉地面減小百分之二十五之提議。銅山西崩，洛鐘東應，非偶然也。

印度自甘地主義 (Le Gandisme) 宣播「印人應自行製造一切所需要之物而絲毫不可輸入……」之口號，關稅增高，儼如城壘。關於織業一項，印度並曾與英國結一排日之約。而日本亦增加印度生鐵之入口稅以資報復。

依照去歲（一九二五）六月所修訂之關稅章程，南非聯合國雖拋棄「帝國特遇」之制，但總觀全文，其主要之思想不外下列三端：

（一）給予農產品以一切之便利；

（二）保護本國工業；

（三）徵收奢侈品入口稅。

澳大利亞之新定稅則，亦與上述旨趣不相上下。

在其第一次送達於全國康格來之咨文中，阿根廷總統亞爾

帆氏（Alvear）會宣言應速行採用『能使國家足以擺脫外人任何監護之經濟政策而欲行此政策自莫急於以最大可能之努力保護本國勞工。』

上舉事例，不過犖犖大者。若廣搜而細索之，殆將不可以屈指計。

要之，就目前之情狀觀之，經濟戰爭之精神，實已瀰漫於宇內。

* * * * *

然而，新陳代謝，泰極否來，即就世界經濟演化之本體言之，此種戰爭之精神，似亦爲時勢必然之產品而無足多怪。

何以言之？試明以例。

請先論澳大利亞。

當一九一八年時，澳政府即特創一工商部而附設科學與工業事務局(Bureau of Science and Industries)以專司組織全國工業出產之鞏固基礎。一九二〇年，新頒稅則，對於織品及衣服全行禁止輸入，對於五金產品亦與禁止輸入相去無幾。一方對於本國企業極力提倡而給予巨大之補助：羊毛業補助一百萬鎊，化學業補助五十萬鎊，五金業(或冶金業)五十萬鎊，玻璃業十萬鎊，其他各業，亦均補助有差。……

此種政策行之數年，其成效即大有可觀。

單就五金言之，當一九一三年時，澳大利亞輸入粗鐵五萬四千一百九十七噸，鐵及鋼鐵十三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噸，鐵皮十一萬一千五十四噸。至一九二〇年，粗鐵輸入減至二千六百八十一噸，鐵及鋼鐵減至一萬八千三百五十八噸，鐵皮減至五萬一千三百五十噸。

皮鞋一項，亦間爲澳大利亞輸入大宗：當一九一三年時計輸入皮鞋二十五萬六千九百六十一雙，迨一九二〇年，竟已減至二千七百二十七雙矣。

次論印度。

印度之棉織業素爲著名。現有織造廠一千四百五家；織機十萬二千架；織針七百三十三萬一千二百十九支；約有工人二十六萬人。關於冶金之企業，規模亦極爲偉大。設在沙基(Sakchi)之Rata Iron and Steel Co. 有資本一萬四千萬羅比（一羅比約合華幣大洋一元二角）每日能出生鐵一千噸。該廠現正計劃擴充，以每年能出生鐵七十萬噸，鋼塊五十八萬噸爲度，雖

歐洲最著名之鐵廠，不是過也。

猶有一點大堪注意者：該廠之資本全為印人所有，管理之權，亦全操於印人之手，全廠職工二十六萬人全屬印籍，歐籍之在內服役者，僅一百八十人耳。

再次請一觀地球對端之巴西。巴西織業共有棉花紡織廠二百四十二家，紡織機五萬七千三百零八架，錠一百五十一萬二千支。冶金業現雖僅出生鐵鋼鐵六萬噸，但已有具體計劃，作大規模之擴充。凡嗣後新辦之鐵廠，政府可墊借資本總額百分之八十。此等公司，必須為本國人所組織。其股票不得讓渡於外國人；即在繼承移轉中亦所不許。

其他關於製造可可粉 (Cacao) 塞門汀，人造淡氣，電器及棉花副產，肥皂等企業，巴政府亦均有相當之獎勵以資促進。

由斯以言，新國之工業既已油然而並興，歐洲之工業，自日漸頻於危蹙，競爭既烈，衝突必生，歐洲之資本主義斷不願奄奄待斃於斷潢絕港之中，勢不能不破釜沉舟以作背城借一之戰，則今日經濟紛擾之真因與夫世界和平前途之危險，不亦大可恍然已乎？

* * * * *

各國現行之經濟政策，足為世界和平前途之障礙，既如上述。然則將有何法以避免之乎？

國際聯盟會約章第二十三條第五項規定各會員國對於保障及維持交通與通過之自由 (La liberté des communications et du transit)，以及一切會員國間商業上之公平待遇，應有必要之設置。

國際聯盟經濟委員會 (Comité économique de la Société des Nations) 及國際聯盟交通與通過之組織 (Organisation des communications et du transit de la Sociétés des Nations) 諸機關，即因欲實行此項條文而設者也。此兩機關，係永久性質；自成立後，曾籌備多次國際會議之舉行。

一九二〇年九月在比京舉行之會議，(世人即稱曰不魯日會議) 參加之國，凡三十有五，美國及德奧諸舊同盟國均在內。關於各國之公共財政，貨幣流通，國際滙兌，國際商業及借款等問題，該會議曾有各種意見書，勸告書及願望之表決。其最重要者為密蘭草案 (projet Ter Meulen)，以該案係密氏提出，

故名。密爾草案之要旨，在使有輸入一切必要品之需要之國家，能得到國際之借款。

關於交通及通過之第一次會議，係於一九二一年三四月間在巴爾塞盧納(Barcelone)舉行；第二次係於一九二三年冬在日內瓦舉行。

第一次會議研究通過運輸(transports en transit)及有國際關係之水路運輸等問題。第二次會議研究鐵路之國際聯運，海口之國際關係規則，通過規則及電力水力之調處等問題。

一九二三年十月，並曾在日內瓦開一關稅檢查及完納等程式之會議，議有約章一通，簽字者凡二十二國。

國際聯盟理事會且嘗開議一世界經濟之根本問題：各國原料之分配是也。此案係意大利所提出。當意代表齊尼(Gini)教授在會中報告意見時，曾產生各種意外之糾葛，為留心國際時事者所共知。

國際商會(Chambre de Commerce international)於去年(一九二五)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不魯日舉行大會，關於世界經濟之恢復，曾有一重要之表決，即世人所稱為不魯日表決案者是也。內有曰：

「阻止世界工商回復常態之障礙，何自而來耶？來自人為之界壘。曷言乎人為之界壘？例如過高之稅率，吹毛求疵，不合常理之海關章程，獨斷獨行，唯利是遵之運輸規則等等，其最著者也。凡斯故障，皆足以增高物價及損害世界產品最經濟適當可能之分配及利用，以此而欲求鞏固生活及進步之優美基礎，安可得哉？本會深願各國政府加之意焉……」

最後乃有所謂國際經濟會議(Conférence Economique Internationale)者，原定於一九二六年舉行，後因故停止；迨上屆國際聯盟會大會，因法代表魯修(M. Loucheur)之建議，現已在積極籌備中。(關於國際經濟會議理論上之介紹及批評，請參觀次號拙作歐洲大陸合衆國之經濟組織，果足以保障世界和平乎？)

* * * *

由此觀之，當世之士對於世界經濟之組織以求政治永久之和平者，亦不可謂不努力矣。假使各國間之經濟關係，果能開誠相與，降心下氣，以講求公平待遇，緩急調劑之方，則同德一心，鍥

而不舍，世界前途，未始無一線和平之望。然而各國現行之經濟政策果何如耶？保護貿易，方復得寵於時；（英倫三島向爲自由貿易盛行之區而爲曼徹斯特學派發祥之地，顯現已建立入口稅至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一之巨。其他美法等國，更不待言。）均勢風聲，益且愈逼愈緊；老工業國既本媢嫉之心，冀圖長保把持之利；新工業國各抱憤激之懷，力求平等自立之實；帝國之精神長在，協作之志願全無；以此而言世界和平，何殊癡人說夢？國際聯盟之種種經濟的組織，殆亦點綴昇平之表面文章耳，未足深恃也。

然則世界未來之大戰，終將難以倖免乎？

二十世紀之國際關係，政治經濟，頭緒萬端，排闔縱橫，奇巧百出。和平局勢之究能持續及增固至如何程度？假曰不能持續，則戰禍之肇端將在何方？戰時之形勢如何？戰後之局勢何若？凡斯問題，東西拂士縱不無約略之揣測，但概非余之所敢附和。故本文所謂「世界未來之大戰」者，非有眞灼之具體的觀察也。

不過因研究各國現行經濟政策之結果，而推知世界永久和平之終未易實現；再進而搜合一二描述未來大戰慘狀之著作以資有護持世界和局之責者之儆省焉耳。

* * * * *

邇者，國際聯盟曾有禁用「窒煤汽」(Gaz asphyxiants)之議，贊成簽約者凡四十國。瑞士巴勒有 La Nationale Zeitung 報者，向爲民治之喉舌，亦適於是時披露一文，題曰當街頭巷角將聞堇香之時…(Quand les rues sentiront la violette…)。文中述一美國戰事通訊員之通信，言法國如何可以飛機施放毒汽，殲滅倫敦，閱之令人咋舌。法人攻擊倫敦，似係影借之詞，若易爲柏林巴黎或其他德法比之重要城堡，則更貼切有味矣。茲特照譯於后：

頃忽宣戰矣。

方戰書未露佈前，似絕無緊迫而不可解決之困難。不僅此也，各方最後所傳播之消息，且實覺有緩和之勢。歐洲之宣告死刑，在五分鐘前，各政府尚無知之者。

報界事前毫無所聞，羣衆更不待言。

通衢廣道中，林林總總之氓，面有憂色，如受刺戟，但各初無自

疑。

忽而一縷董香自空中下，始尚輕微，繼漸濃重，卒乃瀰漫四空，令人難受。空氣已不復可呼吸矣。

凡不能逃避者——且能逃避者究甚尠也——目失明矣，惛然倒地，不省人事而氣已窒矣。

藍色之天，清明如故，雲霧不作。並不見有飛機，絕無螺旋鼾吼之聲！

庸詎知當此之時，於離地五千米突之上，爲見聞所不及，有無司機者之敵人飛機一小隊，依流電（Ondes hertziennes）之運轉，迴翔天際，向地面放射阿賽都飛諾勒克魯汽（Acétopiénolchlor），令人出涕，此猶爲煤汽中之最「人道」者；或放射地飛尼拉曼克魯哈桑汽（Diphénylaminclorasin），已稍覺難堪；或竟放射硫化二炭矯基之地克魯虎爾（Dichlorure d'éthyle sulfuré），卽芥子煤汽（Gaz moutarde）而爲毒物之王。

煤汽戰爭，於是告開始矣！

芥子煤汽爲近代專門科學最新之產品，其發毒殘慘之狀，有非言語所能形容。

截至今日爲止，應用而有成效之煤汽，都凡十有七種，芥子煤汽乃其最精美者也。此無他，直死神耳。

芥子煤汽使肉體漸漸潰爛；當之者倘不卽死，則潰爛之處，三月不能癒。無論最優美之面具，絕不足以防之。

無論何物，凡受此汽之薰染者，則數月之內，皆足以殺人，一如其汽。故曾被盛放芥子煤汽之地域，足之所履，手之所觸，廚中之刀，案上之筆，皆無一不足以置人於死地。

糧不可食，水不可飲。生命全歸於絕滅。

由斯以言，在未來之大戰中，戰鬬員與平常居民，殆將無絲毫之區別也。

美國戰事通訊員塞佛爾氏（William G. Shepherd）者，在自由報（Liberty）中曾述其對於法人以飛機攻擊英倫之幻想。

法國現有常備飛機至少二千五百架，而預備者不計焉。其空中艦隊之載重量，隨飛度之高低而不同，大約總數在六百噸以至三千噸之間。

倫敦之中部，不列顛帝國一切生死關鍵衙署之所在地也，佔地約四千平方英尺。一百二十噸芥子煤汽散佈其上，則可使數月不能居人。

二百五十架飛機——最多限度——能同時同層飛行於此四千方尺之上，每一飛機至少能載運煤汽五百磅，此空中艦隊總計每分鐘可放射煤汽一噸——依塞佛爾統計——不出二小時，則不列顛帝國之心行見停止跳動矣。(以上爲 Nationale Zeitung 報語)

* * * * *

日內瓦之會，相約禁用煤汽者凡四十國，乃劍橋大學教授哈爾堂氏 (Haldane) 反宣言不如允許各國盡量使用。使用煤汽之慘狀，既足使人聞而驚懼，則戰禍或可不作。

「因驚懼」而戰禍可免，此實一危險之詭論。歐戰之役，德人不曾用之矣乎？其成效固大有可觀，豈戰禍乃因而少減！

今之軍國主義者，猶若曰：必須有精強之軍隊，方足以防止戰爭。但以吾人觀之，適得其反：誠欲防止戰爭，則應以種種方法作大規模之運動，無論化學的或其他的一切戰爭形式，務宜直接使其爲不可能。——若夫吾國歷年之內爭，純爲幼稚之蠻觸，鬩牆自殺，與世界大局安危之演化抑又何關？可慨也矣！

* * * * *

法有亨利佩蘭米 (Henri Bellamy) 者，哲士也。其爲文寓莊於諧，敏婉善諷。一九二五年春，在民進週刊 (Le Progrès Civique) 披露關於化學戰爭之卑劣可恥的會話 (Dialoque scandaleux sur la guerre chimique) 一文，與前文多相發明之處。茲并譯錄於後。亨氏之言曰：

余有一奇友，蓋積鬱善怒之流也。與人談，輒意態媻姍，酸澀間出，一若故作譏語以相挑戰者。此眞一急躁而「僻脫」之人也。日者，余與彼有一會談，余之答辯，直怯懦不足紀。請單述吾友之言以證余觀察之不謬可耳。

是日余二人所談者乃理化發明使未來戰爭益形可怖之狀也。

* * * * *

——……

——誠然！君所言者，皆眞也。化學之破壞方法，確已有極可恐

怖之威權。祇須由飛機中擲彈數十枚，則巴黎或柏林，哥洛業或黎勒，羅馬或倫敦，皆將毒汽瀰空，悉成灰燼。

且此將無遲緩之餘地。

但既屬「戰爭」，又何遲緩之有？

——……

——婦人，孺子，暮年老人，則又奈何？是矣，此實殘酷……較之戰場上所見者尤爲殘酷。然而……君試觀之，一日，余在某處大道上，見有瞎兵一隊……兩目膨脹，皮肉焚裂……蓋被毒汽攻擊之後也。

此乃醜惡遊戲之常規。

昔者，戰爭由代辦。有專司「包戰」之人。今則一遇戰爭，實際上人人皆被出動。余曰人人者，非僅指兵士已也。現在之「文明」實已將討論之範圍擴大。今之作戰，非復若向者之搴旗斬將，即可奏凱而歸：乃一民族必欲殲滅另一民族而後已。婦孺老幼，士農工商，無一不參加於防禦之役。是以無一不冒同樣之危險，殆已爲世人所默認。

——……

——余，野蠻人也。我，或戰爭？在空中擲彈之飛行家若被殺斃，君必以爲當然。然則此虬髯皓髮之老化學家或其嬌艷輕盈之女助手，窮年矻矻以製造殘殺之機械者，又何獨不宜加以轟擊乎？

——……

——戰爭而談道德？抑何誕也！戰爭誠爲可惡，戰爭可惡之事也。爲惡事者，不先告人。

海牙和會曾欲有所爲：禁止從空中擲彈……君實見之……

總之，此邏輯也。一巨彈落蔭蔽物上，煙散屍橫，凡五十人許，此規則之舉也。今彈從飛機或汽球中擲下，何以即將爲不規則耶？

——……

——非戰鬬員？實際言之，人人皆戰鬬員也。無兵器自衞之人？人人皆無兵器自衞者也：強者與弱者無別。鎗彈或礮彈決不因君不服兵服而不傷……君曾躬與大戰之役者，試問曾見德人凡若干次？

——……

——孩童乎？然此乃明日之戰鬬員也。國而有兵士，工程師，化

學家，發明家者恒強，此乃未來之兵士，之工程師，之化學家，之發明家之父或母也。

且殺滅一年力方壯之靑年，又安見必較殺滅一老叟或婦人之爲合人道？於無量數感想中，一可憐少年之紀念，最足使余思而怛傷……格羅灣墳場……一九一八年……一秀美少年，年約二十許，貌極溫文……傾斜面地而睡，死也……衣袋搜取一空……法國人……三五封可憐之信件，散佚其旁。試問此少年何以必比一老人應死？……彼之年力，彼之效用，於國家，於社會，豈不更爲有益乎？抑彼之肌肉，豈較老者弱者爲無痛覺乎？

——……

——吁！是矣，後方人之困苦也！吾親愛之友，是又不然。咖啡不加糖，麵包不甚白……不幸之幸也！

若等之忠勤爲國？唯，唯，無疑，忠勤實有足嘉者。然而最堪欽美者，究不若最後一兵之犧牲，盡所有而奉國生命。

——……

——每人各盡其所能？是蓋未可一概論也。在前敵，誠然：且甲乙初無可擇……若在後方？……君其試暫之！況若戰時之組織果臻完善，則一切任務及犧牲，確有平均分配之必要，又何以或者之犧牲視他人爲減少而或者竟至無犧牲之可言耶？

余正告君：後方人相當之困苦，連喪亡在內，或未始非防止戰事發生之唯一方法，卽不能防止於先，或亦可挽救於後而不使蔓延。

——……

——當然，此可怖者。但人人若皆激發狂暴之瘋癲，夫豈余之過哉？

次之，君語余以父母妻子之犧牲……嗚呼是也！但父也母也之憂傷，或尙較一年力方壯之人之向死而走之痛苦爲易忍受，且誰自知其向死而走者……

君盍觀之，後方之開口英雄，多於過江之鯽。若輩且行且呼：『堅持到底！』或曰：『進進前進！！！』而彼等卻在後方以待凱旋時之拍掌吶喊，或從中滿儲其私囊。

當彼等頭面忽被毒彈轟炸時——且余不獨單指彼等而言，君其勿誤會，凡戰壘對方之情愛「鮮悅」戰爭如德太子，及必須擒獲『最後一人，最後一馬』而後已如德皇者皆在其內——當

彼等忽受一惡打擊時，且看其英雄本色將復何若。

——……

——搗亂派？何者謂之搗亂派？君毋乃將在福羅貝爾(Flaubert)所言之「成見辭典」(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中研求汝之意見乎？

脫使流血之慘劇，終不足以療人類之戰病，誠亦人類之無可如何者耳。桑特爾(Thierry Sandre)者，大戰時之軍官而孔戈爾(Goncourt)最後之受奬者也，一日，人嘗引其言曰：『不幸而戰禍復作，余必執戈以爲同袍先驅而願以身報國……惟余實不能復得數言以激勵同袍，與余同死。……』

君試思之，倘亦復能發現數言以激勵同袍之赴死乎？『奮勇前進，此爲最後一次之戰爭。』此語已屢用而濫用矣！君之所知也。

——……

——死乎？畏死乎？容有然也。吾愛吾之生命，人人皆愛其生命，雖至窮困者不是外也。然而余亦頗知某種之犧牲，實覺心悅而氣壯。學者之宵旰孜孜，冀有所發現，救生艇消防隊之忘生救死……若夫將生命而交付於此荒謬絕倫者之手：戰爭！

——……

——然而猶難倖免也：吾人可及早預備。因他人正在預備也。望吾人之化學家速製其汚穢之物，一如他人……但吾人祇須高聲明言之耳。

余每見吾國人對於此次大戰所建立之陣亡紀念，輒不勝憤懣之極。二美麗之少年兵士，衣髮楚楚，腰束桂枝……

若是者，彼等目中所見之戰爭也！若是者，彼等所詔示於未經戰爭者——於童孩之戰爭也！荒謬詐僞，莫此爲甚矣！戰爭，乃苦痛之苦痛也，腹裂，頭破，肉潰，血流，窮困及涕淚……

明日之戰禍且益慘：可怖之毒汽穿入地室，於是男女孩提，尸骨狼藉，滿城空氣，腥穢撲人，數年之內，即間有少數退回原始野蠻狀態，不受毒斃之人，亦且莫能向邇。

——……

——法規乎？君如信之，敬聽尊便。余胸中另有成竹。海牙和會從新召集，以嚴重之形式決定將一切交戰國之統治者，閣員及議員，一律即日先行槍斃——並指明業鐵廠者數十人，亦加以

同樣之處置。……執行此千人犯之劊子手，可預先在嚴正之人中選定。

然而君試拭目觀之，且看人之將爲此否也……

* * * * *

余不能再聆其言矣。

吾友乃一愚笨之人，吾友乃一生野未受教化之人。

一僻脫之思想者，余不預爲諸君告乎？（以上爲亨利佩蘭米語）

* * * * *

上述兩文，非文士之好作贋惑也，實已爲近年全球輿論所公認。請再偶舉數例，以作具體之證明。

『……戰爭之不人道性，已因化學及細菌學最近之發明而加烈。化學兵器與菌學兵器，實足置人類及文明之本身於絕地。』（貝內士 Benès 在第三屆國際聯盟大會中報告）

『……在半小時內，一都會中之空氣，可使盡成死氣。一萬哀克打爾 (hectares) 之面積——約如巴黎——祇須福司柴納 (phosgène) 二噸冲化於離地二米突之高度，即可得此結果。』（愛爾華 Harward 大學卡農教授 Professeur Cannon 之報告）

『……倘有敵人飛機攻擊紐約，不出二小時，全城皆將毀滅。』（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Chicago Tribune 報上所載麥奇勒將軍 General W. Mitchell 語）

『……人能以窒扶斯及霍亂之菌苗汚毒食水，人亦能以鼠類傳播疫癘。』（國際聯盟會調查委員會報告）

『……倘不幸而新戰起，則其破壞工業中區及屠戮平常居民之慘狀，有絕非此次大戰中所見者之可能比擬於萬一。』（同前）

『……今之強國，皆有化學工廠之設辦，而含毒之物乃平時所習用者也。一夜之間，可將化學工廠改爲化學戰爭之兵工廠，故居於握有強固的化學組織之國家之隣者，實疑懼交縈，不能須臾去諸懷也。』（薩內帝教授 Professeur Zanetti 在國際聯盟會之報告）

『……德國之化學工業，十倍於法而二倍於其他一切國家之聯合。全德各主要化學工廠已組成一偉大之加忒爾而專權

尊一」(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復興週刊中米雪郎氏 M. Michelin 語)

『……德人已發現煤汽數種，能於數小時內斃人數十萬。此等煤汽之化合，爲各國所共知。故凡抱軍國主義之國家，現皆積極製備。汽量甚重，無孔不入而留居之。』(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日內瓦報)

『……美人每日能製造雷維施脫 (Léwisite) 四十八噸。重四百三十三基羅之炸彈一枚，可使紐約之房屋十座不能居人，若用百噸，則全城一星期不能居人矣。』(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復興週刊勿里耶士將軍 Général Fries 語)

『……大不列巔之博學家，現日從事於猛烈炸藥品及可以放射於平常居民上之毒汽之發明。』(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巴黎晨報載前海軍提督署祕書亞蒙 M. Ammon 君語)

『……意人研求散播傳染病病苗之法，正將告成。』(同前)

『……德國有飛機學校二十五，史布爾弗魯(Sportflug)一校，每年可培植飛行家二千人。且各種新式之飛機研究於化驗室中而試練於國界之外，隨時可以實用。』(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巴黎工程報)

『……福煦上將手中，握有不可爭辯且亦未嘗爭辯之明顯證據，非證明德國之解除武裝也，乃證明德國武裝之存儲，其危險性之程度，致使上將直謂德國實有對法作戰一如一九一四年猛烈之可能。』(一九二五年四月四日巴黎時報)

* * * * *

草此文既竟，心中頗生各種之感想，特臚舉於次以作結論：

(一)工業極端發達之結果，勢將自陷於絕境，最後或不得不反而務農。吾國現時固宜振興工業以供給自國之需要；但工業之正當效用，即以供給自己之需要爲限，而農業斷不可輕任荒棄。關於此點，容當另文論之。

(二)現時之國際關係，在在以經濟利害爲其背景。若單關於政治上之虛文繁節，近代明達之外交家，已有漸能輕視之勢。故世界未來之大戰，必將以經濟上之衝突爲其動機，而各國間經濟衝突之不能卒免，殆又無可諱言之事。

(三)在未來之戰爭中，因化學品及其他一切之新發明，及戰時組織改良全國動員之結果，國際法上所謂戰鬥員與非

戰鬪員及軍事要塞與人民居宅等待遇上之區別，或將歸於消滅。

(四)吾國歷年內戰，鷸蚌相持，其戰術之幼稚，軍械之缺陋，使余而與諸軍閥易地而處，且必自慚形穢，翻然悔悟，退而修養國力，以備周旋於將來國際戰場之上，奈之何利令智昏，甘作外人之傀儡而日惟以自相殘殺爲務也？



(五)欲求世界之和平，應先圖國內之安息。吾國今日安得如亭利佩蘭米所幻想之海牙和會者——質言之卽眞正之國民會議，——將一切窮兵黷武殘民禍國之軍閥，政客等一律卽日定刑判死耶！——然而吾人試拭目以待，且看國人之倘能爲此否也……

上海，民國十五年八月六日。



日本最近的小作爭議問題

忻啟介

一　小作問題的意義

勞動問題，在近代社會，誰都知道是一種最重大的社會問題，勞資的衝突，我們幾乎每天都可以見到。小作問題，質言之，亦不外是近代社會思想的產物，係一種勞資的爭鬬。日本的小作人，卽我國所謂佃戶。最近的地主與佃戶的衝突，雖然沒有如英國大罷工那樣鬧得舉世皆驚，然在日本卻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我國向以農立國，將來難保無地主與佃戶的爭鬬，——不，現在已經很多了。日本最近的小作爭議問題，也許可資我們的參考罷。現在試先述小作問題的意義，然後再進而記其運動發展的現狀。

什麼叫做「小作」呢？卽在約定期限以內耕種他人的土地，對於地主出相當的報酬，而以其餘為耕種者之自己的利得。換言之，卽土地所有者在沒有自己經營農業的意思——或者不願經營或者土地過廣無力經營時，便把這土地貸與從事農業者，而於一定期間內得相當的利益；其依此小作契約，使用地主的土地以收利益者，便叫做小作人。上古時代，土地國有，各人悉以耕種為生。其後，才有所謂賃租制度，定租金或租穀，把土地每年貸與他人耕作，而地主坐享其成。自此以後，便生出地主和小作人的關係，土地私有制度亦從此確立。於是地主實行土地兼

併而小作人及小作地也隨之增加。又因種種事情，富者和貧者的距離，愈趨愈遠，彼此的紛爭也因之愈演愈烈，成為現代最重大的社會問題之一。

小作的種類，普通分永小作和年期小作。依目的物的大小分則有大小作（其尤大的是過大小作）及小小作（其尤小的是過小小作）；還有分地小作和勞動者小作。至一年小作，自由小作，隨意小作，名田小作（日本鎌倉時代在新開田或買得田附以所有者之名的田，叫做名田。）別小作，家守小作，受負小作等等，都是以某種特色而獨有的名稱。質言之，都不外是永小作和年期小作的一種。

二　最近概況

日本是很專制的國家，所以先前尚能保持地主和小作人間的主從關係，很少爭議。但在晚近以時勢的推移，兩者的關係便起變化。小作人帶有反抗性質的團體，因之也很發達，什麼北日本農民組合，大和農民組合等，會員均以萬計，彼此爭端，遂亦年有增加。現在把近數年間的爭議數目列如下：

大正六年	八五件	大正七年	二五六件
八年	三二六件	九年	四〇八件
十年	一、六八〇件	十一年	一、五七八件
十二年	一、九一七件	十三年	一、三八八件
十四年	一、七一〇件		

又把大正十三年及十四年的關於耕田面積及參加人員列如下：

年別	十三年	十四年
耕田面積	六二、六四六町	六五、〇〇〇町
地主	二四、〇一五人	二四、〇〇〇人
小作人	一〇〇、五二〇人	一〇〇、一〇〇人

不但數目逐年增加，並且爭議性質也逐漸變化。以前只有要求免減一年的租金的，現在要求永久改善小作條件了；以前只以經濟的利益分配做中心，現在又加入政治運動了；並且以地主與小作人間思想感情的衝突，益惹起一般社會的不安。例如本年六月十九日東京府下小作人與地主的大格鬬，六月二十七日京都發見小作人在井水中注入毒蘇硫酸鉛企圖全殺地

主一家等事其最可注目的是小作人子弟不到小學校去同盟休課;同時,小作人自行建設日本最初的農民學校。

次就爭議的分佈狀况而言:大正六七年時,爭議的地方極狹,只是限於濃尾地方,近畿地方,中國地方,四國地方的一部分。其後與年俱進的漸次波及其他的地方。現在自大正六年以來以爭議次數的多寡爲序將各府縣地名列如左:

(一)最主要地方——兵庫,大阪,愛知,岐阜,岡山,福岡,香川,琦玉,山梨,新潟,熊本,神奈川,靜岡,廣島,德島,三重,愛媛,福井,東京,奈良,滋賀,佐賀。

(二)全無爭議的地方——靑森,冲繩。

至在大正十三年則發生爭議的地方如下:

(一)主要地方——大阪,兵庫,香川,愛知,岡山,新潟,福岡,京都,山梨,奈良,琦玉,愛媛。

(二)全無爭議的地方——靑森,岩手,冲繩。

觀上二表,日本全國比較的少爭議的是東北和北陸等地方。這並不是這些地方的小作條件比愛知,大阪,兵庫等好,因爲小作爭議的多少與小作條件的良否關係尙少,最大的是支配人文,思想,交通,工商業等等。近年以來,因交通工商業的漸次發達,於是卽從來比較平穩的東北,北陸,九州,南部等地方,也漸有發生。

小作人的團體,亦一天天的增加。大正十四年五月止已有三百餘,占全國各種總組合數之一成三分,組合員多至三四萬人。同時爭議事件,當然也日有加增,成爲日本最普遍的問題。

三 爭議的原因

小作爭議的原因,其根本所在,也許是由於農業的不振,但大抵都很複雜,包含着許多原因。今舉其主要的如:(一)地主和小作人的分配上利害相反;(二)都會日日發展,農村被破壞侵佔;(如十四年四月大阪市編入東成西成二郡)(三)在農村裏商業的經濟組織日益發達,(四)生活的向上;(五)不作及其他、之災害;(六)小作料(卽我國的租金)的增高;(七)慣行制度的不完備;(八)農產物物價的變動;(九)思想的變遷;(十)耕地之狹少(日本因耕地狹少便在我國東三省蒙古用金錢買地種植。二十一條件裏也載日本人在滿蒙有耕種田地的特權)等。

此外因受農民組合的宣傳,模倣性的爭議,也頗不少。起初的小

作爭議大概是因風水蟲害，要求減免當年的租金這在豐年是不容易發生的。到了近來，不問豐歉，以小作料太高收支不償做理由，即所謂永久減免的要求的，已很多了。譬如以小作料太高爲原因而發生爭議的，大正十年僅爲總數的四分，至大正十二年便增加爲二成二分。又要求永久的減免小作料的，大正十年時尚少，至十二年便驟然占總件數的三成。至爭議的時期，向來多在收穫後小作料付納期，最近則一年之中任何時都有。甚至在下秧種田的時候也很不少。茲將大正十三年的主要原因，分別爭議數目及百分率列如下：

	數	%
1. 風水旱害及其他之凶作	九一七	六六・〇
2. 小作料太高	一三二	九・五
3. 勞力費及諸物騰貴，收支不償	一二七	九・二
4. 思想之變化及模倣	一〇二	七・四
5. 小作權關係	二〇	一・四
6. 小作料加增	一三	〇・九
7. 產米檢查耕地整理關係	一〇	〇・七
8. 米麥及其他農產物價格下落	八	〇・六
9. 小作料不統一	四	〇・三
10. 其他	五五	三・九
合計	一、三八八	一〇〇・〇

（注意：右表只採每件的一個主要原因計算。）

四　地主及小作人之團體

日本的地主和小作人之爭，起初都是各各爲戰，由暫時的團體，互相交涉。近來則有永久組織的地主組合與小作組合，互相對抗了。此外尙有以協調爲目的的組合。現將各種組合數列如下：（此係大正十四年五月之報告）

小作組合	二、三七七
地主組合	一、一五九
協調組合	六九三

由小作組合的增加，也可見小作爭議的發展。在大正七年小作組合不過三百七十六，至大正十四年五月竟多至二千三百七十七。分布區域，幾遍日本全國，而最多之處，則爲新潟，岐阜，山梨，

香川，兵庫等地。至組合運動之傾向，亦甚可注目。最初不過是羣衆運動，後乃由經濟運動入於政治運動。他們最大的組合，要算日本農民組合，有支部五百三十八，分布於三府二十七縣，勢力之大，可想見矣。他們近又加入日本勞動農民黨，積極從事於政治運動。最近又有以全日本農民組合同盟（即以前反對日本農民組合的左傾而脫退的山梨縣聯合會爲中心而組織的）北日本農民組合，大和農民組合，中部農民組合，島根縣小作聯合會等做中心，於本年五月六日在東京芝區愛宕町，全日本農民組合同盟本部開會，出席者除中途退會的中部農民組合代表外，有（九州）阿部乙吉城戶龜雄（北日本）須貝快天菊木包次（岐阜）森儀一（山梨）桐原準平，野田彥吉（茨城）北山猪四三（千葉）秋山清川島角藏（北海道）木下源吾（本部）平野力三，三和一男等，商議日本農民黨之樹立及綱領政策之規定。聲言日本無產政黨之勞動農民黨，於農民爲不利；並言勞工與農民不能合作。即議決綱領四條，爲「我們是勤勞階級」「我們是日本人」「議會政治之改革」「農村文化之樹立」茲將其政策譯如下：

日本農民黨之政策

（一）政治

普通選舉之徹底，貴族院之改革，關於取締無產階級運動諸法令之改廢，國防軍備之整理，兵役義務者之給與增額及待遇改善，一般地方行政費，行政事務行政區劃之整理與自治制度之改革，國民外交之確立，移民政策之確立，財產稅之高率，累進賦課與關稅及消費稅之改廢，稅制之根本的改革，恩給制度之改正。

（二）經濟

耕作權的確立；土地制度的改革，產業振興策的確立，並開發我國天然資源與增進生產體系的國立調查機關之設立，重要農產物專賣制度的實施，農村金融機關之改善及擴張，肥料的國營，實行農業保護的國家的經營團結權，能業權，團體契約權的確立，少年婦女勞動的保護及制限，工場法的改善及最低賃銀制度的實施，水力電氣的國營，鑛山的國營，交通機關的整理，並地方普及。

（三）社會

義務教育費國庫負擔；國民保健的徹底；病院醫藥的國營，生命，養老，災害，失業，疾病保險的國營；女子人身賣買的禁止；農村文化設施的普及。

他們這樣，想把純農民的政黨具體的樹立起來，至正式結黨式時期，聞決定在今秋十月中旬云。

至於地主的組合，在大正七年只有八百八十三個，大正十四年五月增至一千一百五十九個。分布區域，也遍日本全國。其先組織的目的是米穀檢查的施行與農業的改良和發達，但現在大都休止活動，有名無實了。但在大正七年以後所組織的二百餘個，卻完全可說是對抗小作人的團體。看牠主要分布的地方是兵庫，岡山，香川，愛知等縣，正與小作爭議多起的地方相一致，就可知道了。

一般人鑑於小作爭議的激發，為謀地主和小作人的親和，及農業的改良發達，並防爭議於未然起見，於是有協調的團體的產生。其數在大正七年只六十一，至大正十四年五月乃加至六百九十三，其中成績也頗有可觀者。

五　爭議之解決

日本的小作爭議，大概起於大正六年，那時只有八十五件，此後就逐年增加了。

小作人的要求，多係反對小作田收回，實行解釋權利義務及契約，和改善各種小作條件。最多的當然是利益分配問題（大正十三年千三百八十八件爭議中有千二百六十七件，占總數的九一·二八%）但是以前爭議只起於收穫不良之年，要求減輕的比較還是低率（大概都是減二成至三成）可是近年則要求減免的率高至七成八成，且不拘收穫之如何，至有如習慣的要求的。——但這究不過是一時的要求減免。近來很可注目的，竟傾向於要求永久的減免了。計在千二百六十七件減免小作料的要求內，一時的要求減免者九百四十五件，為總數的六八·○八%，而永久的要求減免者，則有三百二十二件，占總數的二二·二○%。發生最多的是香川，福岡，琦玉，愛知，山梨，岡山等，爭議最烈的地方。現在日本農民組合正要求任何地方都永久減免三成。

小作人要求的方法，始由個人的請願，漸次至團體的對抗。爭議得厲害的時候有用暴力脅迫或一時的要挾手段的。近則因

地主要歸還土地,土地出入禁止等,小作人便聚集數百人把田都插秧下苗,一面開演說會,反對「土地返還」「出入禁止」的強硬手段,並叫子弟不入村中小學校,(日本小學校係義務教育,但經費由就地支出卽由本地的資本家支出的)自辭消防隊,水防組等。爲與地主持久對抗計。

而地主亦以團體對抗小作人。但地主方面因土地有多少之差,有在村地主和不在村地主,有以小作料爲唯一收入者,有不以此小作料爲收入者,所以他們的行動不能和小作人方面一樣,具有同一的步調。幸而現在法律是保護資本主義的,他們逢到有爭議糾葛的時候,便提起小作料請求訴訟或者請求在田裏的稻假執行,土地收還請求訴訟,土地出入禁止等手段。或者也有把土地收還,自己耕種的,在愛知,岐阜,福岡,兵庫等縣很多。

現在把爭議的結果統計列下(大正十三年度)

妥協的	九〇三	六五・一%
要求貫徹的	五五	四・〇%
要求撤回的	二五	一・八%
自然消滅的	一〇	〇・七%
歸還的耕地	七	〇・五%
未解決的	三八八	二七・九%
計	一、三八八	一〇〇・〇

觀右表則以妥協的爲最多這是什麼緣故呢?妥協的大都是在不甚爭議的地方或者是有適當的調停,因得比較穩健的結果。至未解決者則多係爭議的時日經過較久,或者是紛爭的次數較多,因之頗難妥協。但是從大正十三年以後,雙方態度都甚強硬各執自說,雖經幾次的調停而終至決裂,於是地主提起訴訟,爭端乃愈見糾紛了。在爭議比較少的地方,多由當事人雙方直接交涉,或由委員代表者之奔走,得以圓滿妥協。但由中人調停的也不少。大正十二年度爭議共千九百十七件,解決的有千五百九十八件。而由當事人雙方直接交涉得妥協解決者計八百八十二件(總數的五五・二%),由委員代表者的奔走而解決者六十九件(總數的四・三%),其餘之六百四十七件(總數的四〇・五%)則由中人——大概以區長,町村長,役場員,農會職員,地方有志者——調停而圓滿解決。

但有許多因中人有政黨的關係及地方自治親戚等種種特

殊的關係而不能干與調停。又有調停中途棘手而引退的種種事情，致雙方各走極端，於是或提出訴訟或出以激烈手段，以爲持久之計，近來地主之狡滑者，常把土地信託於公司銀行土地會社，既可避免與小作人的衝突，又得相當的利息。但這不過是爭議的一方移至公司銀行土地會社而已，結果反引起小作人的反感，爭議愈加激烈。因此現在當局的農林省大藏省乃有小作爭議調停法及小作法之制定和施行，以謀解決一切。

當大正九年時，農商務大臣山本達雄，會在這年的臨時國會議會提出關於調查小作事項之機關，得無事通過，同年九月，小作制度調查委員會乃宣告成立。十一月開始議會，招集日本全國有學識經驗精通農政的人作根本的調查，調查結果，以大正十二年春，由農林大臣荒井賢太郎提出於議會。惟以此法案內容有利於小作人，於是引起地主方面之反對，結果衆院審查未竣，即以閉會而流產。政府不得已即把具體的小作法擱過另爲應急的辦法。

同年五月將小作制度調查委員會撤廢，依官制設小作制度調查會，並以調停法附議於該會。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可決於總會。這時農林大臣是田健次郎。以後，高橋大臣就把這調停法提出於十三年夏季的四十九次臨時議會，得滿場可決，即於同年十二月一日起（除東北六縣及長崎鹿兒島沖繩等九縣外）施行，並在各地設置小作官，這樣直至現在。

但是小作爭議調停法究不過是應急的手段，小作的權利和義務若不根本確定，則爭議發生的機會，恐仍不能減少。於是便有小作法的產生。日本的小作法，自大正十二年因地主的反對而破滅後，至今尚付缺如，到了本年七月始再開小作調查特別委員會，由當局提出立法綱要如下：

小作法案　（一）小作法之目的及範圍（例如，怎樣的土地方可適用小作法等。）

（二）小作權的存在期間（例如存續期間應確定與否？若應確定則期間如何等。）

（三）小作權的效力及性質（如遇何種情形，則小作權應消滅？小作權是債務的，還是物權的？）

（四）小作權之賣買及小作地之轉貸等應如何辦法？——即是應禁止？還是容認？

(五)小作之種類及品質卽小作料是納物(卽我國的租穀之類)呢，還是納錢？如納錢則應如何制限？如納物則品質問題如何？災害之時則如何減免？

(六)如何償還改良耕地的費用。

(七)設立關於小作之特別機關之要旨，卽設立決定相當小作料之機關。

(八)罰則如何？

永小作之處置 在日本民法裏雖有永小作權的規定，但民法係依民法施行前的舊習慣。永代小作依民法施行法之規定期間滿時，應整理否？又永小作權永久置之不整理否？

小作組合法案 (一)組合的種類。(規定小作人地主的組合，及兩者協調的地主或小作人的組合。)

(二)組合的組織及機能。(採申告主義呢，還是許可主義？認他是法人否？)

(三)組合加入地域的問題。

(四)團體交涉的問題。

(五)組合的監督。

(六)關於組合的事業及財產規定如何？

此外還有關於自作農創設法規定等茲從略。

因爲這是要有整備形式的大法典，須有長時間的討論調查，不能造次；故決定九月起再開會議後，把成案提出於次期議會(明年春季)。

六 農民學校

農民學校的起因，前面已說過了。但是實現的，卻只有新瀉縣的北蒲原郡木崎村。賀川豐彥氏及建築家遠藤氏等正在很急忙的籌劃建築正式校舍，由技師的指導，泥工木工都由農業男女義務工作。學生有七百二十人，以賀川氏爲校長，教員有東京巢鴨小學校教員野口氏夫妻，早稻田大學出身之竹內氏及女子大學出身之同氏夫人。豫定二部教授。至建築經費，則由那須博士等之農民問題十二講及芥川龍之介，菊池寬，佐藤春夫，藤森成吉等二十人的農民小說集的收入充之。開校本定本年七月一日，但因種種壓迫，及校舍建築在地主環常吉氏所有小作地上，環氏不允之故，不得不延期了。且對於此事文部省以爲

『義務教育，不許妄爲私立學校收容兒童，只能以特殊情形爲限，』雖然小學校的許可，文部沒有直接的手續，恐怕縣當局也不許可罷。不但是不許可，且認爲有害公安時，還要命令閉鎖解散呢。縣當局方面曾說：『我們認爲不當時，卽命令閉鎖，中止開校，如果反抗，則依警察犯處罰命令解散。終之於幼少兒童，教以階級意識，加上一種色彩，將來必生重大問題。教育是教育，小作爭議是小作爭議，爲什麼把兩者混在一起說呢？』

但是他們竟於本年七月廿五日開校了，在舉行盛大的開校式時，日本警察說是言論行動不穩，當場曾捕了四五十人。





獨裁政治之勃興

仲雲

一

當十六世紀以後，封建制度業已崩壞，那時歐洲新興的國家，差不多盡是以國王的絕對權力爲中心之民族的團結。因此，其所表現的政治形式，自然是君主獨裁制。但是此種國家，其後以國民對於政治的覺醒，經過許多紛爭及流血的洗禮，乃漸漸變爲立憲政治；到了大戰爆發時，在文明諸國中，依然保着君主獨裁的形式的，不過一俄國而已。

歐洲大戰，在一方面是被稱爲武斷政治(militarism)對德模克拉西的戰爭。雖然照嚴格的意味說來，這兩個名詞是否能相對待，儘有議論的餘地；但是當大戰末期及戰爭終了以後，德模克拉西的思想，確曾風靡一時；成爲普遍世界的時代思潮，德模克拉西一語的口號，幾於婦孺皆知。這個，在我們的意識中還是很新的記憶。德模克拉西的涵義，本有多方面，其表現於政治的，便是君主政治的倒壞。自羅曼諾夫王朝(俄)而哈布斯堡王朝(奧)，荷漢索倫王朝(德)，奧斯曼王朝(土)葡萄牙王朝，希臘王朝，接二連三的，相繼覆亡；民主政治如決堤之水，如燎原之火，一發而不可遏。像德國，希臘，埃及，伊拉克及其他諸國的新憲法，其第一條即說主權屬於人民，都明白的表示着德模克拉西政治的意味。

我們不要旁徵博引，我們只須由這點歷史的事實以極膚淺的概念的推論，便可明白一國的政體，其始是君主專制，以後乃

爲共和民主，由君主獨裁的政治漸漸進於民主主義的政治——這是一般人政治理想的極致。

但是，當世界大勢正顯然的民主主義化的時候，忽然霹靂一聲，李寧打着民主政治旗幟，主張 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n，實行獨裁專制政治。李寧的獨裁政治，也許可以說是由於俄國實行共產主義，形勢不同，應該看作例外。但是，像救意大利於困難的慕沙里尼，救土耳其於危亡的凱末爾，以及西班牙的里維拉，希臘的潘格羅斯，波斯的李查汗，他們也都是狄克推多呢。

德模克拉西與狄克推多政治，這是多少矛盾的語句！倘若由君主的獨裁政治而進於德模克拉西是政治上正當的進步，那末現今這樣繼續不絕的獨裁政治家的出現，明明是由二十世紀而倒退於十六世紀。再不然，倘若獨裁政治家的出現，是所以救一國的危亡，或者謀國運的開拓，那末所謂德模克拉西，可知並不是國家唯一的理想；——至少在現代文明各國，民主主義的政治，還沒有進步到國家統治的最上的形式；並且，民主主義的政治，若運用失當，從國家的見地來說，其禍害也許更比獨裁政治爲甚。這是很明白的結論。總之，不管其運用方法是怎樣，像現在這樣獨裁政治不絕的出現，可知獨裁政治也有優於民主主義政治的地方，有時也許還是救濟民主主義之失敗的唯一的政治形式。

照此說來，可知現在獨裁政治之勃興，確是適時應勢的。這話怎說呢？我們試一觀最近數年來獨裁政治家的出現，其時勢與環境果是怎樣，便可明白。

二

說起現代獨裁政治家的代表的人物，則首屈一指的自然是意大利的慕沙里尼。他本來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歐戰既起，便棄去舊日的主張，爲熱烈的國家主義者，等到身任意大利首相，手握全國大權，遂於沙蒲伊耶王家中心主義之下，盡量發揮其獨裁的手腕。古羅馬的光榮，大凱撒的偉業，慕沙里尼追懷往昔，正在謀大意大利帝國的建設。

意大利當大戰以後，國家形勢，日趨於混亂狀態。財政困乏，社會黨及加特力黨強橫異常——尤其是社會黨內的過激分子，因暴力的自由行使，頗多越軌的行動，同盟罷工，工場占領等等，

繼續不絕，一時國內殆近於無政府狀態。尼第內閣，喬立奇內閣，勃諾米內閣，法克太內閣等，像走馬燈般朝夕變更，對於社會黨及加特力黨的橫暴都無法制止。兩黨猶如左右的兩端，彼此不惜提攜着以維持政府的關係。社會黨既得勢，國際主義，勞動者獨裁主義等思想，在勞動階級間遂日趨普遍。歐洲戰爭，意大利雖然戰勝，但是這樣巨大的犧牲，却得不到什麽報酬。因此，一般獻身祖國的戰士，對此非國家主義的傾向，當然是非常憤激。他們爲對抗起見，爰組織團體，以謀國家的安固，並以擁護自己的地位。南歐青年素具國家主義的熱忱，於是相率加入，期以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全體武裝，這樣便產生了棒喝團，領袖人物，就是一向根據米蘭坡坡羅報高唱國家主義的慕沙里尼。其後，棒喝團的行動漸成爲有紀律的，對於普通的政治問題，當然不時過問，卽各地方事件亦常從中干涉，在國內儼然成爲獨特的存在。到了一九二二年，竟形成一大的政治團結，具有充分的戰鬭力，儘足以與社會黨對抗而有餘。同年十月，慕沙里尼遂推翻法克太內閣，長驅以入羅馬，受命組閣。自是以後，直至於今，盡屬棒喝團內閣，慕沙里尼一身除爲首相外，並兼任海，陸，航空，外交四長，把全國政權都獨攬在手中。

西班牙現在的狄克推多是里維拉將軍。他的出現是由於一九二三年的政治革命，而革命的原因則有種種。支配階級與資本階級的專制，農村的窮困，以及勞動階級的過激化以外，政黨的腐敗尤有重大關係。所謂政黨都以獲得政權爲唯一目的，不論手段，只求便宜，一旦得到政權，便把政綱置之九霄雲外，並且蔑視司法，孜孜兀兀唯求地位之不失，國家利害當然一點也不在心目中了。所謂議會，雖然也有存在，但國民對之却無何等的希望。加以卡太羅尼地方的分離運動，軍政兩方的衝突，軍閥內部的反目，官方的紊亂等等，西班牙的政狀，眞是山窮水盡無法解決。正在這個非有根本改革不能打開新局面的時節，突然發生摩洛哥問題，於是對於政府不澈底的失敗的政策抱着不滿的大軍閥，遂起而謀現政府之推翻。巴爾塞羅納都督里維拉將軍，以其他軍隊的援助，興師驅逐阿爾夫綏麥斯內閣，實行古迪達，以八陸軍將領，一海軍中將，組織內閣，而自爲新政府的首領，停止議會的召集，收一切政權於掌中，自由的發揮其獨裁的權力。迄今二年，國內情狀總算漸次平靜。去年十二月，執政政府解

散，另組文治內閣，但是里維拉將軍却依然係首相呢。

至如土耳其凱末爾將軍的出現則其環境尤具着亂世英雄濃厚的色彩。凱末爾久處安佛侯下，初無赫赫之名；一九一九年希臘軍隊占領斯密那，遂統率義勇軍決然奮起。次年，英軍占君士坦丁，尤激起全國志士的憤慨，而土皇的甘爲英人傀儡以壓制熱烈的國民運動，遂使凱末爾一派不得不採取否認君士坦丁政府的態度。而同年四月下旬的十二人委員會，以後即爲常設的安哥拉政府的基礎。當時情狀，正像我國年來南北的對峙一樣，安哥拉政府與君士坦丁政府保着對立的情狀，對於綏佛爾會議及一九二一年的近東會議等，兩政府都各派代表參預其間。

迨至一九二二年八月以後，土耳其對希臘的攻戰，忽然得了大勝，在兩星期間前進三百啓羅米達，小亞細亞的形勢因以大變，安哥拉政府的地位於是遂牢不可動了。其後經過了二次的洛桑會議，綏佛爾條約大加改正，土耳其的國家地位，亦由危殆狀態進於健全。凱末爾將軍這樣遂成爲國民信仰的中心，逐去蘇丹，宣布共和，自爲土耳其第一任總統，攬政權於一身，發揮其獨裁的手腕，著著努力，從事新土耳其的建設。當此英，法，意，希的野心在在思逞的時候，土耳其所以能保持現狀，儼然不屈，與有賴於愷默爾的長才呢。

土耳其正這樣形成獨裁政治的國家，鄰邦希臘亦接着有狄克推多的出現。這便是現在的大總統潘格羅斯將軍。希臘自敗於土耳其後，國內即發生革命，國王亡命於外，內閣迭更，爲狀非常危殆。到了一九二四年四月，由國民總投票定國體爲共和；但以歷屆內閣在內政及外交的失敗，財政的紊亂，國防的不備，關於希塞同盟的態度之無定等等，又引起第二次革命。二五年六月下旬，一般不滿於米加羅科勃拉斯（Michalocopoulos）政府的陸軍將領遂舉兵於雅典，以薩羅尼加海陸軍隊的響應，一日之間內閣即倒，革命領袖潘格羅斯將軍繼起組閣。潘氏自就職後，即解散議會，謀憲法的改正，盡量發揮其獨裁的手腕；今年春臨時大總統康特斯留的斯辭職，三月十八日舉行總統選舉，潘復以最大多數當選爲總統。此後獨裁手腕的發揮，當可益無顧慮了。

希臘，土耳其的西鄰成爲獨裁政府了，東鄰波斯，亦逐去國王，

政行獨裁政治。波斯在大戰以前，完全是一個過去時代的國家，近世國家的形影實非常淺薄。國力疲敝，達乎極度；內政腐敗，交通梗塞；內則地方豪族逞其淫威，政府號令不行；外則有英俄兩國的壓迫，國家命脈，正如垂死的病人，不過保着一線殘喘。一九二一年二月，李查汗以一哥薩克軍隊的將領，率其少數的軍隊，援助薛阿殿，進兵德黑蘭。立卽逐去當時的政府，實行古迪達，以薛阿殿為內閣總揆，而自任陸長。其後，內閣雖屢次更迭，然李查汗則依然未動。他知道波斯的危狀，力謀「波斯人的波斯」之理想的實現；其間，對於外國勢力的驅逐，新式陸軍的編練，尤為注意。以內亂的平定，中央聲威乃普及全國，李查汗亦聲譽日隆，而為武力的中心。一九二三年十月，遂以國民的衆望，自為執政。自是以後，李查汗的地位益趨鞏固，同時，國王的地位卽日以動搖。阿美特、米爾柴、沙，為喀什王朝第十三世，年十三卽嗣位為王，十五年來，當國步艱難之時，固然無挽回國運發展國威的材幹，並且只知快樂，對於國家亦無憂國愛民的熱誠。在波斯人民覺得國王的存在最是必要的當兒，他竟託稱有病，付李查汗以國事，自己漫遊歐洲，度其徵逐酒色的享樂生活，不管國人是怎樣的想他返國主持，都置之不顧。這當然要引起國人的不滿，與政治革命以最好的發展的機會。一九二四年三月，果發生共和運動，雖然在正擬宣言民主的時候，以回教僧侶派的反對，不得不頓挫一時；但到了去年之末，波斯議會竟宣稱為國民全體的福利起見，決議廢除現在王朝，戴李查汗為波斯新君。以後，李查汗卽改稱 Shah-in shah Reza Shah Pahleve，為巴來武王朝的始祖；而從前為執政時所把持的一切政權，遂可明目張膽獨裁行使，不必顧慮政府和議會的意見了。

這是現在業已成功的幾個獨裁政治的國家，到了最近，如波蘭革命，披爾蘇特斯基元帥崛起奪取政權；如葡萄牙革命，科斯泰將軍亦以武力實行古迪達，這都不外是獨裁政治之表演；而法國樸嗇開雷以愛國同盟的領袖出而組織內閣，尤與我們以不少的印象。立國於今日的世界，恐將非獨裁政治不能存在了。

三

我們由上述各國，綜觀獨裁政治的勃興，則最可注意者便是狄克推多的出現與國體問題殆無何等關係。申言之，如意大利，

西班牙，始終是君主國，希臘，波蘭始終是民主國；土耳其則由君主而民主；波斯則由君主而君主，不過是王朝的改易。可知獨裁政治之發生，實在是什麼國家都有其可能。但是，我們若更把狄克推多的人物性格，出身，以及他出現的環境，加以彼此的對照，則可得一共通之點。卽：第一，這幾個國家都是到了興亡盛衰的關頭，纔有狄克推多的出現；第二，此等狄克推多的人物，大概都是意志堅強剛毅勇敢的 strong man；第三，除慕沙里尼以外，其餘的出身，都是軍人。

再，我們還有一點可以注意：凡是國基穩固國運隆盛，至少可不憂動搖的國家，則不能產生獨裁者——假令有實行獨裁政治的陰謀，也絕少成功的可能性。夫以一人而欲單憑自己的意志，蔑視議會，否認一切，則當然非有國民大部爲之後援不可。但是此種後援，一定要使國民覺得獨裁政治確比以前的政治組織來得優良，纔能產生。換言之，卽一定要國民對於內閣之變更政府之無能，覺得不滿，於是進一步謀打破現狀，希望轉換一新局面，在這時候，獨裁政治家纔有出現之可能。

上面曾說，各國國民所希望轉換一新局面者，其原因彼此不同：如意大利由於社會黨的橫暴；西班牙由於政黨的墮落及內政之紊亂；土耳其由於大戰以後國家運命陷於殘破不全之境；希臘由於對土戰事失敗，內政沒有辦法；而波斯則由於內政紊亂，致國家淪於衰亡之境。總之，這種情狀，不論何國，若再繼續下去，則勢必每況愈下，終至不可收拾。因此，一般國民覺得國家單有憲法及議會的以德模克拉西爲根據的政治形式，並不足以保障國家的安康；反以此種政治之運用失當及墮落，誘起國家的不安。他們覺得一國之內，小黨分立，危險很大。這種政府的組織，由於許多利害不同的小黨，聯合而成。因各方面要求的殊異彼此常常掣肘，確然一貫的政策既不能行，徒具着多頭政治的缺點而絲毫不能收多數政治的裨益，結果政府毫無能力，由一黨之向背，內閣不時發生動搖。國民由不安而憎厭，遂進一步而表示敵意，希望更始，另開新局面。

獨裁政治家共通的特性，大概都性質堅強，超越一切喧噪愚妄的議論與攻擊，始終抱着自己的意志力謀自己主張的貫澈。因此，不免樹敵致怨，爲人所反對；但在同時，亦自有其患難相共的黨徒。總之，狄克推多的性格，不外是一種 strong man，歷史

上的亂世英雄大概都是如此。

以上的狄克推多中除慕沙里尼以外，都出身軍人。但例外的慕沙里尼，在他武裝的嚴肅的軍紀下具有五十萬的棒喝團，實在並不是普通一樣的政治家，他是和軍人幾乎沒有什麼分別的。質言之，可知惟軍人及準軍人纔能爲獨裁政治者，因爲革命或實行古迪達，非有實力不可，而軍隊便是此種實力的代表。要是沒有軍隊的實力以爲後援，這種獨裁政治家是無法達到目的的。

總之，現代各國政治的實際情形，都沒有發達到以德模克拉西爲唯一的理想的程度，再以國民政治訓練的不足，小黨分立的情勢，或政黨的腐敗，致不能建設起堅強的中央政府，反與獨裁者以自由指揮國政的機會。但是獨裁政治到底不過一時的權變，是一種反動的政治，決不能夠久長的。將來國內的秩序恢復了，國家的一般狀態亦歸舊軌，獨裁者以過信其自己的能力，盡量發揮其專制勢力的結果，勢必至上下離心，又發生革命。到了那時，也許便是獨裁政治的末日了。

更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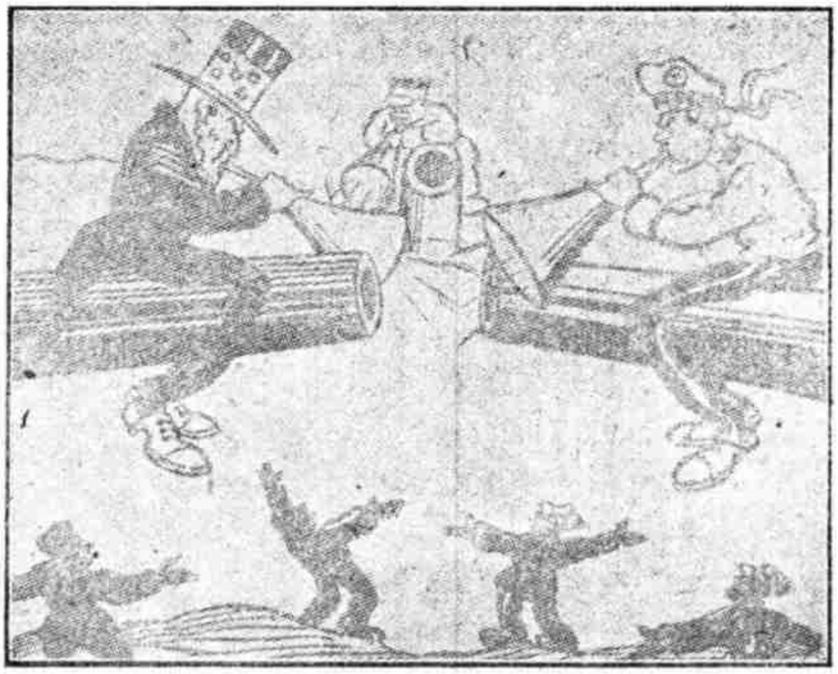
本誌本卷第十四號二四頁曾載有靜聞君關於狗肉的禮俗之短文。茲據繆培基君來函更正，謂「客家人」之食狗肉，實係偶然之事，並未有用之於筵席上者。「祭祀祖宗必用狗頭」一節尤屬失實。特此更正。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

以九月上半月份收到者為限

醒獅九九至一〇〇號	上海哈同路民厚北里一七一九號
黔人之聲五二期	北京大學收發課轉新貴州學會
交通公報一三五〇至一三六二號	北京交通部
市聲週報五卷三四至三五期	漢口銀行雜誌社轉
孤軍週報八七至八八期	北京法政大學
文學週報二四一期	上海閘北香山路仁餘里二十八號
獨立青年一卷七期	上海寶山路寶光里十二號
新教育評論二卷一三至一四期	北京西四牌樓西中華教育改進社
金中週刊一二八至一三〇期	潮安北門內第四中學校
道路月刊一八卷一號	上海霞飛路二九九號
中華教育界一六卷一期	上海中華書局
科學一一卷四期	上海大同大學中國科學社
現代評論四卷九一期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婦女旬刊二一一至二一五號	杭州婦女學社
新女性一卷九號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第六十號
學林二卷五期	北京前內旗守衛十七號
醫藥學三卷八期	上海北京路九十六號
戰士一四至一五期	長沙第一師範程之度轉
北新一、三期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北新書局
趣味創刊號	上海愛樂安路大陸里東衖十三號謝宅
晨曦二卷一號	紹興第五中學校
南洋旬刊三卷一期	上海南洋大學
廣州文學七期	廣州永漢南路同慶坊吉慶里七號三樓
政法月刊五卷九十期合刊	山西法政專門學校
活人一一至一二期	北京法政大學
心燈一一期	上海塘山路佛化教育社

時事漫畫（一）



裁軍會議中之弱小國家曰：『諸君之決議如何，我等放棄軍械乎？』強大國家曰：『然，決議已定，請爾等放棄軍械，惟吾等則已決定添造戰具矣。』

（土報）王嘯僊君自土京寄



國民總投票的結果：大家都安全的躲在興登堡身後。



俄德握手：『從此以後，我們的勞動，用來給各自開發土地罷』

（德報）



中國已怒，將對英國撕燬條約！

（日內瓦國際聯盟會議席上，中國代表曾對英發可注意之駁論，謂英國有賄賂欺世之嫌疑）

（土報）

王嘯僊君自土京寄

時事漫畫（二）



英國在玩弄他那波蘭的傀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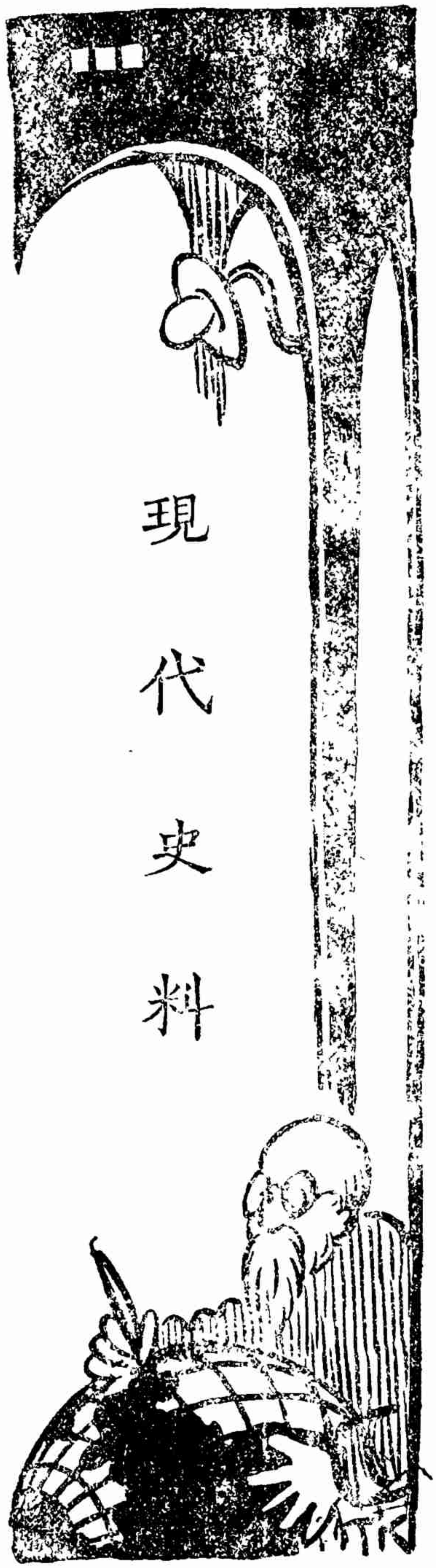
現在的波蘭：我們已打倒俄國，打倒德國，現在只須把自己振作起來便是了。



柏林會議，俄德攜手，從容的看那意，法，波；羅各國在咨嗟歎息。（德報）



到裁軍會議去路還遠得很



菲律賓獨立運動的現狀

幼雄

菲律賓是曾經宣言過獨立的當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的時候，菲律賓的志士阿基奈爾特曾起兵革命，宣言獨立，建設革命政府，自爲臨時總統，隨即召集議會，舉行正式選舉。可惜後來因爲與美國軍隊感情不洽，發生戰爭，結局菲軍敗北，阿基奈爾特被捕，獨立政府僅如曇花一現，立歸消滅。不過獨立雖然失敗，菲人的意氣，卻並不因此阻喪。至大戰發生，菲人的獨立運動更爲熱烈。同時又有美國的民主黨對他們表示同情。民主黨黨員強斯提出菲島自治法案於一九一九年八月通過上下兩院，并得威爾遜總統的許可，立予實施。除外交軍事以外，菲律賓政治的實權，全操於菲人之手。法案中又約定如菲人能建設鞏固的政府，自治能力十分發達，則當許其獨立。所以菲律賓島民安心樂業，發力以謀自治成績。至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威爾遜總統遂致咨書於美國議會，確認菲人的自治能力，請照約許其獨立，但議會不及討論而閉幕，該問題終於不決。其後共和黨哈定當選總

統，於一九二一年派遣伍德將軍及前菲島總督福白斯至菲調查情況，未幾又任伍德爲總督。而伍德報告則以爲獨立尚早，說：『基督教徒的菲人雖多數熱望獨立，但實際還是希望受美國庇護者多，欲全然分離獨立者少。』又說『菲島人民全乏自治的能力，而且美國一旦放手，撤退陸軍，則以菲島土地之饒沃，通商之利益，正使饞涎欲滴之某國獲得絕好機會也。』同時伍德又藉口前任總督的施政不善，對於一切內政問題亦橫加干涉。爲此島民憤慨殊甚，對美感情步步惡化。一九二三年七月爲了美人警吏罷免復職問題，內閣中菲人閣員連袂辭職，議會中有力人物組成獨立委員會彈劾總督的失政，發表宣言，主張立卽完全獨立。通過議案，請求美總統召還伍德，在獨立以前須任命菲人爲總督。十一月先派下院議長洛克薩斯至美，接着又加派上院議長奎松，前下院議長阿斯美尼亞，及民主黨院內總理萊克德陸續渡美，向美政府及美國民申訴伍德總督的越權，要求卽時獨立。奎松嘗言『受美國統治縱有天國般好，寧願菲人自治而受地獄般苦。』可見其意氣的軒昂，期望的殷切。但是不拘菲人運動如何熱烈，而美總統柯立芝的態度，卻還是淡然。他于一九二四年三月聲明，菲律賓獨立的時機未至，美國政府甚信任伍德總督，當現在國際關係正在吃緊的時候，美國對於菲律賓的保護還須繼續。菲代表興致冲冲，竟被他一句冷水澆到。嗒然若喪。不得已又與美當局協議，提出第二案，先許菲律賓設立完全自治政府，二十年後再許獨立，這就是福埃菲爾特案。不料舊日的革命軍領袖，隱居已數十年的阿基奈爾特將軍崛然興起，煽動全島菲民羣起反對。於是美當局與菲代表互相責難，此案亦終於不成。

排斥伍德總督，和要求獨立，雖都失敗，可是菲人的獨立運動卻始終不衰。每有機會，輒便顯露。他們定二月二十二日（華盛頓誕生日）爲國民祝禱日，全島人民一齊于此日仰求神明的擁護，早得獨立。本年三月菲島八十團體又以美國民主黨議員之介紹，向美上院提出獨立請願書。最近七月二十一日菲律賓上院討論法案，主張以人民投票決定獨立可否，全院竟一致可決。接着下院也一致通過這個法案在前期議會，本已通過兩院，但爲伍德總督拒絕認可。然依強斯法案，如人民投票案再度通過菲律賓議會，則總督的否認卽爲無效，可以直接送交美大總

統，也最後的決定。

人民投票結果再度通過於菲島兩院，尚須向美總統請求認可。大總統柯立芝能否認可，自然是一個問題，現在難以預料。但我們一考美國輿論以及政府的意向則這是時期尚早論佔得優勢。他們所舉的理由有二：（一）菲律賓的經濟，大部是將剩餘生產品輸入美國，始得維持。若菲律賓獨立，則失去從來輸入稅免除的特權，不特貿易上將受多大的打擊，且欲在美國以外開拓市場，不得不與諸外國發生劇烈的競爭；（二）美國一旦由菲島撤退，日本必繼起占領之，而出以猛烈的利己行為。今日菲島在美國主權下所享受的自治，與將來在日本統治下比較起來，怕還是今日自由的多呢。這本是菲人法律家維賴明的意見，而實為美國人一般的論調。雖然，這不過表面上的理由，美國不願菲律賓獨立，實有最大的原因存在。

美國不是實行經濟侵略的國家嗎？菲律賓便是土地肥沃，出產豐富，為容納美國資本最適宜之處，亦為太平洋上發展的唯一根據地。菲島林業雖逐漸發達，而未闢者尚占全面積三分之一；畜牧遲遲不得發展，而適於畜牧的原野，則島內到處皆是；他如工業漁業，尚在幼稚時代，都有發展希望。除此種主要產業以外，近年特別喚起美國政府和投資家的注意的，則菲律賓實為栽培橡皮的候補地。一九二三年美國的橡皮需要額，達一萬八千五百萬元，占世界總產額的百分之七十五。此種橡皮的供給，以前多來自中美各國，今則英領海峽植民地，法領印度支那，荷屬東印度，約產全額的十分之九。尤其是英國獨占橡皮種植地的三分之二，得以自由操縱橡皮的價格。如一九二五年因英國限制橡皮出產輸出的結果，橡皮價格竟步步騰貴，使美國的汽車業者引起極大恐慌。後來幸得美政府竭力獎勵舊橡皮復原的方法，價值始漸低下，至本年一月回復原狀，英國亦撤除橡皮制限法。但是美國尚不以此為滿足，思立遠大的計畫，以對抗英國的橡皮獨占。故美國商務省自一九二三年以來即調查各處的橡皮栽培地。調查的結果以及專門家的意見都以為菲律賓及附近明達拿島 (Mindanas) 實為大規模種植橡皮的最優地點。然則美國尚肯輕率拋棄菲律賓的統治權，而許菲人獨立嗎？

不但如此，住在菲島的美國官吏人民還希望更進一步增加

總督的權能呢。因為強斯法實行以後，立法權全操於菲人之手，總督不過一個行政官署的長官，不僅沒有充分保護美人權利的能力，還屢次受獨立運動的影響，政情極不安定。以致雖有可圖的事業發見，而肯投下巨大的資本者甚少。所以美國人中，有謂從來的政策過於寬縱，應該採取嚴厲手段，將不適宜的強斯法案索性廢止；寬一些也須改正強斯法案的一部，使總督得有管理菲島政治的權力。這雖然是一部分美人的意見，不見得實行，但從此更可知美國人對菲島的不肯放手了。

最近有一樁事情最可注意，就是美國總統柯立芝派遣湯姆生至菲律賓調查。湯姆生於七月九日到馬尼剌，即對新聞記者聲明，『此來目的，在於增進美菲人的諒解，以公明正大的態度，調查一切情況，而謀菲人的福利。』次十六日在菲律賓議會演說，『菲律賓的天然資源必須開發，尤其是橡皮種植，更有開發的必要。因為太平洋為將來商業上最重要之處，故美國對此方面不能不加深切的注意。』照此演說，湯姆生的使命似限於經濟事情的調查，但湯姆生為共和黨中的頑強人物，美總統特選此人至菲調查，有無政治意義存在，實難明言。他現已提議改正現行土地法，（外國公司的租地面積以二千五百英畝為限，該法為奎松一派所竭力擁護）以謀外國資本的輸入，可見其目的決不以經濟調查為限，實在於設法與菲人諒解，而謀政治上進行的便利。又據在菲美人的傳說，則謂伍德已向美總統提出辭職，繼任者即為湯姆生。則湯姆生的至菲調查，更有可注意的價值了。

還有一事，美國因謀實現其栽培橡皮的計畫，又見於菲人獨立運動的激烈，近來另有一種政策，就是想把摩羅族人占多數的明達拿島分離獨立，設立一個政府，歸美政府直轄。因為摩羅族與菲律賓的基督教徒積不相能，常起衝突，美國意思，就想利用他們來抑制菲人。但是這個計畫，為菲島委員所反對，美國議會也不予贊助，一時恐怕難以實現呢。

總之，菲律賓資源豐富，足以容納美國的過剩資本，既為橡皮種植的最良地點，且與夏威夷同為美國向太平洋方面發展的根據地，處在現在國際情形下面，美國果肯放手，讓菲律濱獨立嗎？這可難言了。

菲律賓的華僑人數

育幹

中國人移民到菲律賓現在至少有三百五十年以上的歷史。（自李馬奔呂宋戰役時起算）在三百餘年以前，史稱華僑人數，已有好幾萬人到現在據菲律賓的華僑人口調查，還不過八萬人；但是這個數目已經足以令美國人和菲律賓人害怕了。我們攷查華僑人口不甚激增的原因，可以說完全由於人爲的限制，——便是被當地政府苛待驅逐或虐殺。在一六〇三年（萬歷三十一年）時，華僑被西班牙政府屠殺的，據說有二萬三千人；至一六三九年（崇禎十二年）華僑被殺害的，又有兩萬多人。嗣後限定人數只許以六千人爲限；但是不久華僑依然增加，以致一六六〇年（順治十七年）和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華僑因政治上的關係，又連接被西班牙人屠殺了兩次。及美國奪取菲律賓以後，華僑所受的待遇雖然比較好一點；但是種種苛例，仍足以阻礙華僑人口之自然增加，所以到現在還只上述之數。

不過上述數目，在菲律賓的移民問題上，也已形成一宗重要問題了。一九〇三年的菲島人口統計，黃種人移民到菲律賓來的共四萬二千〇九十七人，其中約莫有四萬人是華人。那時日本人還無足輕重。又當時在馬尼剌居住的黃種人中，一共有二一、八三八人，其中婦女爲七三三人，男丁小孩爲二一、八三八人。到一九一八年的人口統計，在菲華僑又增至四萬三千八百〇二人，而在馬尼剌一埠的便佔一七、八五六人。而據衛生局的數字所示，僅就「出生」一項而言，「移入」姑置不論，華僑人口在七年中差不多就增加了百分之十。這樣看來，假使一九一八年的華僑人口統計爲五萬人，那麼在一九〇三至一九一八年這十五年內，華僑人口，一定增加百分之二十了；這後一項的統計數，恐怕還要正確一點呢。又據人口統計，在一九〇三至一九一八年中居住馬尼剌的華僑，減少約二千人，但實際上恐怕也沒有什麼減少。

又研究菲島移民問題，尚可發見一宗重要事實，便是對於中日民族的不平等待遇。菲人以爲那限制日人移民的「紳士協

定，」實行起來，還比限制中國人進口的移民律爲有利。實則移民律對於華人特別嚴酷，只許我國商人和職業階級入口，至於農人工人，皆在嚴禁之列；可是日本人到菲律賓去的，大半都可到棉南多(Minado)島去耕地爲生，而中國人卻不能够，卽使想去也還不能。不消說，假使菲島法律允許，中國人也許去的，雖然他們的去，可以斷言是按照合同，招引去的招引之舉，從前菲島在西班牙治下的時候，是常有的。他們有時需要華人，便招之使來，不高興時，便逐之使去。不過大小商人和少數藝匠去的時候，總還算是常受歡迎，農人可就不然了。

及至菲島受治於美國的時候，除禁令從事生產事業外，上述情形仍還不變：華人在菲島所積聚的許多資本，都可用於財富之生產方面，可是中國勞工，仍少人使用。而日本人呢，無論農工商人，菲島都一概需要。

下列數字便是由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五年華人移民到菲島去的數目；(一九一九年以前統計數已見上)表中驅逐出境的人，多半是違犯禁令如鴉片法等而被逐的。

年次	到菲人數	禁止入境人數	離境人數	被逐人數	純增加數
一九一九	一三・九三六	二四一	八・六二〇	一二五	三・九五〇
一九二〇	一四・八七五	五六二	一〇・六三六	三三五	三・四四二
一九二一	一三・九八九	八四九	一五・九五四	一六四	(三・五六〇)
一九二二	一三・九五四	七七六	一三・五九八	一六二	(五八二)
一九二三	一五・三〇七	六七七	一一・八九二	一三五	二・五九五
一九二四	一三・三七六	五八〇	一三・四九七	九七	二〇二
一九二五	一四・四六七	三三三	一三・二〇七	一二九	二・一八九
總計	九九・〇八四	三・八九七	八五・二九四	一・〇七五	八・八一八

上表數字，係由菲島海關稅務局得來。概括言之，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五年這時期內，到菲島去的華僑，共九九、〇八四人，其中除卻三、八九七人按照移民律禁止入境外，正式注册入境的共九五、一八七人。而同時期內，其他華人，自由離開菲島的，有八五、二九四人，因事被驅逐出境的有一、〇七五人。在那些自由離開菲島的華僑中，有少數人是生長在菲島上的，他們回國，大都爲求學起見，便於親戚照顧。這差不多成爲一種習慣。至於到菲島去的華人呢，大半也都是一些年輕的人，他們在國

內已經受過了教育，現在來和他們的親屬團聚在一起。不過現在一般華僑也都情願由營業費中多付一筆教育費，讓他們的子女就在菲島受教育；這一來，他們都可把家庭團聚在菲島一塊兒，比從前密切得多了，華僑的社會也比從前擴大得多了。

下表便是根據菲島衛生局的報告，由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五年在馬尼剌的華僑社會的出生數與死亡數：

年次	死亡數	出生數	純增加數
一九一九	三六一	三六九	八
一九二〇	三七七	五一一	一三四
一九二一	三一七	五七〇	二五三
一九二二	三一八	五二九	二一一
一九二三	三三一	五六一	二三〇
一九二四	三四四	六三九	二九五
一九二五	三二五	六三九	三一四
總計	二·三七三	三·八一七	一·四四五

還有一小部份的純粹華僑出生數也必須加上，因爲有住在別處的華僑，其中大半是和菲人婦女結婚或同居的；所以全菲律賓的華僑社會，其人口出生數之增加，自一九一八年到現在，應該是三千人。這也只是一個假定數目，因爲衛生局的統計，現尙未編好。

那麼，我們便假定這三千人的估計增加數，爲自一九一八年以後到現在，華僑在菲島的人口出生數，再加上那移入菲島的華僑數八、八一八人，華僑實際的增加，總共便是一一、八一八人。這就不曾顯示現時菲島華僑人口總數，約爲五萬五千人；而照估計數目，恐更不下於七萬或八萬人，因爲還有由蘇魯(Sulu)和明達拿(Mindanas)祕密進口的。無論何處新開的地方，華人總去貿易，便是人被搶，被殺，他的小雜貨店被燒，這也不要緊；別的華人又繼續去營業，只在領事署登記一下就完事。在華僑社會中，習慣法極盛行。大宗交易成立，常不定要就付現錢支票。

菲島華僑向分兩大幫，一爲廣東幫，一爲廈門幫，前者與後者，約爲一與三之比例。菲律賓人叫廣東人爲Macoos，叫廈門人爲Insiks。廈門人初到菲島的時候，時常一錢莫名，只做挑夫；慢慢的作小買賣，再進而自開小店；如交際廣闊，才幹優長，還可

以進而經營進出口貿易和航業。廣東人多半爲裁縫洗衣服工人，和各菜館雜貨店的使役手藝工人多半由廈門來。木材工業和製造事業，也多半操於廈門人之手。

菲島華僑的人口增加既那麼快，（比較日本人和其他在菲外僑自是特別激增）而艱苦卓絕，在經濟上發展之能力又這樣偉大，這自然是招人嫉視的一個大原因呵。

意大利的新經濟政策

何作霖

意大利內閣於本年六月底的時候，屢次召集會議，討論國內經濟問題，因爲近來意國境內發生以下三種不良的景象：（一）匯兌的不安定；（二）實業和商業的衰退；（三）生活費的增高。當時議決種種的救濟方法。一方面限制進口貨的增加，他方面增加國內生產和貨物的出口。六月二十九日的命令，都是爲解決這個問題而頒布的，茲將大致撮錄如下：

（一）增加工作時間，由八小時至九小時。

（二）限制各日報的篇幅，至多不得過六頁以上，除關於工業的副刊外，其他一切特刊，均在禁止之列。

（三）禁止開設新酒店，咖啡館，旅館，糕餅鋪，和通宵跳舞會等。

（四）禁止建築私人的房屋，和奢華的別墅。祗許建築專供工人田莊勞動者，和小薪金雇員等居住的廉價房屋，或由小數私人儲金所經營的田莊，或合作的屋舍等。若有建築廉價房屋專供大實業機關的雇員居住者，政府予以特別的援助。

（五）通告人民，謂政府業已與實業家約定關於鐵器，灰泥，磚塊等物，一律減價出售。

（六）通告人民，謂政府業已設法援助大雇主開設店鋪，以最低價格出售糧食於雇員。

（七）通告人民，謂政府已與各實業家約定，將實行援助關於國內五金的生產。

（八）設立特別委員會，協同利用國內的燃料和礦物，並增進其生產。

（九）准許於本年十一月一日起，流質的燃料，得參雜意國火

酒在內。

（十）各省各郡和各市的選舉，一律無期停止。

此外更於七月十一日頒布命令，由財政部監視一切關於國外匯兌事業，以防投機事業之發生。於上述種種的辦法內，最可注意的就是增加工作時間一層，在這個八小時工作制已風行各國的今日，而意大利竟增加工作時間爲九小時，不能不說是一種反逆潮流的舉動了。所以當頒布這種命令的時候，意國人民頗有表示反對的。當時半官式的報紙羅馬人民報說：政府用這種方法是想防止本國經濟的危機，減少失業的人數；並不是無目的而施行的。意國現在正受外國強固的經濟地位所壓迫，人民的生活，逐漸陷於悲境，目前的重大問題，就是：『我們寧願屈服於這種壓迫呢？還是集合我們的精力冒一切困難，打碎這種妨害我們生命，使我們沒有再生機會的鎖鍊呢？』這次增加工作時間，就是棒喝主義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了。

固然，意大利國內的經濟狀況，的確是頗呈不安的現象，但意國當局不從別的方面設法，去解決這個問題，而從增加工作時間入手，這種辦法，一般的資本家對之，當然是『得其所哉』，祇可憐那些工人受苦罷了。

瑞士兵制談

夏奇峯

去年冬，余歸國，遊歷南北諸省，國人知余居瑞久，多以瑞士徵兵制度問，既各答其大概。近又數接友人書，僉謂：我國地廣人衆，陸軍祇百餘萬耳，乃以兵多爲患。瑞士蕞爾小邦，而立國精神，卽在於全國皆兵，囑詳述其究竟，以資參攷。爰就平日調查所及，與夫聞諸是邦人士者，拉雜書之，作瑞士兵制談。

瑞士陸軍，一團練式之軍隊也。平日祇有教練隊軍官一百八十五員，下士四十一人，要塞防兵二百二十七人；餘則除役兵按期入營操練，及下全國總動員令時，無所謂一定之常期隊伍也。按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宣佈之聯邦憲法，一九〇六年三月十日聯邦行政院宣佈之命令，凡屬瑞士男子，皆有服役陸軍之義務。義務分兩種：一爲入伍當兵，一爲納免役軍稅。

瑞士人民自屆二十歲之第一日起，至四十八歲之最後一日

止，皆爲當兵之時期。未屆二十歲之青年，體質強健，願早投軍者，得經長官之許可，預入軍籍，惟既屆軍年之後，仍照法令按期服務焉。

凡不入伍當兵者，必須每年納免役軍稅，至四十歲爲止。免役軍稅之章程如左：

一、瑞士國籍男子，既屆入伍年齡之後，無論居住本國，或僑居外國，不當兵者皆有納稅之義務。

二、外國人之僑居瑞境者，苟其國政府未與瑞士政府訂有專約，亦須照納免役軍稅。

左列之各種人民，對於繳納免役軍稅之義務除外。

一、倚賴公家扶助之貧民及殘廢不能謀生者。

二、已經入伍之軍人被認爲不合格者。

三、瑞士人民僑居外國，已在僑居之國，受強迫軍役，或已納免役軍稅者。

四、執役於鐵路輪船，并志願於戰時充當軍役者。

五、充當警察及邊防隊者。

免役軍稅分兩種：一曰正稅，一曰附稅。正稅爲按年繳納瑞幣六佛郎；附稅視其財產與進款而定。惟一人每年所納之軍稅，不得超過三千佛郎。徵收免役附稅之則例如左：

一、家產值一千佛郎者，年納一佛郎半。

二、每年進款一百佛郎者，年納一佛郎半。

三、家產值一千佛郎以下者免稅。

瑞士陸軍最高統轄權，操諸聯邦行政院，執行者爲陸軍部。陸軍部部長，向例由聯邦行政院委員之一兼任。陸軍部以下有總參謀處，及馬步礮工等司。平時設有國防委員會，其委員由各軍軍長，總參謀處處長，步兵司司長兼任，委員會主席，則陸軍部部長也。全國陸軍要政，皆由國防委員會決定。惟至時機緊急時，則由聯邦行政院另設全國陸軍總司令任其事。總司令之官階爲上將，任命之後，國防委員會之職務卽行停止。

瑞士陸軍分三種：一爲常備軍，充軍役者自二十歲至三十二歲。二爲續備軍，充軍役者自三十三歲至四十歲。三爲後備軍，充軍役者自四十一歲至四十八歲。若年尚未屆四十，而因體弱不合充當常備續備兩軍軍役者，及軍役之年限雖滿，而體質猶強，擊射合格之志願軍人，皆歸入後備軍軍籍之內。

前年十二月十八日，瑞士政府曾頒佈陸軍編制修改法，即於去年正月一日實行。分全國陸軍為三軍，共六師團，第一第三第五第六四師團，各附過山隊一旅，第二第四兩師團則無之。

通常每師團有常備軍步兵二旅，旅各二團，團各三營，每常備軍步兵一旅，附續備軍步兵工程隊一連。每師有續備軍步兵二團，團各二營，自行車隊二連，機關槍隊一大隊，計三連；騎兵一大隊，計兩中隊；礮兵一旅，計野戰礮隊二團，過山礮一大隊，偵察隊一連。每師又有工程隊一營，計三連；架橋隊一隊；電信隊一連；衞生隊一大隊，內常備軍兵士四連，續備軍兵士一連；又防疫兵一隊；救傷兵一隊；輸送隊一大隊，內常備軍兵士二連，續備軍兵士一連；又汽車隊一大隊，計四小隊；過山鐵路隊一大隊，計二小隊至四小隊。

瑞士多山，行軍需要，有異於平原之國家，故有所謂過山旅之特別組織。每旅有常備軍過山步兵二團，團各三營；步兵工程隊一連；步兵過山運輸隊一連；又續備軍過山步兵一團，計二營；又過山礮隊一大隊，計野戰礮兩中隊，過山礮一連，輜重隊一隊，過山工程隊一連，電信隊一連，衞生隊一大隊，過山輸送隊一連，內附汽車隊一排。

陸軍第一第二兩師團編為第一軍，第三第四兩師團編為第二軍，第五第六兩師團編為第三軍。全國要塞有聖母瑞司塞歸第一軍防守，高達塞歸第三軍防守。

管理全國航空事宜者，為航空處，歸總參謀處總轄，計有驅逐機六十架，偵察機一百五十架，遞換機一百架，氣球九架。

瑞士陸軍之總額究有若干乎？余前已言之，瑞士捨二百餘名之教練官兵，二百餘名之要塞防兵外，平日無定額之常期隊伍。凡兵士初入伍，謂之訓練新兵。入步隊，工程隊者，受練六十五日而退伍。入礮隊，航空隊，要塞隊者，受練七十五日而退伍。又入馬隊，衞生隊，獸醫隊，輜重隊者，受練九十日而退伍。退伍後，新兵受練之時期即為完畢，以後在常備軍役期中，礮隊要塞隊，每年入伍受練一次，計十四日。餘則每年祇受十一日之訓練而已。常備軍皆應赴年操七次，惟馬隊須八次。此指兵士言，若陞至下級士官，則自入伍當兵起，必有年操十次之經驗始已。

至續備軍役時期，除馬隊不再赴操外，餘則每四年受召入伍操練一次，計十一日。下級士官與兵士，皆以赴操一次為止。續備

軍兵士之附屬於常備軍籍者，入伍操練，即在常備軍中。兵士歸入後備軍役時期，則由聯邦議會議決召入隊伍受一日至三日之訓練。惟遇時機緊急時，聯邦行政院得下令徵集後備軍與他項軍隊受同一之訓練焉。

據去年瑞士陸軍部總計：全國陸軍教練隊之教練官計有步隊一百十九員，馬隊十六員，礮隊四十員，工程隊二十員，航空隊十員，要塞隊七員，衞生隊六員，輜重隊七員，汽車隊一員，又受軍官學校訓練之學員兵士，共六千三百八十四員名，受新兵訓練之入伍兵士二萬二千零八十五名，按章入伍年操之兵士，十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五名。

瑞士正式軍隊而外，又有學校體育訓練，軍械訓練，青年打把等類，據去年陸軍部統計：受學校訓練之學生二萬四千五百人，受軍械訓練之學生五千五百人，青年練習打把者一萬五千人，計費子彈六十三萬發。又全國人民組織之打把會由政府竭力提倡，去年共費子彈一千萬發。此皆瑞士軍隊外之軍事教育也。

瑞士全國面積四萬一千餘方里，三百八十八萬餘人民，去年軍費共支瑞幣八千五百萬佛郎，下總動員令時，可得精兵三十萬：以其土地人口計，軍費不可謂不重，軍隊不可謂不多矣。顧其與他國不同之優點，則軍人決不因入伍而棄其固有職業是也。新兵入伍受練數十日，即各歸故里，復其士農工商之生活。平民習慣當未變更，雍容之風，自易保守矣。

日內瓦有日內瓦日報本地論政之大報館也。經理夏比沙君 (Mr. A. Chapuisat) 國際新聞主筆馬丁衞廉君 (Mr. W. Martin)，內政主筆馬丁約翰君 (Mr. J. Martin) 皆瑞士有名新聞家；而馬丁衞廉君評論國際問題之文字，精確縝密，尤為各國人士所佩服。余與三君過從有年矣，初僅知其為報館主筆；一日，余以瑞士軍制問於夏比沙君，始知三君皆現役軍人也；夏君為軍法處長官上校，馬丁約翰君為續備軍團長，亦上校，而譽揚歐美，備享盛名之馬丁衞廉君，則常備軍中之一兵士而已。余乃深歎瑞人當兵，初無關於職業，而其尚武精神尊崇人格之風，有足多也。

我國有俗諺曰：『好人不當兵，』瑞士亦有童謠曰：『病人不當兵。』我國之兵視入伍為職業而與民分，故國人疾之畏之，若在瑞士既人人皆兵，兵民不分，安用異視，故曰瑞士陸軍，一團練

式之軍隊，其衞國之道，卽在是焉。昔清時，湘鄉曾文正居鄉治團練，後卒賴以定洪楊之亂。今閱報載四川有若干縣人民，不堪兵匪騷擾，乃立團練自衞，兵匪皆聞風而遠遁，然則其效不亦彰彰明乎？國人茍推廣其用，益採擇瑞士制度之良者，余知兵多爲患之說，可不辯而解也。

八月二日，日內瓦。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讀文心雕龍

陳延傑

余嘗謂齊梁間批評文學者有二專書：一詩品，一卽文心雕龍也。前旣讀詩品為之論，今復論文心焉。據時序篇有皇齊馭寶之句，此書蓋成於齊末云。

南史本傳，劉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案序志篇云，『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彥和只云四十九篇，蓋除序志一篇而言也。若合計之，則其篇數仍與本傳同。自原道迄書記二十五篇，屬上篇，備列各體，每體皆原始釋名，評流派，論作法。自神思迄程器二十四篇，屬下篇，極論文術。序志一篇，蓋所以馭羣篇也。概言之，則上篇論文之體裁；下篇說修辭原理之方法也。故此書可標目為二：曰文體論，曰修辭說，茲分述其梗概焉。

一 文體論

劉勰之文體論，約有四端：(一)分類，(二)緣起，(三)流派，(四)體式，茲一一說明之。

自劉向父子校書編七略，有六藝，諸子，詩賦等略，於是文體漸著。逮魏，晉，六朝，而文體之名益繁。文家承其體式，故辨別文體，其說不淆。梁蕭統著文選，別文體為三十九種，乃分類之最早者。劉勰深被蕭統愛接，故其文學亦當受其影響。勰之論文體，有與統同者，有與異者。若宗經篇，以經為羣言之祖；正緯篇述漢代緯候甚詳盡，且發其僞，以有助文章，故亦論列。此皆昭明文選所不采者。至於騷，詩，銘，箴，誄，碑，哀弔，論，說，檄，移，章，表等，與文選大體不出

入，此其所同也。他若樂府，文選則納於詩中；祝盟，則又載任辭之一體也。雜文則包括對問，七，連珠三體，與昭明同者。諧隱卽後世所謂俳賦者，文選則括於賦內。若夫史傳體，文選又不載，云『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文選又不取諸子文，云『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二者彥和幷論列，此其異也。詔策篇則兼詔，册，敎，戒四體，封禪卽文選之符命也。奏啓篇，又兼上書，啓，彈事，奏記之體，議對爲駁議對策之文，文選亦不收，書記兼書與牋者，此則互有異同者也。試比較如左表：

雕龍與文選文體分類異同表

雕龍文體分類	文選文體分類
經	無
緯	無
騷	騷
詩、樂府	詩
賦、諧隱	賦
頌讚	頌、贊、史述贊
祝盟	辭
銘箴	銘、箴
誄碑	誄、碑文、墓誌、行狀
哀弔	哀文、弔文、祭文、哀策
雜文	對問、七、連珠
史傳	無
諸子	無
論說	設論、史論、論
無	序
無	文、策問
詔策、戒、敎	詔、令、册、敎
檄移	檄、移
封禪	符命
章表	表
奏啓	上書、啓、彈事、奏記

議對	無
書記	書、牋

觀右表，彥和所論文體，不下三十有餘種，較諸昭明之說，則爲簡括。卽論之一體，文選則分爲三：設論居首，史論次之，論又次之，茲不免粗漏矣。文選設論之體，取東方朔答客難，班固答賓戲，揚雄解嘲三首。而彥和以此納諸雜文，爲對問之體，其識見在昭明之右。

梁任昉撰文章緣起，凡八十四題，所以著爲文章名之始。彥和論文體原始，與此亦有異同者。如離騷，楚屈原所作；賦，宋玉所作；四言詩始韋孟；七言詩始漢武柏梁聯句；銘始秦皇登會稽山刻石銘；弔文起賈誼弔屈原文；對問始宋玉；七始枚乘；連珠始揚雄；策文始漢武帝策封三王；移文始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封禪首司馬相如；書記始司馬遷報任少卿書；箴始漢揚雄九州百官箴；對以鼂錯對策爲舉首，皆同也。昉以五言詩始李陵與蘇武詩，勰頗以爲疑，云『至成帝，著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倢伃見疑於後代也。』此與昉異者。按蘇軾，洪邁，亦幷疑陵與武五言，爲後人擬作，彥和說是。（詳見拙著蘇李詩考證）至於樂府，昉以爲古詩，此與文選列樂府於詩同，彥和則別立其目，以爲創自漢武帝也。頌者，彥和云，『秦政刻石，爰頌其德。』是頌始秦始皇刻石，昉則以爲起自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昉以讚始司馬相如荊軻讚，彥和云，『至相如屬筆，始讚荊軻。』此其所同也。祝文，雕龍謂始伊耆蜡辭，昉以爲始董仲舒祝日蝕文。至於盟文，緣起不著其目，雕龍亦未著其始，余按當始臧洪歃辭，彥和以誄始魯哀公尼父誄，碑起於蔡邕，較任說差長。（文章緣起，誄，漢武帝公孫弘誄，碑，漢惠帝四皓碑，此說未允。）又以哀辭始黃鳥詩，亦與昉說異。至於諧隱之文，昉未著其目，彥和則以諧辭出淳於髡說甘酒，隱言兆自荀卿蠶賦也。若夫史傳始於司馬遷，諸子肇自鬻子，此彥和之論也。論說之體，彥和未明著其始，揆其意旨，殆以論始自班彪王命論，說始自李斯逐客書乎？文章緣起以論創自漢王褒四子講德論，又不列說體，余按論之體，以四子講德爲先，彥和說長；說自趙良說商君始也。昉又以詔起秦時璽文，彥和茲不詳，按當起漢高帝入關告諭。文章緣起及文選有令無戒，雕龍則有戒無令，以戒始漢高祖手敕

太子，甚是。又以教始鄭弘守南陽條教。檄文，防云起陳琳檄曹操文，彥和以爲始自隗囂移檄告郡國，案彥和說是。若夫章表奏啓及議等，二家又各不同。防以表始淮南王安諫伐閩表，奏始漢枚乘奏書諫吳王濞，啓始晉吏部山濤作選啓，議始漢韋玄成奏罷郡國廟議；雕龍則以孔融薦禰衡表爲章表之始；賈誼務農疏爲奏之始，啓則無聞焉，以吾丘壽王駁挾弓爲議之始。此則各有其意旨，不可強同者。

魏晉之間，始有文學論或評文體之正變，或論文章之得失，頗詳贍可觀。其號爲一書者，則有摯虞文章流別論，於詩，賦，箴，銘，哀，詞，頌，七，雜文之屬，咸溯其起原，考其正變；且於諸家作品之得失，亦多評品，誠古今論文之大成也。唯其書已佚，今羣書所引，尚十餘則，略可資證焉。又有李充翰林論，亦品藻古今各體之文，唯羣書所引，亦僅七則。彥和論文體流派變遷及其優劣，當於二書有所依據焉。辨騷論騷經，九章，九歌，九辨，遠遊，天問，招魂，招隱，卜居，漁父等辭，可謂妙解文理矣。至云『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迹，』此即東方，劉向皆擬九章者也。明詩篇敘詩之變遷有四：其一，明建安詩體與兩漢之作迥異，蓋體有文質也。其二明嵇阮之詩爲正始標的。鍾氏詩品謂：『阮籍詠懷之詩，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外，會於風雅，厥旨淵放，歸趣難求。』又謂：『康詩露才顯傷淵雅之志，然託喩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與彥和所評相近。劉師培云：『魏初歌詩，漸趨輕靡，嵇阮矯以雄秀，多爲晉人所取法，故彥和評論魏詩，推重二子也。』斯得其旨矣。其三，論晉代詩。詩品以張協，潘岳，並原出王粲；左思近公幹；陸士衡學陳思，繁文盛藻，所謂體變曹王者也。東晉時，玄風獨扇，故孫綽，許詢輩，詩皆平典似道德論；郭景純亦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此晉詩變遷之大略也。其四，論宋代詩。案義熙時，殷仲文，謝叔源起，始革孫，許之風，及謝靈運出，興會標舉，爲山水詩之祖，故云，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也。樂府篇論漢樂府靡麗，言似過高，不知漢尚質，而樂府亦多質也。魏，晉間，樂府差入兩漢調，若武帝北上衆引，甚有悲涼之句；文帝燕歌行，情韻兼勝，所謂渾融無迹，會於騷，雅者也。至於子建，士衡樂府諸什，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矣。詮賦篇先敍楚漢以來作者，若荀子，宋玉，枚乘，相如，賈誼，王褒，班固，張衡，揚雄，王延壽十家辭賦之得失，足審大凡；後述魏，晉時王粲，徐幹，左思，潘岳，陸機，成公綏，郭璞，袁宏等優劣，亦深切著明。案楚

賦多諷諭，有風人之旨，西漢則流於工，東漢以來，又多逞麗詞，唯左思矯之以徵實，建安七子，獨王仲宣有古風，至晉陸士衡，已用排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唯孫綽天台山賦為清新特出。彥和此篇，亦止言其各家之旨耳。頌文於漢推揚雄趙充國頌，班固安豐戴侯頌，傅毅顯宗頌，而以班，傅之北征，西巡，馬融之廣成，上林為謬體失質，此本文章流別論云。贊之文，以班固稱首，至於郭璞爾雅動植讚，則以為頌之變。祝之文，以蜡辭祠田為最古，商，周祝辭，亦自寅恪，春秋以後，彌趨於諂矣。漢魏間，又近於祈禱祭奠，信所謂體失之漸也。盟文只舉晉漢二篇，蓋要誓之著者。銘之文，論三代鑄於鼎盂，秦人刻於山，漢又遷於碑，而諸家得失，亦可考見。論箴以揚雄，崔，胡為長，至於潘勗，溫嶠等作，較蕪雜矣，然箴之佳者，有陸雲逸民箴，李充學箴，彥和殆未論及。誄碑之文，以漢作為工，魏，晉諸碑，終非其亞。劉師培云：『晉人碑銘之文，若傅玄江夏任君墓銘，孫楚牽招碑，潘岳楊使君碑，潘尼楊蕭侯碑，夏侯湛平子碑，均以漢作為楷模，然氣清辭暢，則晉賢之特色，非惟孫綽，王導，郗鑒，庾亮，庾冰，褚褒諸碑已也。』斯又足補彥和之所不及。哀辭以徐幹行女篇，潘岳金鹿澤蘭辭為悽婉有法。至於弔文，則以賈誼，揚雄，班彪，蔡邕等弔屈原文，相如弔二世文，胡廣弔夷齊文，阮瑀弔伯夷文，禰衡弔平子文，陸機弔魏武文，均為佳作，良有鑒裁焉。雜文論三體流派得失頗扼要。劉師培云：『晉代雜文傳於今者，如夏侯湛抵疑，束景玄居釋，王沈釋時論，曹毗對儒，均為設論，自是以外，騷莫高於九愍，（陸雲作）七莫高於七命，（張協作）連珠舍士衡所作外，傳者鮮矣。』亦與彥和互相發明也。諧隱文，歷舉春秋以來迄於晉凡十有餘家，各言其得失，皆所謂本體不雅者也。劉師培云：『晉人之文，如張敏頭責子羽文，陸雲嘲褚常侍，魯褒錢神論，亦均諧文之屬。』此彥和所未列者。史傳篇，論漢魏以來各家優劣，亦為定評。劉師培云：『彥和此篇於晉人所撰史傳，舍推崇陳壽三志外，其屬於後漢者，則宗司馬彪，華嶠之書，謂勝袁，謝，薛，張諸作；其屬於晉代者，惟舉陸，干，鄧，孫，王五家，於王隱，虞預，朱鳳，曹嘉之之書，則略而弗舉，是猶論魏，吳各史，深抑陽秋，吳錄諸書也。劉氏史通外篇，謂中朝華嶠，陳壽，陸機，束晳，江左王隱，虞預，干寶，孫盛，並史官之尤美，著作之茂撰，亦與彥和之說互明。』此引證頗明著，足審大凡矣。諸子篇論戰國諸子之文，瑰瑋奇詭，以為有越世高談自開戶牖之概，非妄譽也。秦，漢來，則舉呂

氏，淮南，陸賈，賈誼，揚雄，劉向，王符，崔實，仲長統諸家，蓋莚雜說，不及戰國多矣。晉人只舉杜夷一家，亦依探戰代者也。劉師培云：晉人所撰子書，文體亦異，其以繁縟擅長者，則有葛洪抱朴子外篇，其質實近於魏人者，則有傅玄傅子及袁準正論，此亦可補雕龍者。論之文，列舉班彪王命論，嚴尤三將軍論，傅嘏才性論，王粲去伐論，嵇康聲無哀樂論，夏侯玄本玄論，王弼注易及老子，何晏道德論，李康運命論，陸機辨亡論，此皆可法者也。至若宋岱，郭象，王衍，裴頠之論文，則以爲毅若絕境，蓋譏其近於玄焉。劉師培云：「晉代論文，其最爲博大者，惟陸機辨亡五等，干寶晉紀總論諸篇。東晉之世，則紀瞻太極，庾闡蓍龜，殷浩易象，羅含更生，韓伯辨謙，支遁逍遙，均理精詞雋，不事繁詞。又張韓不用舌論，王脩賢才論，袁宏去伐，明謙二論，孫盛太伯三讓，老聃非大賢論，戴逵放達爲非道論，釋疑論，殷仲堪答桓玄四皓論，亦均清穎有致，雅近王何。若孫綽喻道，體近於嵇，王坦之廢莊，體近於阮，亦其選也。至若劉寶崇讓，潘尼安身，雖爲史書所載，然文均繁縟。其論事之文，以江統徙戎，伏滔正淮爲尤善。擇而觀之，可以得作論之式矣。」援引極博，足補彥和之缺。說之文，以范雎，李斯，鄒陽，馮衍四家爲最著，亦以善言事也。至詔策之文，似以魏，晉爲極軌。詔書而外，戒敕之佳者，又以漢，魏爲典雅也。檄文推隗囂檄郡國，陳琳檄豫州，鍾會檄蜀，桓公檄胡，移文推劉歆移太常，陸機移百官，亦爲定論。封禪文，信以司馬相如封禪爲首唱，若揚雄劇秦美新，班固典引，皆模擬長卿者。至於邯鄲淳魏受命述，陳思魏德論，殆以相襲而不能超前轍者焉。章表文，於漢則左雄，胡廣，並爲傑筆。三國孔融，諸葛亮，陳琳，阮瑀，曹植，晉張華，羊祜，庾亮，劉琨，張駿，皆章表之英也。然晉代表疏，詞雖壯麗，其弊多失之煩冗，此則與漢魏異者。奏啓文，論秦，漢以來迄於晉各家作風，以及晉與兩漢異同之故，幷深切著明。駁議之文，列舉賈誼，吾邱，孔安國，賈捐之，劉歆，張敏，郭躬，程曉，司馬芝，應劭，何曾，秦秀，傅咸，陸機十餘家之得失，足審大凡。對策論董仲舒，鼂錯，公孫弘，杜欽，魯丕五家之作，於以見其優劣焉。書記文先舉春秋時繞朝，鄭子家，巫臣，子產四書，爲行人善辭者；次列史遷報任少卿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揚雄答劉歆書，皆書札之健者。至若崔瑗，阮瑀，孔融，應璩，亦詞翰翩翩矣。若夫嵇康絕交書，趙至與嵇蕃書，又晉代之首唱，陳遵，禰衡，則以爲尺牘之偏才，亦定論也。牋之文，以崔實，黃香，劉楨，劉廙，陸機五家爲工。此皆

論各體流派者。

論詩文體式，在魏則有文帝典論論文；在晉則有陸機文賦，雖略而不備，儘可爲首創也。彥和於文章各體，研覈至當，然亦本文帝，士衡之說而擴充之者也。明詩篇曰：『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淸麗居宗。』詮賦篇曰『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以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卽文帝所謂詩賦欲麗；陸機所謂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也。于頌曰：『頌惟典雅，辭必淸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愼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此文賦所謂頌優游以彬蔚也。蓋頌所以述功美，以辭爲主，故貴優游，不可妥譽也。贊之篇體，彥和主促而不曠，云：『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蓋頌家之細條也。祝之體式曰：『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盟之體式曰：『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爲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衡文之至當者也。銘箴篇曰：『箴全禦過，故文質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擒文也，必簡而深。』此又與文賦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淸壯，同一樞紐。誄碑篇曰：『誄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又曰：『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此亦文賦所謂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也。哀辭大體，則云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弔文亦以哀而有正，若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此論文至簡也。雜文三者，乃文章之枝派，故體式亦不同。對問云：『原茲文之設，迺發情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七云：『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瓌奇之服饌，極冶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艷詞洞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連珠云：『夫文小易周，思閑可贍；足使義明而辭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論三體作法，各極其詣，得意旨矣。諧辭之體，要在辭雖傾回，意歸義正。隱語則云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衒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此亦論及微矣。按諧隱文，卽古賦，今所謂謎也，皆所以使人自悟而以諭諫者，故文選以此歸納於賦之內。至於史傳之

文，則云析理居正，唯素心平，於諸子，則云博明萬事，亦以約言得其作法者。論之文，取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與文賦論精微而朗暢同旨。說之文曰：『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何哉？』此與文賦異者，陸主譎誑，彥和則尚忠信焉。詔策曰：『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恆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變伐，則聲有洊雷之威；眚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彥和分析詔策之作法，可謂詳且盡矣。論檄之式曰：『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文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洵爲確論。移文與檄體義大同。封禪篇曰：『茲文爲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構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流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鍔，則爲偉矣。』彥和以封禪文爲大著作，故鄭重說之，足明作法。章表篇曰：『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僞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蓋重辭令以華實相勝焉。於奏文，則云：『夫奏之爲筆，固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首。』與文賦奏平徹而閑雅同旨。於啓文，則云：『必斂徹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足以審其大略。議之體曰：『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對之文曰：『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議對之要，可謂確切矣。書記曰：『詳觀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斯言亦篤焉。要之論文之作法，雖有子桓士衡開其端，然實大備於彥和矣。

二　修辭說

晉陸機善解情理，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論作之之利害所由，誠所謂曲盡其妙矣。所論雖略，實修辭說之首創也。彥和著文心，自神思以下二十四篇，皆修辭說也。其旨殆亦本士衡歟？

彥和修辭說，首言神思，蓋沈思可以馭羣言也。此篇要旨有三：一論思考之神變不可測，次論思之遲速，末論其刊改，重在苦思，並妙入微茫矣。陸機文賦云：『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

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彥和意旨，殆與此同。

次於體性篇，論文品與作者才性之關係。文品大要分八種。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是也。此八品，於文學之體，品評甚當。次論才性影響於文品者，蓋人之禀賦各異，故其文體亦不同，是人與文有相類者。又論文品之善，在於所染，所謂情性所鑠，陶染所凝者，並練才之至要也。

風骨即魏文帝所謂氣也。魏文云：『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奇氣；論劉楨，則云有逸氣。蓋作者風骨各不同焉，故凡爲文者，須蔚風力，嚴骨鯁。若徒繁雜失統，索莫乏氣，則又無風骨矣。

通變篇謂因時代而文品有變，且推論黃唐，迄於宋賓文雅俗之際，所謂一代有一代之作風也。劉師培云：『彥和以魏晉之文爲淺者，亦以用字平易，不事艱深，即練字篇所謂自晉以來用字率從簡易也。』斯言甚是。魏，晉文淺淡，特任自然，非齊，梁以下所可逮。又言前代作篇，後相因革者，亦通變之數也。

定勢篇謂文體不同，而修辭之方法亦異：若章表奏議，則主典雅；賦頌歌詩，則主清麗；符檄書移，則主明斷；史論序注，則主覈要；箴銘碑誄，則主宏深；連珠七辭，則主巧豔。是此即上篇所論詩文之體式也。典論云：『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彥和此篇，與魏文意旨同，又加詳焉。

情采篇，以文采爲作文之要旨，尤必本情性，所謂爲情而造文則可；爲文而造情則不可。孔子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志者，即情也，文者，即采也，因情以敷采，而文遠矣。此與風骨篇趣意相似，彼以氣爲主，此則以情爲主也。

鎔裁篇謂檃括情理，無使矛盾者，先標三準；即鎔也，今所謂鍊意，次討字句，即裁也，今所謂鍊詞。其大旨要在以繁而不可刪，略而不可益，爲作文之極致。

聲律，即所謂聲之文也。永明末，沈約，謝朓，王融，周顒等善識聲韻，多創聲律論。彥和此篇，蓋即沈休文與厥書而暢達之者也。至謂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即沈氏所謂一篇之內，音韻盡殊。蓋謂一句之內，不得兩用同紐之字及同韻之字也。彥和謂聲有飛沈，沈則響發而斷，飛則事颺不還，即沈氏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兩皆之中，輕重悉異，謂一句之內，不得純用濁聲之字或清聲之字也。（此段參用劉師培中古文學史之

說。）彥和論聲病雖簡括，究不若隱候之詳且盡也。又論和與韻曰：『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斯亦不易之論。齊，梁時，以文章有韻者曰文；無韻者曰筆。推彥和之意，蓋謂無韻之筆易作，而難得者和；有韻之文雖工，而韻有一定，故易爲也。

章句篇有四事：一章法，蓋謂章總一義，而不可失其次序。二句法，此僅考字數，詩則述自二言至七言者。三押韻，此論轉韻當折之中和。四語助，論之亦甚切要也。

比興篇先平論興比，亦自可采。按比者，比方於物也，諸言如者，皆比辭也；興者，託事於物也，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此比與興之別也。次又論興義亡而比傳，亦甚確。蓋詩，騷兼比興，漢以後賦，頌起，比盛而興義亡，此漢之文所以劣於周歟？

夸飾篇有二旨：上古詩書，雖多夸大修飾之言，然辭不害意，故可。秦，漢間，宋玉，景差，揚，馬之徒起，夸飾始盛，又多逸常理，故不可。至云：『使夸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此持平之論。彥和之意，蓋不廢夸飾，但欲去泰去甚耳。

事類卽鎔裁篇所謂酌事以取類者，蓋以古人文章，引成辭古事，而證明其論旨者也。又以古之能文章者，在才與學，才自天受，學以養成，凡引古事，取舊辭，唯學是賴焉。其學不徒貴博，取事貴約，捃理須覈，此則善據事類者也。

練字篇先論漢，魏以來至於晉用字繁簡之不同。故劉師培云：『晉文異於漢，魏者，用字平易，一也；偶語益增，二也；論序益繁，三也。』彥和所論三則，殆盡之矣。次說避字形有四條：一避詭異，若啁啾是也。二省聯邊，卽半字同文者，此當避三接以上，三接者，蓋三個同偏旁之字也。黃叔琳說：張載雜詩洪潦浩方割，沈約和謝宣城詩刷羽汎清源之類。三接之外，則曹子建雜詩綺縞何繽紛，陸機日出東南隅行璚珮結瑤璠，五字而有聯邊者四，宜有字林之譏也。若賦則更有十接二十接不止者矣。援證甚確鑿。三權重出，卽忌同字者，然複字病究小也。四調單複，論字之肥瘠，卽多畫與少畫者，彥和舉此四條，得練字之要矣。

隱秀篇文缺而不詳，元，明刊本，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下，涼風動秋草上，皆闕四百餘字。今本從錢功甫校本鈔補，紀昀云：『此一頁詞殊不類，究屬可疑。』按所補之文，駢麗細弱，不若彥和之自然，信出於僞撰也。

指瑕篇，蓋論文字之瑕者；所舉陳思之武帝誄，明帝頌，潘岳之

金鹿哀辭，崔瑗之李公誄，向秀思舊賦，並指摘瑕疵，頗可以爲戒。又論字樣之所變勦襲之無恥，注解之訛謬，辨物之失理，舉此四條，亦古人作文大戒也。

養氣篇論作文務在清和其心，調暢其氣。三代辭質者，氣盛也；漢以來尚文者，氣衰也，故爲文宜養氣。神思篇云：『陶鈞文思貴在虛靜，』與此篇實相發明焉。

附會者，即後世所謂章法也，凡命意結句，論之甚確。此與鎔裁篇之撮辭以舉要，章句篇之章總一義，相補焉。

總術篇，論文筆之分，頗得大體。劉師培云：『即雕龍篇次言之，由第六迄於第十五，以明詩，樂府，詮賦，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弔，雜文，諧隱諸篇相次，是均有韻之文也。由第十六迄於第二十五，以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啓，議對，書記諸篇相次，是均無韻之筆也。此非雕龍隱區文筆二體之驗乎？』以此觀之，筆之爲言述也，故其爲體，惟以直質爲工，據事直書，弗尚藻采。若夫偶語韻詞，始可謂之文耳。

時序篇，綜述唐虞三代戰國，漢，魏，晉，宋文學之變遷，最爲詳盡。至於齊，梁，則闕而不言，蓋當代之文，未可論定焉。

物色篇，敍四時物色之感人，情景並妙。蓋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無所感則不能作文，有所感而不徵妙，則又不成文，彥和此篇，眞會心之論。又論齊，梁人寫景物，專傾於形貌，如字之印泥，亦甚中時弊者。陳子昂所謂齊，梁間采麗競繁，而寄興都絕，是刻畫之病，亦文人所當忌矣。

才略篇評論虞，夏以來迄於晉之文學作者，而於文學得失，品評綦當，眞文囿之巨觀。此與時序篇微有不同，彼總論其世，此則各論其人也。

知音篇敍述文人相輕，可謂洞見。又論人之於文，有耆好之差，合己則嗟諷，異己則沮棄，故眞識者務博觀也。又說閱文有六觀：一位體，即主意與情性也。二置辭，蓋言辭之使法也。三通變，此殆通變篇所謂斟酌文質雅俗之際乎。四奇正，此即定勢也。五事義，又事類篇所謂據事以類義者也。六宮商，即音調，則聲律篇論之詳矣。

程器篇論古今文人之不護細行者，推其意旨，蓋文人亦當修行焉。又進而論學文者，必達於政事，曰：『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是文之爲用

亦大矣。

序志，即全書之總序，所謂自序著也。觀古人著書，序皆在後，莊子天下篇，乃莊子之自序也。他若史記，漢書，法言，潛夫論之類，莫不皆然。彥和著序志，殆亦有取於此歟？

以上為雕龍上下篇之梗概，乃推而論之曰：中國文學之有批評者，其風氣自魏晉間始開之。魏文著典論，陳思序書，應瑒文論，大抵並出於人倫月旦之風，與詞賦詼諧之習焉。暨晉陸機著文賦，摯虞著流別論，李充著翰林論，觀茲數家，或臧否當時之才；或詮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此風漸隆矣。然皆各執隅隙，得其一體，尚未能總詩文而融於一爐也。齊，梁之際，議評始盛，鍾嶸述詩品，舉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亦云博贍矣，然於文猶缺略也。迨彥和著文心雕龍，始綜論古今文體，又說及修辭，庶幾乎備矣。山谷云：史通，文心雕龍，皆學者要書，信夫！

丙寅，七月十日南京。

最近公佈之日本人口統計

幹

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日本人口統計，業已調查完畢，於九月一日官報中發布，其概要如下。

一、婚姻件數　五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八件。（比前年增八千三百〇八件）

二、離婚件數　五萬一千六百八十七件。（比前年減八十三件）

三、產亡總數　十二萬四千四百〇三人。（比前年減一千四百三十六人）

四、死亡總數　一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〇六人。（比前年減四萬四千二百四十八人）

五、出生總數　二百〇八萬六千〇九十一人。

六、人口之自然增加　據上述出生數超過死亡數為八十七萬五千三百八十五人，比從來增加最高之前年度七十四萬三千五百七十四人，還多出十三萬餘人，可見去年日本人口激增之一般了。



小泉八雲

朱孟實

哥德曾經說過，作品的價值大小，要看牠所喚起熱情的濃薄。小泉八雲 (Lafcadio Hearn) 値得我們注意，就在他對於人生和文藝，都是一個強烈的熱情者。他所傾向的雖然是一種偏而且狹的浪漫主義，他的批評雖不免有時近於野狐禪，可是你讀他的書札，他的演講，他描寫日本生活的小品文字，你總得被他的魔力誘惑。你讀他以後，別的不說，你對於文學興趣至少也要加倍濃厚些。他是第一個西方人，能了解東方的人情美。他是最善於教授文學的，能先看透東方學生的心孔，然後把西方文學一點一滴地灌輸進去。初學西方文學的人以小泉八雲爲嚮導，雖非走正路，卻是取捷徑。在文藝方面，學者第一需要是興趣，而興趣恰是小泉八雲所能給我們的。

* * * * *

我說小泉八雲是一個西方人，嚴格說起，這句話不甚精確。他的文學興趣是超國界的，他的行蹤是飄泊無定的，他的世系也是東西合璧的。論他的生平，他生在希臘，長在愛爾蘭，法國，美國和西印度，最後娶了日本婦人，入了日本國籍。論他的血統，他是一個混種之混種。他的父親名爲愛爾蘭人，而祖先據說是羅麥 (Romaic) 人和由埃及浪遊到歐陸的一種野人 (Gypsy) 的後裔。他的母親名爲希臘人，據說血源方面與亞剌伯人有關係。要明白小泉八雲的個性，不可不記着他的血統。希臘人的銳敏

的審美力，拉丁人的強烈感官慾與飄忽的情緒，愛爾蘭人的詼詭的癖性，東方民族的迷離夢幻的直覺，四者鎔鑄於一鑪，其結果乃有小泉八雲的天才和魔力。他的著作中有一種陸離光怪的(exotic)情感，在純粹的英國人，法國人或任何國人的著作中都不易尋出的。

小泉八雲的父親是一個下級軍官，駐紮在希臘的英屬島，因而娶下希臘女子。小泉八雲出世未久，就隨父母還愛爾蘭。到了愛爾蘭以後，剛離襁抱的小泉八雲就落下生命苦海，飄泊終身了。他的家庭中遭遇種種慘變，父另娶，母再醮，他寄養在一個親房叔祖母家，和他的父母就從此永遠訣別了。他的親屬都是天主教徒，所以他自幼就受嚴厲的天主教教育。他先進了一個英國天主教學校，據說因爲好鬧事，被學校斥退了，他在學校就以英文作文馳名。同學們因爲他爲人特別奇異，都歡喜同他頑。他的眼睛瞎了一個，就是在學校和同學們游戲打瞎的。後來他又轉入法國天主教學校，所以他的法文很有根底。他生來是一個唯美主義者，對於宗教始終格格不入。他在書札中曾提起幼時一段故事：

「我做小孩時，須得照例去向神父自白罪過。我的自白總是老實不客氣的。有一天，我向神父說，「據說厲鬼嘗變成美人引誘沙漠中的虔修者，我應該自白，我希望厲鬼也應該變成美人來引誘我，我想我決定受這引誘的。」神父本來是一位道貌堂堂的人，不輕於動氣。那一次，他可就怒極了。他站起來說，「我警告你，我警告你永遠莫想那些事，你不知道你將來會後悔喲！」神父那樣嚴肅，使我又驚又喜。因爲我想他既然這樣鄭重其詞，也許我所希望的引誘果然會實現罷！但是俏麗的女魔們都還依舊留在地獄裏！」

如果到地獄裏去，他能享美，他也樂意去的。這是他生平對於文藝的態度，在這幼年的自白中就露出萌芽了。在十六歲時，他的叔祖母破產，沒有人資助他，他祇得半途輟學，跑到倫敦去做苦工。在倫敦那樣人山人海的城市中，一個孤單孱弱的孩子，如何能自謀生活？他有時睡在街頭，有時睡在馬房裏。在一篇短文叫做衆星(Stars)裏面，有一段描寫當時苦況說：

「我脫去幾件單薄衣服，捲成一個圍子作枕頭，然後赤裸裸的溜進馬房草堆裏去。呵，草牀的安樂！在這第一遭的草牀上我

度去多少漫漫長夜!呵,休息的舒暢,乾草的香氣!上面我看着衆星閃閃地在霜天中照着。下面許多馬時時在那兒打翻叉脚。我聽得見牠們的呼吸;牠們呼的氣一縷一縷地騰到我面前。那龐大身軀的熱氣,把全房子通炙熱了,乾草也炙得暖呵呵的,我的血液也就流暢起來了,——牠們的生命簡直就是我的爐火。』在這種境界中他卻能恬然自樂,因爲『他知道天上那萬千歷歷的繁星個個都是太陽,而馬卻不知道。』

他在倫敦度去兩年,也沒有人知道他究竟如何撐持住他的肚皮;更沒有人知道他如何七翻八轉,就轉到紐約。此時他已十九歲了。當時英國人想發財的都到美國掘金山去。小泉八雲是否也有這種雄心,我們不知道。我們所知道的祇是那裏沒有財臨到他去發。叨天之幸,他遇着一個愛爾蘭木匠,敍起鄉誼,兩下相投,他就留在木匠舖裏充一個走卒。不多時,他又轉到辛辛拿蚴。他在三等車裏,看見一位挪威女子,以爲她是天仙麗人,暗地裏虔誠景仰。旁座人開頑笑向他說,『她明天下車了,你何以不去同她攀談?』他以爲這是瀆褻神聖,置之不答。那人又問他何以兩天兩夜都不吃飯,他答麼無半文,那人便轉過頭談別的事去了。他正在默念人情澆薄,猛然地後面有人持一塊麵包用帶着外國口音的英語向他說『拿去吃罷。』他回頭看,這笑容滿面的垂憐者便是那挪威少女。張皇失措中,他接着就慌忙地嚼下了。過後纔想到忘記道謝,不僅不盼地去作不得其時的客氣話,被她誤會了,用挪威語說了一陣話,似乎含着怒意。過了三十五年,小泉八雲做了一篇文章,叫做我的第一遭奇遇,還津津樂道這一飯之惠。

小泉八雲在美洲東奔西走地度去二十餘年之久。在這二十餘年中,他經過變化甚多,本文不能詳述。一言以蔽之,這二十餘年是他生平最苦的時代,也是他死心塌地努力文學的時代。窮的時候,他在電話廠裏做過小夥計,在餐館裏做過堂倌,在印刷所裏做過排字人,他自己又開過五分錢一餐的小吃店。後來他由排字人而升爲新聞報告者,由報告者而升爲編輯者。他的大部分光陰都費在報館裏。他的職業雖變更無常,可是他自始至終,都認定文學是他的目標。窮到極點,他總記得他的使命。別的地方他最不檢點,在文學方面他是最問良心的。儘管窮到沒有飯吃,他決不去做自己所不歡喜做的文字去騙錢。他於書無所

不窺。希臘的詩劇，印度的史詩，中國的神話，挪威的民間故事，俄國的近代小說，英國浪漫時代的詩和散文，他都下過研究的功夫。法國的近代文學更是他所饞饋不捨的。我在上面說過，小泉八雲具有拉丁民族的強烈感官慾，所以他最能同情於法國近代作者。他是第一個人介紹過第貞 (Gautier)，福洛伯 (Flaubert)，莫泊桑一般人給英美讀者的。他又含有愛爾蘭人的詼詭奇誕的嗜好，所以他愛讀挪威，俄國，印度，日本諸國文學，因為這些文學中都含有一種魔性的不平常的情致與風味。

小泉八雲生來就是一個婦女崇拜者。他的飄泊生涯中大部分固然是鹹酸苦辣，卻亦不乏甜的滋味。關於他早年的韻事，讀者最好自己去讀他的傳記和書札。他的第一個婦人是一個黑奴女子。在辛辛拿地充新聞記者時，他染過一次重病。這位黑奴女子替他照料湯藥，頗致慇懃。病愈後，他就同她正式結婚。白人以白黑通婚為大逆不道，小泉八雲遂因此為報館所辭退。小泉八雲動於一時情感，不惜犯眾怒而娶黑奴女子，這本是他的本色。拉丁人之用情，來如疾雨，去如飄風；不久他轉過背到了日本，就忘掉黑婦人而另娶一日本女子，把自己的姓名和國籍都丟掉，跟妻族過活。他本名拉夫克第阿韓恩 (Lafcadio Hearn)，娶日本婦後，纔自稱小泉八雲，小泉是他的妻姓，八雲是日本古地名，又是一首古詩的句首。在交友方面，小泉八雲也是最反覆無常的人。和你要好時，他把你捧入雲端，和你翻臉時，他便把你置之陌路。他早年所締結的好友，晚年都陸續地疏棄去。他自己的妹妹和他通過許多懇摯的信，到後來也突然中絕。她寫信給他，他總是把空信封遞回。有人說，他怕記起幼年家庭隱痛，所以他忽然砍斷這一條聯想線索。

一切故人他都遺棄了，可是有一個人他永遠沒有遺棄，——如果他所信的輪迴說不虛誕，也許在另一境界中，這人和小泉八雲享有上帝的非凡的恩寵！聽過小泉八雲的英文課的日本學生們或許還記得他每逢解釋西文姓名，在粉板上寫的例子回回都是伊利薩伯比思蘭 (Elezabeth Bisland)。原來這位比思蘭非同尋常的張三李四，隨便拈來說法的，——她是小泉八雲的久要不忘的麗友。像小泉八雲自己，比思蘭也早為境遇所窘，十七歲就離開她的父母，到新奧林斯去辦報賣文過活。她很愛讀小泉八雲在報紙上所發表的文字，就寫了一封信給他，

表示她女孩子的天眞爛熳的景仰。從此文學史上盧梭(Rousseau) 與福蘭克菲夫人 (Mme. de La Tour-Franqueville)，哥德與鮑帝臘女士(Bettina Brentano)兩段因緣以外，就添上一番佳話了。盧梭，哥德對於他們的崇拜者，都未免薄情，小泉八雲總算能始終不渝。他給比思蘭的信是一幅耽嗜文藝者的心理解剖圖，頁頁都有詩情畫意。他寫信給她，最初還照例客氣，後來除信封以外，就不稱她爲「比思蘭女士」了。小泉八雲在精神上受她的影響最深。在他的心目中，比思蘭是無量數玄祕心靈的結晶，是一種可望而不可攀的理想。他本來是一個心地駁雜的人，受過比思蘭的影響以後，純潔的情緒纔逐漸從心的深處湧起。讀小泉八雲的作品，處處令人覺有肉的貪戀，也處處令人覺有靈的驚醒。肉的貪戀是從過第自，爾洛伯，莫泊桑諸人傳染來的；而靈的醒覺，則不能不歸功於比斯蘭的薰陶。女性經過神祕化和神聖化以後，其影響之大，往往過於天地神祇，小泉八雲寫信給韋德慕夫人 (Mrs. Wetmore)——二十年前的比思蘭女士——彷彿也有這樣自白。流俗人總禱祝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假若小泉八雲和比思蘭的關係再進一步，結果佳惡固不可必，而文學史上則不免減少一個純愛好例。法國的安白爾 (Jean Jacques Ampère) 和列卡米 (Mme. Récamier) 夫人就要獨美千古了。

小泉八雲死後，比思蘭把他生平所寫的書札，搜集成三巨册，她自己又替他做了一篇一百五十幾頁的傳冠在前面。從這篇傳和編輯書札的方法看，我們不得不讚賞她的文學本領。她着墨很少，祇把小泉八雲自己說的話，寫的信，做的文章和朋友們的回憶擇要串成一氣，而他的聲音笑貌，便歷歷如在耳目。小泉八雲的傳有四五種之多。論詳贍以鏗納德 (Kennard) 所著的爲第一，可是許多佳篇妙語，經過間接語氣的敘述法，不免減煞不少精彩；所以他終不及比思蘭的大筆濡染，疏簡而生動。

小泉八雲到日本時年已四十。他本啣有美國某報館的委任，抵日本後，便丟開新聞事業而專從事於教授和著述。他先祇在熊本中學教英文，後升爲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因不樂與貴人往來，爲日本政府所辭退。以後早稻田大學又聘他爲文學教授。他在日本凡十四年，他的最好的作品都在這個時期中成就的。到晚年他的聲譽頗大，康奈爾大學和倫敦大學想請他去演講，都

因事中輟了。他到日本以後，思想習慣都變爲日本式的，他的婦人出自日本的一個中衰的望族。夫婦間感情頗篤。他生平最討厭日本人穿洋服說英文。他的婦人請他教英語，他始終不肯；他自己倒反請她教日本文；後來他居然能用日本文會話寫信。他的婦人歡喜講日本故事，他聽得津津有味時，便請她說一遍又說一遍，最後便取來做文學材料。他最不修邊幅，平時祇穿一套粗布服。當教授時，他婦人再三慫恿他做了一套禮服，他終身還沒有穿過幾次。因爲怕穿禮服和拘於繁禮，每逢宴會，他往往託故不到。日本朋友去訪他，嘗穿着洋服啣着雪茄烟；他自己反披着和服，捧着日本式的小烟袋。他以爲日本舊式生活含有藝術意味，每見通商大埠漸有歐化的痕跡，便深以爲可惜。他平時最愛小孩子，小動物，花木等等。他有一天看見一個人擲貓洩怒，就提起身旁手鎗向擲貓的人連放四響，因爲他近視，都沒有擊中。他鄰近古廟中有許多古柏，他最好攜婦人往柏陰散步。有一天，寺僧砍倒了三棵古柏，他看見了，終日爲之不歡。他對婦人歎道，『把嫩弱的芽子養成偌大的樹，要費幾許歲月喲！』他觀察事物，極其審愼。因爲近視，嘗攜一望遠鏡。有一天他捉了一隻螞蟻，便鋪一張報紙在地上，讓螞蟻沿着報紙爬行，他一個人從旁看着，一下午都不做旁的事。這時他剛做一篇關於蟻的文字，其謹愼可想。

他的神經不免有時失常，嘗時說自己看見鬼怪。看起來，他像一個瘋人，又像一個小孩子。有一次，他攜婦人去買浴衣，本來祇需一件，他看見各種顏色都好看，便買上三四十件，店中人都張着眼睛向他。總之，他是一個最好走極端的人，在生活方面，在藝術方面，都獨行其所好，瞧不起世俗的批評。

* * * * *

比思蘭以爲小泉八雲的書札勝似盧梭的「自白」，似未免阿其所好。小泉八雲有盧梭的癖性與熱情，而無盧梭的天才與氣魄，究竟不能相提並論。可是她說小泉八雲的著作中以書札爲最上品，愛讀小泉八雲的人們想當有同感。他平時作文，過於推敲。每成一文，易稿十數次。精鋼百鍊，渣滓淨盡，固其所長；而刻劃過量，性靈不免爲藝術所掩蔽，亦其所短。但是他的信札大半在百忙中信筆寫成的，所以自然流露，樸質無華。他的熱情，他的幻想，他的偏見，在信札中都和盤託出。平時著書作文，都不免有所

爲;寫信纔完全是自己的娛樂,所以脫盡拘束。他的信札,無論是繪聲繪形,談地方風俗,寫自己生活,或是談文學,談音樂,都極瑣瑣有趣。十九世紀後半祇有斯蒂芬生 (R. L. Stevenson) 的色茂書牘 (Samoa Letters) 纔能擺在小泉八雲的日本書牘 (Japanese Letters) 一塊。他的最大本領在能傳出新奇地方的新奇感覺,使讀者恍如身歷其境。讀他在熱帶地方寫的信,你會想到青棕白日,渾身發汗;讀他描寫海水浴的信,你會嗅着海風的鹽氣。在他的眼中,沒有東西太渺小,值不得注意的。比方他給朋友討論日本眼睛的信,就很別致:

「昨夜睡在牀上把洛地 (P. Loti, 法國小說家 Julien Viaud 的假名) 從頭讀到尾,後來睡着了,夢中還依稀見着喧嚷光怪的威尼斯。

「以後再談這本書,現在我想說說我的邪說怪論。你或許不樂聞,但是眞理是眞理,儘管和世所公認標準懸殊太遠。

我以爲日本眼睛之美,非西方眼睛所能比擬。談日本眼睛的歪文我已讀厭了,現在姑且辯護我的怪論。

博德女士說得好,人在日本居久了,他的審美標準總得逐漸改變。這不但在日本,在任何國土都是一樣。眞遊歷家都有同樣經驗。我每拿西方孩子的雕像給日本人看,你想他們說什麼?我試過五十次了,每次如果得到評說,都是衆口一詞:「面孔很生得好,——一切都好,祇是眼睛,眼睛太大了,眼睛太可怕了!」我們用我們的標準鑑定東方人也自有其標準,究竟誰是誰非呢?

日本眼睛之所以美,在牠所特有的構造。眼球不突出,——沒有嵌入的痕跡。褐色的平滑的皮膚猛然地很奇怪地劈開,露出閃閃活動的寶石。西方眼睛,除特別例外,最美麗的也不免張牙露齒似的,眼球顯然像嵌進頭蓋骨裏去的;球的橢圓和眶的紋路都沒有藏起。純粹從美的觀點說,無縫天衣是自然的較美的成就。(我曾見過一對最好的中國眼睛,我永遠都不會忘掉)」

他接着又說白皮膚不如有色皮膚的美也很有趣。他平時寫信的材料,大半都是這樣信手拈來,說得頭頭是道。有時他也很歡喜談文學和哲理。給張伯倫教授 (Prof. Hill Chamberlain) 的信大半都說他的文學主張。比方下面所節錄的就是屬這一類:

「你如果沒有讀過妥斯脫夫司克 (Dostoievsky) 的犯罪

與懲罰,(法譯本 Crime et Châtiment) 我勸你試一試。我覺得這本書是近代第一本有力的言情小說。讀這本書好比釘上十字架,可是動人至深。牠比託爾斯泰的高索克(Cassocks)還更好。我最,最,最愛俄國作家。我以為安格納夫(Tourguenef)的新田地 (Virgin Soil) 勝似囂俄的悲慘世界 (Les Misérables),我們的最好的社會小說家,也沒有人能比上高哥爾(Gogal)。……

你讀過邊生 (Björnson) 麼?如果沒有,應該試試新魯夫蘇伯根 (Synnöve Solbakken)。我想凡他所做的,你都會歡喜。他的祕鑰在兼有雄偉簡樸之勝。任意取一部,你方以為所讀的祇是做給嬰兒讀的作品。可是猛然間會有大力深情流露,使我為之撼動,為之傾倒。安德生(Anderson,以童話著名)的魔力也就在此。這派北歐作者簡直不屑修飾,不講機巧,——渾身都是魄力,又宏大,又溫和,又誠懇。他們真使我對之吐舌。我就學一百年也寫不成一頁比得上邊生,雖然我能摹倣華美的浪漫派作者。修飾和富麗的文字究不難得,最難得的是十足的簡樸。」

這一兩個例子,我不敢說就能代表小泉八雲的作風,可是我不能再出了。約翰生說斷章取義地贊揚莎氏比亞,好比寶屋的人拿一塊磚到市場去做廣告。研究任何人的作品,都不能以一斑論全豹,須總觀全局,看牠所生的總印象(Total Impression)如何。上乘作品其佳勝處都在總印象而不在一章一句的精鍊。小泉八雲的信札,也要放在一堆,從頭讀到尾,纔能領略牠的風味。

* * * * *

我對於日本無研究,不敢批評小泉八雲描寫日本的書籍。我祇覺得讀稀奇日本瞥見記(Glimpses of Unfamiliar Japan)和出自東方(Out of the East)等書比讀最有趣的小說還更有趣。稀奇日本瞥見記裏面有一篇叫做舞女(Dancing Girl)已經翻譯成法,意,德諸國文字,法國 Deux Mondes 雜誌曾推為世界最好的言情故事。出自東方裏面的海龍王公主,石佛諸篇完全是一種散文詩,其音調之悠揚,情境之奇詭,都令人讀之幽然意遠。論文章,這幾種書在小泉八雲的作品中也要算是最美麗的。從表面看,牠們都是極淺顯,極流利,像是不曾費力,信筆寫就的;可是實際上,一字一句都經過幾番推敲來的。看他給服

伯倫教授的信，就可想見他如何刻意經營：

「……題目擇定了，我先不去遊思，因爲恐怕易於厭倦。我作文祇是整理筆記。我不管層次，把最得意的一部分先急忙的信筆寫下。寫好了，便把稿子丟開，去做旁的較適意工作。到第二天，我再把昨天所寫的稿子讀一遍，仔細改過，再從頭到尾騰清一遍。在騰清中，新的意思自然源源而來，錯誤也發見了，改正了。於是我又停擱起再過一天，我又修改第三遍。這一次是最重要的。結果總比從前大有進步，可是還不能說完善。我再拿一片乾淨紙作最後的騰清，有時須騰兩遍。經過這四五次修改以後，全篇的意思自然各歸其所，而風格也就改定妥貼了。這樣工作都是自生自長的，如果第一次我就要想得車成馬就，結果必定不同。我祇讓思想自己去生發，去結晶。

我的書都是這樣著的，每頁都要修改五六次，好像太費力；但實際上這是最經濟的方法。久於作文的人，出筆自能運用自如，著書如寫信，不易厭倦。所謂意之所到，筆亦隨之，用不着費力。你儘管提着筆，筆自會觸理成文，彷彿有鬼神呵護。我現在祇是寫信給你，所以一動筆就寫許多頁。但是如果做文章付印，我至少也要修改五次，使同樣思想在一半篇幅中表現得更有力。我先一定祇讓思想自己發展。第二天把第一天所寫的五頁騰清過，再另寫五頁；第三天把第一天的五頁再改過另外再寫五頁。每天都寫些新材料，可是第一天的五頁未改好以前，不動手改第二天的五頁。平均每天可寫五頁（指每日三時工作）每月可寫一百五十頁。最要緊的是先寫最得意的部份。層次無關宏旨，而且礙事。得意的部份寫得好，無形中便得許多鼓勵，其他連屬部份的意思也自然逐一就緒了。」

我讀到這封信，詫異之至；因爲我從來沒有想到小泉八雲的那樣流利自然的文字是如此刻意推敲來的。我不敢說凡是做文章的人都要學小泉八雲一般仔細。文事本天成，過於修飾，往往汩沒天眞。但是初學作文的人，總應該經過一番推敲的訓練。從前中國文人大半每人都先讀過幾百篇乃至於幾千篇的名著，揣摩呻吟，至能背誦。他們練習作文，也字斟句酌，費盡心力。鄭谷改僧齊己早梅詩「數枝開」爲「一枝開」，齊己感佩至於下拜。張平子做兩京賦，構思至於十年之久。聽說嚴又陵譯書，嘗思索數月，乃得一洽當字。在我們這一代人看，這樣咬文嚼字，似未免

近於迂腐。加以近代生活日漸繁忙，靑年人好以文字露頭角。上焉者自恃天才，不屑留心於文字修飾；下焉者以文字爲吃飯工具，祇求多多益善，質的好壞，便不能顧及。一般報章雜誌固然造就了不少的文人學者，可是也陷害了許多可以有爲之士。讀世界文學家傳記，除莎氏比亞以外，我不知道一個重要作者沒有在文字上經過推敲的訓練。中國文字語言現在正經激變，作家所負的責任尤其重大，下筆更不可鹵莽。所以小泉八雲的作文方法値得我們特別注意。

* * * * *

從東方學生的實用觀點說，小泉八雲的演講集是最好的著作。我在上面說過，他能看透東方學生的心孔，然後把西方文學一點一滴地灌輸進去，灌輸這兩個字還不甚妥當，因爲他不僅給你一些文學常識，他所最關心的是敎你如何欣賞，提醒你對於文學的嗜好。他自己對於文學是一個極端的熱情者，他也極力引誘你同他一塊拍掌叫好。他在東京帝國大學充過六年文學敎授。（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二年）這六年中他所演講的，日本學生都逐字逐句地記錄下來了。他死後，哥侖布大學文學

敎授阿斯鏗 (Prof. Erskine) 把日本學生筆記的演講搜集起來，選其最佳者付印，得四巨册。第一第二兩册名文學導解 (Interpretations of Literature)，第三册名詩的欣賞 (Appreciations of Poetry)，第四册名生命與文學 (Life and Literature)。

阿斯鏗敎授在他的序裏說，除考老芮基 (Coleridge) 以外，在英文著作中找不出一部批評文集比得上文學導解；有時小泉八雲且超出考老芮基之上，因爲考老芮基所談的祇是空玄的文學哲理，到小泉八雲纔談到個別作品的欣賞。這番話雖着重小泉八雲的價値，要未免於過譽。考老芮基是英國浪漫派文學的開山老祖，而小泉八雲祇是浪漫主義所養育的驕兒。論創造力，論淵博，論深邃，小泉八雲都不是考老芮基的敵手。他的浪漫主義頗太偏於唯感主義 (sensualism) 所以有時流於褊狹。他對於希臘文學祇有一知半解，沒有窺到古典主義的眞精神。在文學導解第三講浪漫文學與古典文學裏面，他把古典文學當成純粹的謹守義法的文學，就顯然把古典主義和十八世紀的假古典主義 (neo-classicism) 混爲一談了。眞古典主

義着重希臘文學的一種簡樸冲和深刻誠摯的風味，假古典主義纔主張謹守古人義法，以理勝情。小泉八雲的感官慾太強，喜讀奪目悅耳的文字，痛恨假古典主義之不近人情，矯枉乃不免於過直。比方他所最愛讀的是丹尼生 (Tennyson)，而安諾德 (M. Arnold) 則被抑為第五流詩人，就不免為維多利亞時代習尚所囿。他生平最推崇斯賓塞爾，以為第一大哲學家，也是蹈東人過重白家。眞正哲學家沒有人看重斯賓塞爾的。

研究任何作者，都不應以其所長掩其所短，或以其所短掩其所長。小泉八雲雖偶有瑕疵，究不失為文學批評家中一個健將。就我的淺薄的經驗說，我聽過比小泉八雲更淵博的學者演講，讀過比文學導解勝過十倍的批評著作，可是考老芮基，聖博甫 (Sainte Beuve)，安諾德，克羅齊 (Croce)，聖茲博越教授 (Prof. Saintsbury) 雖使我能看出小泉八雲的偏處淺處，而我最感覺受用的不在這些批評界泰斗，而在小泉八雲。他所最擅長的不在批評而在導解。所謂導解是把一種作品的精髓神韻宣洩出來，引導你自己去欣賞。比方他講溪茲 (Keats) 的夜鶯歌，或雪萊 (Shelley) 的西風歌，他便把詩人的身世，當時的情境，詩人臨境所感觸的心情，一齊用淺顯文字繪成一幅圖畫讓你看，使你先自己感覺到詩人臨境的情致，然後再去玩味詩人的詩，讓你自己衡量某某詩是否與某種情致欣合無間。他繼而又告訴你他自己從前讀這首詩時作何感想，他自己何以憎牠或愛牠。別人教詩，祇教你如何知 (know)，他能教你如何感 (feel)，能教你如何使自己的心和詩人的心相湊拍相共鳴。這種本領在批評文學中是



小泉八雲

最難能，沒有文學口胃的人去讀，總難讀出牠們的詩意。所以研究名著，最初離不了幾種入門書籍。在入門書籍中，小泉八雲的演講要算是一部好書。從這部書中，不但初學者可以問津，就是教文學的教師們也可以學得不少的教授法。

文學的教授法是中國學校教師們所最缺乏的。本來想學生們對於文學發生熱情，自己先要有熱情，想學生們養成文學口胃，自己先要有一種銳敏的口胃。自己沒有文學的熱情與口胃，於是不能不丟開文學而着重說外國話。拿中國學生比日本學生，最顯明的異點就在對於學外國文的態度。日本學生雖不會說外國話，而對於外國文學似乎讀得比中國學生起勁些。中國學生祇學得說外國話，而日本學生卻於外國文學生有若干興味，這不能不歸功於小泉八雲的循循善誘。一個好文學教師的影響，往往作始簡而將畢巨。聽說日本新文學家許多都曾受教於小泉八雲。他在演講中嘗說日本文學應該脫離假古典主義的羈絆而傾向於浪漫主義，文學作者應該不拘於文言而採用流行白話。這些鼓吹革命的話，在虔誠景仰的學生們的心中所生影響如何，是不能測量的。他在日本文學史上的位置大概不易磨滅罷。

附一　小泉八雲重要書籍目錄

Bisland: Life and Letters of Lafcadio Hearn. (兩册，美 Houghton Mifflin 英 Constable 出版)

Bisland: Japanese Letters of Lafcadio Hearn. (同上)

Interpretations of Literature. (兩册，美 Dodd Mead & Co. 英 Heinemann 出版)

Appreciations of Poetry. (同上)

Life and Literature. (同上)

Glimpses of Unfamiliar Japan. (美 Houghton Mifflin, 英 Kegan Paul 出版)

Out of the East. (同上)

Kokora. (同上)

Gleanings in Buddha Fields. (同上)

Some Chinese Ghosts. (美 Little Brown, 英 Kegan Paul 出版)

Japan: An Attempt at Interpretation. (Macmillan 出版)

附二　小泉八雲傳

1. Kennard: Life of Lafcadio Hearn. (英 Eveleigh Nash 出版)
2. Jone Noguchi: Lafcadio Hearn in Japan. (Elkin Matthews 出版)
3. Gould: Concerning Lafcadio Hearn, (美 Jacobs. 英 Fisher Unwin 出版)



新占星術

美國 Ellsworth Huntington 著　陳建民譯

一

古代錬金家夢想化賤金屬爲金，其事業固已失敗，然因此而引起化學之成立。據今世化學家之證明，銑之爲物，實際上確可次第化爲諸種金屬，最後則化爲鉛。是非已達古代錬金家所抱之目的乎？此種發現收效極宏。所有研究理化之人，俱信一切化學原素最終係由同種類之離子及電子組合而成。若輩之言曰：使吾人智識充足，或能分解任何原素爲離子，然後再任意將其合成某種原素；或將原子分解，使其放出無窮之「能」(energy)。錬金術託庇於放射性之下，瞬將成爲一種事實；此種事實，殆較昔人之夢想尤爲可驚也。

然則占星術亦將走同一之路乎？古代占星家思藉星宿以占人事之將來，此其迷謬無稽，固已無可諱言，然近來天文學則又追論昔日天體支配人生運命之說，特其持術與古代不同耳。據此新占星術之步驟如次，即說人類之健康，繁榮，造詣及幸福，頗受天氣之影響。此不但於今爲然，即在古代，亦已有其明證。如冰河時代，即係產生今日才能各異之諸民族之一種有力要素也。天氣變化，與太陽之放射性有關，太陽黑點則爲太陽放射性最顯明之證據，但此外尚有他種證據，如紅焰，白紋及電磁擾動等皆是。著名之科學家頗有謂太陽變化有賴於諸行星之相對位置者，使行星竟影響及於太陽，則但使恆星與太陽相近，亦必影響及之矣。天文學家年年皆曾發現多量之「能」散布於空間及

恆星龐大，光亮，複雜，而且活動之新證據，然則諸恆星或將擾動太陽之大氣而使天氣及氣候變更，甚至使人類生活受其影響，亦可能之事也。

今請研究上述推理連鎖中，其每一層，對於已成事實有如何之根據。夫天氣與人類幸福有密切之關係，此盡人皆知者也。暴風狂雨足以覆舟毀屋，大雪巨浪，足以損害城村。美國修補被暴風雨沖壞之鐵路，電車線，道路，船舶，水閘，籬笆，房屋，及其他各種建築物之費用，年約需數百萬元。降霜一次或使值洋數百萬元之果實，為所摧毀，下雪一次或使值洋數百萬元之牛隻因之凍斃，澳大利亞五年大旱（以一九〇二年及一九〇三年為最甚）前後曾斃綿羊六十萬隻；他如乾燥季節，亦或引起饑荒，而使數千萬生靈捱餓，數百萬生民餓死焉。

依據觀象台專家之意見，即在美國當七月危險時候，如於產麥各地下半英寸之雨或至提高穀物之價格至千萬元之四分之一。若全國各地氣候調暢，則農夫可較前一年或翌年增加二三十萬元之收入。年豐則農夫富，農夫富則舉國繁興，以農人得用其額外進款以購汽車，地毯，鋼琴，工具之屬；且或遣其子女入大學；或償舊欠，或清押款，或建新倉；無論如何，此時社會上流通之款，總較平時為多也；如是則鐵道載客運貨之業因之發達；廠家收到定貨之信因之加多；於是產業備受獎勵，人人皆覺繁興昌盛矣。此無他，亦受氣候之賜耳。

氣候之影響不僅及於物質的繁榮，且更有甚者。夫人自以為識量高出於天氣及氣候，不知其直接受此二者之影響直與農人所畜養培植之動植物直接蒙其影響者相類。使吾人逐日研究紐約人口之死亡，至八年之久，即知日夜間平均溫度如在今明兩日間僅高一度，則死亡率即將受其影響。依通常情形而論，若溫度下降，則死亡率亦隨之低落；反之上升，則死亡之數亦多。又若使溫度停而不變，則死亡率咩將加多；若溫度在華氏六十度至七十度之間則死亡率常低。此因人類健康極易受氣候影響。若使一年中一半惡劣之氣候能如其餘一半之氣候同一有益於人之健康，則美洲死亡之數至少可減少十分之一，或每年可少死十五萬人。易言之，若能除其惡劣氣候一部分之惡果，則人類壽命可延長五年也。雖然，吾人若能知氣候實際上如何影響人類，更知如何緩和其惡果，則此種結果未始不可希望，譬如

吾人當秋季佳日，隨時開放門窗，使屋內空氣與屋外空氣交換，即能促進人類之健康。而因此又使吾人深知氣候之影響於致病之寄生蟲爲如何矣。

不健康之最死亡之損失，及因疾病死亡而致之事業上之痛苦，費用，及擾亂，其因年而異猶其因季而異。兩年間死亡率相差百分之十事所常有，即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三十之差異亦習有之。此種差異由於氣候者實較其由於他種原因者爲多。以美而論，無論何地，寒冷冬季之後，而繼以蒸濕之夏天，其所致死亡之數，皆較溫和降雪之冬天之後，而繼以涼爽之夏天所致者，往往多至十萬以至四十萬也。

然則一九一八年之流行性感冒症，果有何道以說明之乎？此種疫症，豈亦爲逐年間死亡率差異之主因乎？此種疫症，各地殆遍，豈亦有關於氣候及天氣乎？曰，然，請論此兩問題。疫症固能使人體健康上起絕大之變化，但逐日間通常之變化實較疫症所能說明者爲多。大氣委員會及國家研究會所派出調查疫症之人俱覺一九一八年流行病之劇烈，大體與美國各地氣候及天氣有關。中有兩期特別重要：即疫症初發前之三四星期與疫症最劇時之二三星期。此兩期間疫症蔓延甚速之時，天氣似幾無影響，但不知其主要原因實因疫症未延及某地以前數星期間之氣候已變更人體之健康狀態也。不久疫症延及該地，爲力至偉，互三四星期間，不問氣候如何，到處蔓延。但大氣瞬又行使其權力，繼以溫和致健之秋天天氣，阻止流行症之傳播，而其阻遏之也，溫度和順之地，亦較溫度不和順者爲速。

試就美國三十六大城中按每城第一次傳染前三十日及疫症正劇時十日間之天氣分爲六組，則當第一次疫症之十星期間每一千人死亡之數如下：

城別	四十日間之平均溫度	死亡率
六最熱之城	70.0°F	5.2
次六城	65.0°	5.0
次六城	62.6°	4.2
次六城	60.8°	3.5
次六城	57.5°	3.0
六最冷之城	54.0°	2.6

換言之，此六個最冷之城所受之痛苦僅及六個最熱之城所受

者之半；試思彼此各城皆能如最冷之六城，當其受疫之時正在秋初氣候能增人健康之時，則痛苦損失必可以減少。易言之，過去之經驗詔示吾人，使疫症於二月初到美，此時寒冷天氣正肆其權威而發種種惡果，則此最狠毒之疫症當較實際情形更爲兇猛，更爲殘虐。天氣雖不能單獨引起疫症，然亦不能全阻疫症之流行，且其決定疫症劇烈之程度之能力至爲可驚。就此情形以及其他各種情形而論天氣之關係實較吾人日常所知者爲甚也。

二

吾人縱承認天氣影響於人類生活，然其對於此新占星學究有何種關係乎？科學家經數十載論戰之後對於太陽如何影響天氣意見猶不一致；但有數種重要關係則已經人承認，就中一種已經美國天文學家紐康 (Simon Newcomb) 及德國氣候學家刻盆 (Köppen) 完全證明：卽在已有充分載籍可考之一世紀間，地球之平均温度當太陽黑點多時較低，少時較高是也。温度之不同，在熱帶區域僅約華氏一度，其始以爲相差如此之微無甚重要，但今則承認温度變化則其他氣候情形將與之俱變，而此氣候情形之變化又有重大之效果。

另一重要結論，則爲太陽黑點多時暴風雨亦數。且此暴風雨所循之徑與太陽黑點少時暴風雨所循之徑稍異。此種結論尚不能如前種結論遍得人之承認，因證明此種結論之事實近始得到也。雖然此事近已由討論進爲已成之事實。暴風雨所循之路徑及其強度變化之微有錯誤——此實氣象局預測氣候有誤之主因——儘可謂由於太陽放射性之忽然變化。如吾人知如何測定太陽之全部放射性，更知特種之放射性如何影響温度及暴風雨，則吾人或將得到一種預測天氣之方法，而能預測天氣也。

上述結論如爲吾人所承認，承認太陽中之變化係氣候變化之一主因，則第二問題卽爲太陽擾動之原因何在？由余之結論，則太陽擾動似與行星有關。吾初不敢抱此說，蓋懼世之批評家將譏吾爲返於古代占星學之人也。但證據具在，豈容忽視，信此說者，亦復不少。且各有其同樣之見識，非僅僅耳食者可比。卽如劍橋大學教授叔師得 (Schuster) 曾下一

種結論：除謂行星眞能決定太陽黑點之時間及强度以外，其他解釋太陽黑點及太陽擾亂原因之學說其能與事實符合之機會，四十萬中不得其一。又耶魯大學教授布拉文 (Ernest W. Brown) 曾竭其畢生之力以研究太陽之運行，亦用他法而得到同樣之結論。波蘭有名之氣候學家亞克托斯凱 (Arctowski) 亦曾得到許多證據，證明太陽黑點亦有週期性，此週期性有類他種行星。同時華盛頓卡內基學院磁工長寶爾 (Bauer) 博士亦根據電磁現象而得到同樣之結論。其他大家可援引者尚多，亦可見此說之不可蔑視矣。

此項結論大意如下：行星繞日而行，行星與日之距離因軌道之離心力而異，即其相對的位置亦異。有時數行星與日同在一邊而合作，有時各處一地位而有互相牽掣之勢。若將所有行星逐年間或逐月間運行之結果聯合而成一曲線，則此曲線酷似太陽黑點之曲線。吾人若更斟酌太陽放射性之他種證據，如白紋，點綴太陽表面之白雲，及由太陽表面射出數千萬里之紅焰等等，則其間類似之點當更多也。

使行星而果如上述影響及於太陽，則其影響之方法至關重要，不可不略述一二以明梗概。光，熱，重力，及電磁力四者似爲行星與太陽發生關係之媒介。光與熱人皆信之，不成問題。布拉文教授論月一書專爲研究重力與潮汐，氏信重力效應爲不可能。叔師德教授與亞克托斯凱博士及寶爾博士則信行星對於太陽之任何一種影響皆爲電力。拙著氣候之變化一書及地球與太陽一書亦有此趨向。時至今日，太陽放電之說已爲人所深信。且天體(如地球)大氣外部——即大氣幾降至消逃點之部分——有極大之電射力，因而能發極强烈之電，亦屬或有之事。依此而論，吾人儘可假定行星大氣之外部，常因太陽之電射而處於一種極强烈之受電狀態。此說而確，則行星於受電至某種程度亦將發出同樣之電射。此一部分之電射必達太陽，因而擾及電力之平衡。至於此種擾動之程度如何則隨行星與太陽距離之遠近及各行星相互位置如何而異也。有以天體電氣效應微弱之說根本上反對此種假定說者，謂行星送與太陽之「能」量必甚少，恐不足成爲太陽黑點，白紋，及他種擾動之原因，不知太陽之大氣因受外界傳到一小部分之「能」而至不能安定，此不安定儘可作爲一種原因，而使太陽自身內部之「能」引起受電

旋回及他種擾動也。

此乃今日電氣假定說之形式而有關於行星，太陽黑點天氣，健康及幸福者也。雖主張此說者，人多斥爲狂妄，而世上亦儘有許多理由可用以反對之。雖然，不以此說，則許多重要事實，又無別法可以說明之矣。

今請假定此電力假定說果衷於理，此言而確，則假定行星外他種天體亦能擾動太陽之大氣亦無不可。蓋此不過遠近問題而已。任何一星或其他天體至近太陽，果皆於大氣有一種重大之影響乎？過去之情形確係如此乎？或未來將如此乎？此種種問題之解答備爲近世天文學上之發現所影響。譬如大部分之星皆知其係二重星；除極小之星如行星者外諸星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皆係由大小相同之兩天體合成。此兩天體同繞一重心而旋轉，彼此頗爲接近，有時兩天體光度相同，但通常一弱一強，弱者甚至於暗，故僅能於其通過星與地球間時被人察出。夫既有許多星辰未經人完全研究，同時許多星辰又皆有暗而未經察出之伴星，天文學家遂信至少有一半星辰皆係二重星。使吾人而可假定太陽與行星互相激動，即謂兩太陽——即太陽及黑暗而大小略同之伴星——更將彼此大激動而特激動亦衷於理。是故二重星之電射——尤其兩部皆甚光亮之星——必較太陽之電射尤爲有效也。使以酷似太陽之星代木星，則由此而成之二重星其聯合電射力或較今日太陽系單獨發出之電射力爲强也。

三

近世尙有一種重要學理之發明，有關於星之大小者。昔人假定太陽爲一較大之天體，其實幷非如此，太陽或小於普通之星，獵戶星座中之主要星，其直徑較太陽之直徑約大二百五十倍，使此主要星之中心卽居於今日太陽之中心，則太陽不但跨及地球，且或及於火星。使此主要星之溫度及其擾動大氣之程度俱似太陽，則其電射力約有太陽電射力六萬倍之多。使此星亦係二重星，則其電射力更將增加無已。獵戶星座中之主要星本不如太陽之熱，且亦不知其是否爲二重星，但其他諸星則較此極爲有力。近又發現一種二重星，其兩部分彼此繞行一週爲時僅須四日，一部分約較太陽光一萬二千倍，他部分約光一萬五

千倍，此二星既彼此接近，則一星之擾動他星之大氣必甚利害，縱假定此二重星之電射力較太陽之電射力強一百萬倍亦非過言也。

當吾人研究地球不但繞日而行，即全部太陽系亦迅速行經空間而其他諸星及星雲又皆行動時，即知此種種新發現其重要程度爲如何。夫太陽與諸星及星雲之關係時常變化，乃不可免之事。昔人信諸星距離至遠，雖太陽之運行極速，而太陽與其他天體能彼此接近而互相影響則爲機至微。但吾人若僅慮及重力效力且不知諸星之大小及其被擾之情形，此固係實在情形。夫重力效應有關於某天體之大小及遠近，而電氣效應則有關於大小溫度，被擾之程度以及遠近。使一星而有太陽二倍之熱，其直徑十倍太陽，則其發光效力當有太陽發光效力之一千六百倍。故此種種新發現蓋謂諸星間能發生效力之距離實較前此所假定者爲遠，而太陽將行近他天體，因而太陽之大氣備受擾動之機會或屬至大，而甚關緊要也。

爲探討此等事實是否或將實現起見，觀象台教授司雷新格(Schlesinger)及哈佛大學教授沙迫利曾助吾計算最近太陽之諸星在過去及未來之七萬年間，其相對位置及重要程度如何。

吾人今日所能搜到之資料，僅關於三十八星，但須記取者，其他應行包括之諸星而終於被擯者，實因其地位及運行尙未定也。於此三十八星中所有光度特強或二重之星，自二萬四千年來，其與太陽之距離皆非最近者，即在未來之一萬七千年中亦非最近者；反之，在過去二萬四千年至四萬五千年間只有五星確與太陽距離最近，此五星或因其甚大或因其係二重，對於太陽大氣之影響可望其較未來二萬四千年至一萬七千年七星中任何一星對於太陽之影響爲大。自一萬七千年以迄將來三萬四千年至少有七星將與太陽距離至近，此七星中有五星——包括人馬星座之主要星——係二重星。而七星皆如此之大，儘可望其較過去二萬四千年以至將來一萬七千年與太陽距離最近之任何一星爲有力。故就所已知之星而論，幷無與過去二萬五千年至四萬年之冰河時代，現在之中冰統時代，或未來二萬年至三萬年間之另一冰河時代不符之處。吾不知此類事實是否重要，蓋此等事不過表示就吾人星學知識之所及，未始

不可假定此等事有關於氣候之變化也。

現近地球之三十六星中以人馬星座之主要星最有興趣，此其故蓋因其光度特強而又係二重星，中有一部分與太陽同一光亮，同時光度較弱之第三星則相距頗遠，互繞而行。

此星之兩主要部分互繞而行，約須八十一年，其軌道之離心力甚巨，卽當兩太陽距離最近時其距離尚有其最遠時之半。依吾人之假定，此兩星大氣之擾動，與其對於他星之影響，當兩部彼此互相接近時則增加，離開時則減少。太陽黑點之報告，約在一七五〇年以後至爲完備。此項報告表示在人馬星座中主要星之兩部互相接近之兩期中，及自從一九一五年兩部分又相接近以來，太陽之放射性實較此星互離時爲大。主要之太陽黑點循環期曾經有人考察，其最大限較通常爲高，而其最低限幷不較通常爲低。換言之，今日太陽之黑點循環期，足以表示人馬星座中之主要星係決定太陽放射性較強或較弱之時期之一種要素，此則所可希望之情形也。此事或係偶爾而發，但此種偶爾之事固值得注意耳。

觀於所有各種之證據，則吾人懷抱——決非承認——人生

運命受星辰支配之念實非無故。當太陽及其小陪星疾從空間飛過之時，或亦冒絕大之危險。在某地質時代此等星與所有之星遠離，或則僅近最小而放射性最微之星，此等事實現之時期或卽太陽大氣比較少受擾動而地球曾享長時期溫和而且單調之氣候之時期也。故同種之動植物始能生存千萬年而不變。次則太陽系將達某地方，此地許多光亮大星比較相近，其中多數皆係二重，三重以至四重者，太陽射光之時，始則受一星之影響，繼則受他星之影響，當是時地球上將有一冰河時代。次則他冰河時代，又次則第三冰河時代。此數冰河時代合而成一冰河時代，有似前此冰河時代於古代人類之進化有大勢力者。所有行近太陽之星或不但僅引起一種擾動，且有無數之擾動，故當此時期，地球上之天氣常受種種變化。使果如此，吾人可盡假定未來之進化必速。

卽在今日，太陽，地球，及其他行星，甚至人馬星座中之兩部，以及他種天體變動不居之位置或皆與暴風雨水旱饑饉有關。此種變動不居之位置或將迫坎薩斯（Kansas）地方之移民因耕耘失敗而相率離去田地；或使無數之其他農人，不能付抵押

借款之利息或使人人之經濟與商業俱呈不穩之象此變動不居之位置或須與民主黨人同負十九世紀初葉西部坎薩斯農人因久旱而離去田地時所受苦痛之責任。

凡曾細心讀吾文者，必謂吾文偏於理想此固實情也。雖然諸君有不容忘於懷者，科學上之一次進步，其始必先有許多理論。吾人惟有次第研究各種理論，最後始能達到眞理。吾文所述種種關係之可能性，或能引起讀者更爲湛深之研究。總之，吾文之要點，蓋謂近代之研究似曾暗示前人所認爲絕對不可能者，或係可能之事。諸星確曾與西西拉作戰，新占星學非儘夢想也。

上海印象記

甘乃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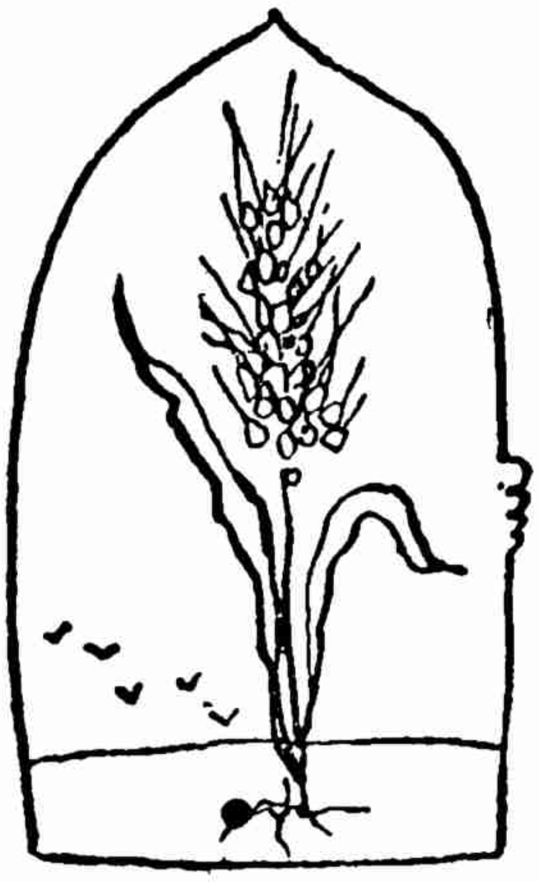
我們西方人到中國來，總是先由上海登陸。這是一個稱爲「商埠」的歐亞雜種居處最雜的最大都市。說起來有些奇異，他還是世界上最令人不快的都市。這地方在縣城以外，本來是一片澤地；自從白種人來了，纔建設起東方最大的商場來。中國的舊城，直到現在，還不過是本地狹陋的市街；一般人的所謂上海，是指外人區域，卽沿江一帶的「公共租界」（實際是英國的）法國租界而言。這個地方是全在歐人的旗幟與保護之下，中國的一切賣買卽在此地經營着。

這是白種人建設在黃浦江邊的最偉大的都市。廣闊平坦的道路，高大的石板建築物，陰慘慘的堅固得和倫敦的建築物一樣。丁丁當當的街車電燈是模仿 Broadway（紐約街名）的。煤汽，自來水，陰溝設備，舉凡一切西洋文明的裝飾在中國大部所沒有的，上海乃無不備具。街道上擁擠着汽車，電話裝置是英國式的。美麗的沿江公園是「專爲西人而設」（但是上海今日比之從前門口揭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時候，畢竟文明進步了。）工廠的煙突黑煙彌漫着幾十里地，像西方一樣，其中有成千成萬的人在勞動着。總之，上海的一般西人都似覺得已在東方構好了家庭了。

可是在這文明的都市，過了十分鐘，就會令人驚駭的覺得這既不是歐洲的，也不是亞洲的，只是一種處在二者間的東西。在絡繹如織的汽車中間，有許多奔走趨避的人力車夫。他們穿着各種藍色破布的衣裳，有的赤着足，有的踏着草履，而大多數則袒露着身體，都喘着氣，流着汗的跑着。馬車之類似乎很少。男子，——有時或女子——拉着車輛。每人拉着一條繩子，每車這樣約有七八人，看他們竭力的拉過蘇州河的橋，就禁不住想起一般所謂『中國的勞工最賤』這一語的意義。至在步道上聚集着的，白人很少。這種恬靜的人羣，多是東方人——有幾個是着了醜陋的呢帽，或西服，而大多數則戴瓜皮帽，衣長袍。偉大的西克人，墨黑的濃髯，裹着頭帕，幾乎每個銀行，俱樂部，旅館，辦公處的門前都可見到，他們是兀立着以驅逐那些黃色的閑人的。

在上海，和在中國各地一樣，最令人感到，且常常感到的，便是那些人羣。到處都有羣衆聚集着，單個的人正像蟻山當中的一隻蟻，是渺乎其小不足齒數的。沒有人知道在上海究有多少人，因為隣毗租界的那城廂一帶從來沒有確當的計算。可是只就外人地域而言，已有百五十萬的華人，而外人則不過四萬，且其大半都是連在美國也不能取得國籍的人。上海，照人口計算，華人居百分之九十七，但統治的是白人；華人納稅居全數百分之八十，但對於市政卻毫無權利，他們的兒童也不能到公園中去遊玩，他們如其欲使子女受教育，他們仍須自己出錢。外人的俱樂部（法人俱樂部除外）是連華人的賓客也不許入內的。黃白兩人種間的分別，其界限的顯明，正如佐治亞白黑人種間的區別一樣。少數的寡頭政治者，造成這樣的上海，他們覺得非常榮耀，想把這地方在四萬五千萬黃人的國中，常為一個白人的衛城。但是觀察的結果，倘是知道這種情形，誰都會替他們危懼，並且，誰都要憎惡上海，——不論外人或華人，簡直沒有一人是能安心的居在上海的。

——譯自 Lewis S. Gannett's "Unchanging China."



一封絕命書

守莊

Y，親愛的Y：

我並不要想到什麼「彼岸」去，雖然我的船票是買到海參崴的而現在已出長江口了。Y，我已經決定葬身魚腹了！我的自殺的意思，屢次在你面前吐露，屢次被你婉轉地勸阻；你是我的惟一的愛我的知己，Y，然而為了你，我又多受了一年人世間的苦痛了。我自己知道——十分地知道，我在世間多活一天，不過多受一天苦罷了；我不願再苦下去，所以毅然決然地到海上來。Y，恕我不別而行。

Y，我是極端反對自殺的。為了C的自殺，我曾經做過一篇青年自殺與社會壓迫的論文。我說，『社會本來不能自己改良，要我們個人去改良牠』『應為有代價的犧牲，闢出一條光明的路，為後人造福。』『從地獄裏造天堂。』『自殺是自示其弱。』『自殺的罪比殺人的罪還大，自殺是大罪惡。』……那末，我為什麼現在又要投海自殺呢？這是我今天寫這封絕命書的主要動機。

我病得差不多殘廢了，我的存在在世界上，好象冬青上的一片黃葉，薔薇架上一個開放不出的蓓蕾，葡萄藤被蟲蝕中空的一端：不中用了，不中用了！園藝家對於這種植物的病的部分只有採取直截爽快地摘斷或切去的手段，纔能保了植物全體的完美的生命：我的自殺的原因不過像這樣的簡單；所不同者，牠們植物是被動的而我是自動的；我們是人，不當自動麼？Y，我是人類中的贅疣啊！英國哲學家休謨早已教我怎樣自己處置了。

『我若是沒有力量為社會造福，或是為社會的累贅，或是

因為我的生命妨礙別人為社會盡力，那麼我若是自殺了，不但無罪而且有功。」

人家或者要疑心我的自殺是為了社會的壓迫，那我絕對不能承認。社會固然壓迫——嚴厲地慘酷地壓迫過我，但是我一點不怕，我的反抗的力量，或者要比那壓迫的力量大幾倍；我們怎樣的奔走，怎樣的宣傳，怎樣的暗殺，前事歷歷在目，Y，我們是在同一戰綫裏作戰的。我那里怕壓迫！壓迫之於我，正像鍋蓋之於蒸氣，只要在鍋底燃燒，就不怕牠不浮起。——就看窗外的海罷！看帶着破壞性的勇猛的浪濤呵！看打着礁石的浪濤呵！看激起的雪白而美麗的浪花呵！礁石完成了浪濤的藝術的生命了！我誦贊反抗的蒸氣，我謳歌奮鬭的浪濤；我要度牠們這種生活，——唉，這是夢裏的話了！

永不忘的是二年前秋間的一天，那天為了日人慘殺華工，我在國民大會對羣衆演講，正講到激昂慷慨有勁兒的時候，我忽然劇烈地吐血了，倒在地上，人事不知，醒來我已在醫院的病榻上。

從此 Hygeia 遺棄了我。

Y，初期的慢性的肺癆，並不是一個不治之症，我得到兩個不同的治法：一個是汪醫士給我的，一個是我的祖父給我的。

「現代的醫藥界還沒有發明肺癆的絕對藥和特效的治法；所以清潔的空氣還是公認為療肺的聖藥。所以歐洲患肺病的人，大都到瑞士的高山上去養病的。像我們中國的廬山也是很好的療肺地，那邊不但地位高，空氣好，並且是一個名勝地，到那邊休養一年半載，像你病還不深的人，包管你全愈而歸。」

這個治法，汪醫士不告訴我，我也何嘗不知道；但是，我是一個窮人，我如何好到廬山養病呢？不要說廬山，就是西山，湯山，北戴河，莫干山，西湖……那些適宜於養病的勝地，都被有錢有勢的外國人，官僚，政客，名流，富商佔據殆徧了。他們霸據了國際舞臺，政治劇場，商場，工廠，以及農田水利；還嫌不够，再要佔據了自然的名勝，造山莊，建別墅，做他們壓迫平民後暫告喘息的樂土，他們真殘暴呀，他們真野心呀！一切都被他們佔據了。——綜之，我不能到廬山養病了。

「你的病都是自己作出來的：什麼宣傳咯，演講咯，革命咯，

管那些不換一個錢的閒事。我當時口口聲聲教你安分守己，不要做出頭的樣子，你那裏肯聽，我也氣得不管了。如今你自有病，自得知；「不聽老人言，喫盡苦黃連。」你應該懊悔了。孩子，你不要傷心！你的病不要緊的，只要息心靜氣地靜養，千萬不要動火，凡事都要付之一笑，別人說天，你就跟着說天；別人說地，你就跟着說地。爭意氣最是傷身，要做到「唾面自乾」的工夫。每年再喫一料十全大補丸，逢着清明，立夏，霜降，冬至，……幾個大節氣，不妨問你爸爸討幾筒喫喫：照這樣，病自然會漸漸地好的。你的爸爸不是也有吐血病麼？十八歲吐起吐到現在還是健全，這叫做「破船不沉。」

Y，祖父的話，是古中華歷代相傳的養生妙訣。靜坐，參禪，養真，修性，……都是我們東方文明的結晶呵！好一個「破船不沉」的妙喻，中國人原來大半是「半生不遂」，「有眼無珠」，「裝聾做啞」，「有氣沒力」的一隻一隻的「不沉」的「破船」呵！牠們幾千年安穩地航行水上，西洋鐵甲船或者要先傾覆牠們看呢！哦哦！我們中國的顛撲不破全靠這「破船不沉」的哲學的維繫之力啊！Y，你看我能聽從祖父的話不能？

Y，醫生的治法，我是辦不到的；祖父的辦法，我是不入耳的；於是我的病便成不治之症了。二年來我的生活完全是和病痛奮鬬的生活：我不時吐血之外，還患了久咳，肛門癰，失眠，痢疾等病症。「四肢三痛苦十日九呻吟。」這種痛苦是難忍的呀

「我不怕死，但是這種痛苦是我所不能忍耐的。」這是熱情的，反抗的拜倫病得昏迷時的話呵！

我早被病魔克服了，我的反抗的能力，失卻，失卻，一切失卻了！碰到了壓迫，我正要立起來反抗，已氣喘得呼吸不成了。我的反抗的能力在夢中，只在夢中罷，還能表演其萬一；在夢中，我能捏着手鎗，執着利刃殺我的仇敵，據妻說我睡着的時候，時常使手劃脚地「前進！前進！殺呀殺呀！」的呼喊。

Y，我真不平呀！一病二年，不但沒有錢買藥喫，連衣食費也有些為難了。這原沒有什麼奇怪，在現在的社會上，一年做到頭，一天做到晚的健康的人也有餓死凍死的呢！真可恨！我的鄰家的富翁他和他的三個姨太太天天打牌喝酒，淫謔的聲浪，夜深時聲聲刺到我的耳裏。我往往不自主地喊着「革他媽的命！」但是

我立刻知道「我沒有這個能力了！」

我自然不異於人「好生惡死」的，我天天希望病好而病偏一天一天沉重下去。到今年春上，我自己知道完全無望了；於是我天天喝酒抽煙，祈禱死神早日來臨，而死神偏又不就來：咳！這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惡病，Y，你看除了一刀兩段地自殺外有什麼解脫的方法呢？

Y，求死不得的苦眞是苦哩！去年秋裏我的表妹病劇時，她僵臥在病榻上，拱着手誠懇地哀求我道：『表哥，我反正不中用了，我耐不得這不死的苦，你是愛我的，謝謝你替我買瓶安神水來。——他們都是寃家，我央求了二天，他們竟不肯給垂死的人以一些恩惠；你是愛我的，表哥！』她的間歇而淒婉的哀聲，正像月明風冷裏寒蛩的幽泣，使我一陣心酸，吐不出半句話來；而她卻眼瞪着我等我的回答。我眞殘忍呵！我的回答是『表妹，愛莫能助！』她的死灰一般的臉上，立刻緩流着兩行清淚，我也忍不住嗚咽抽泣，姑母也哭做一團了。可憐她又多苦了三天！

表妹死的時候，我的病已經受了克蘭醫士的診察斷爲無望，時間至多不能過十六個月；又鑑於表妹彌留時的慘狀；我已決心自殺。「怎樣自殺？」的問題，頗費我的再四躊躇：刀上？不好；繩上？不好；手鎗？不好；毒藥？也不好：因爲我不願給人家看見我的遺骸，也不願使我的妻打着調子曼聲歌哭，更不願他們替我營個圓錐體的醜陋的墳墓，並且佔了幾方尺有用的土地：於是我決定了死在海裏。在「海」裏就可無遺憾了。——在「江」裏終有些不放心；所以「屈子沉江」我看不如「魯連蹈海」的痛快；但是我並不是追慕前賢，自附高雅！

Y，我再要鄭重地聲明一句：我的人生觀是始終積極的，我的自殺不是消極的自殺，是澈底的懺悔，是積極的毀滅……

我寫得太多了罷，我覺得頭疼腦漲，腰背也有些酸痛；海裏風浪雖不大，船卻震盪得利害，不能再寫下去了，我要到甲板上去爽爽。

* * * * *

在甲板上早有一對西洋夫婦在憑欄遠眺。

這是暮色蒼茫的時候了，白茫茫的煙靄裏，急飛着幾隻闊翅的海鳥，如在找牠們的歸宿似的。深藍的海上，激起千百個銀白的浪頭，好像見了狠來的羊羣在綠野裏驚竄。海風吹亂了我的

長髮，浪花濺溼了我的衣襟，頓使我起了一種飄渺虛靈之感，哦！偉大的海呵！我怎樣的渺小呵！我是一個胰子泡，我是一個浮漚，心，肝，皮，骨，……什麼都空虛了，更沒有什麼愛憎咒詛，嘲諷，悲哀，煩悶，驕傲……了！這種「四大皆空」「物我兩忘」的靈幻的情境，只在愛人的懷裏似乎經驗過。海呵！你是我的愛人，我將長在你的懷裏！

不幸的，回轉頭來，虛靈的我又變爲現實了。

那對西洋男女還沒進艙，當我無心地望着他們時，那男的對我鄙夷地看了一眼，他的眼裏的的確確在說：『你這黃種的支那人，你這瘦驢子，你配來看我倆麼？』這「鄙夷的一眼」使我全身都變了復仇的忿怒，我手頭沒有手鎗，若是有，正可以教我照杜威夫人那句話

『我不自殺；若是我自殺，必須先用手槍打死兩個該死的人。』

做。——但是，終於使我羞慚無地了！我看他們倆一個目光炯炯，軀體豐碩，一望而知爲雄霸世界的盎格羅薩克遜人；一個蔚藍的流眸，突出的乳峯，風度翩翩，不失爲一個活潑健美的人母：我對着他們，想着我自己，想着我祖國的同胞，怎的不羞慚無地呢！隱隱約約蜿蜒如長蟒的祖國啊！你將永永死一般的浮着麼？你將永不飛騰麼？他人將要剖你的腹斷你的體了！他們將不容你存在在世界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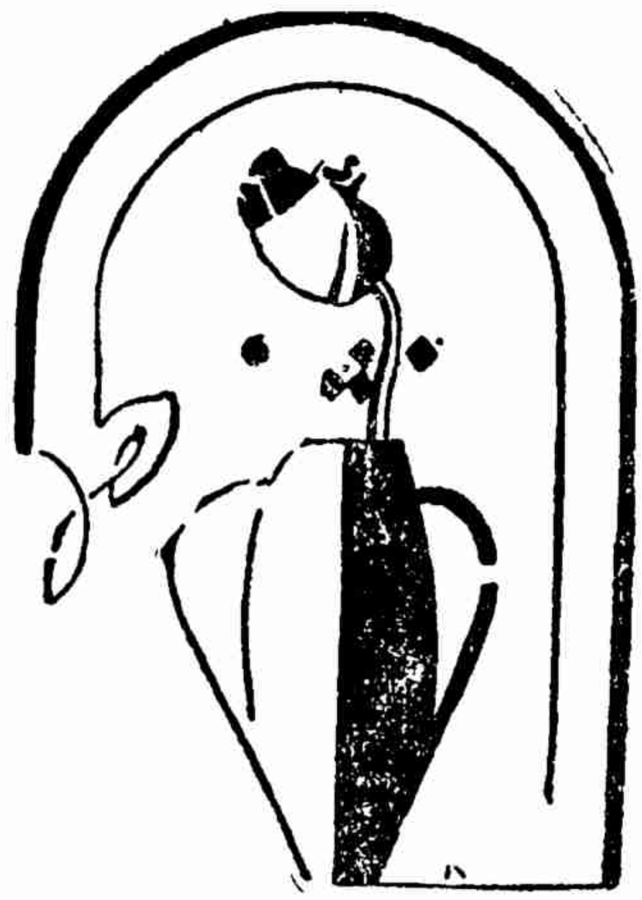
祖國的兄弟姊妹們呀！你們若是自知是靈和肉的痼疾者，頹廢者，窳敗者，僵冷者：那末，來！來！來！跟我來！若是你們自知是健康者，有爲者，睡醒者，奮發者：那末，起！起！起！滔滔滾滾的風濤日夜在催促你們，鼓勵你們：起呀！起呀！這是時候了。

燈塔上射出一道紅光來。

Y，我又要到甲板上去了！

T.T.絕筆於新中華舟中


抓着鼻糞，回想晝間的事
時間表
TK



都倫大那

意大利鄧南遮著

仲持譯

一 都倫大那的歸來

這一羣沿着海邊行走。羣山和鄉野的上面，春又到來了。臨海的低窪的地帶已經綠了；各樣的田野上十分明晰地點綴着新生的植物；各個山岡都戴着抽芽的樹木。北風搣着這些樹木，牠的呼息使許多的花落下。短距離外的峯巒似乎蒙了一種桃紅和紫紅之間的顏色；剎那間，這景色似乎顫動起來，而且變成青白了，有如籠罩在澄澈的池水上面的波紋或者褪色的油畫一般。

浴於月光中的海，沿了岸恬靜地擴張牠那遼闊的面積，在向北的一邊，顯着波斯玉的色彩，到處被海面上打旋的更黑的潮流所衝破。

經了長久的別離早就失掉了這些地方的回憶，並且在長時期的遊歷中早就忘記了他的故鄉的舊情的都倫大那用了疲乏的整齊的急步一路走着，既不向後又不向周圍張望。

每逢駱駝到一叢野草旁邊站住的時候，都倫大那就發出一聲短促而嘶嗄的鼓勵的呼喊來。那龐大的微紅的四足獸這纔慢慢地抬起頭，在他兩顎間重重地咀嚼着一口食物。

「嗚！排排拉！」

雪般白的小母驢，蘇散那，時時刻刻悲傷似地呼嚕，抗議着猴

子的淩虐，請求脫卸她的騎者。

然而不安寧的柴跋里卻不給她平和；彷彿發了狂似的，她做着短促的憤怒的手勢，在那牲畜的背上奔跑，戲弄似地跳到她的頭上，抓住了她那兩隻大耳朶；隨後又撩起她的尾巴，將尾巴毛搖動一會，捧起來，向叢毛中間照瞧，用指爪惡狠狠地搔那可憐的蘇散那，於是舉手到嘴邊，咀嚼着什麼似地鼓動她的兩顎，同時可怕地裝着鬼臉。於是忽然間，她跳回到她的坐位，將好像灌木的根一般蟠曲的自己的脚捧在手中，她那充滿了詫異和昏瞀的橘色的兩眼釘着海面，她的頭上顯着皺紋，她那瘦小淡紅的兩耳神經質地顫動着，她便這樣坐在那里。過了一會，她就沒有什麼警告，做了一個惡意的手勢，重復開始她的戲弄了。

「嗚！排排拉！」

駱駝一聽得，便又動脚走路了。

當這一羣到了配斯卡拉河口的柳樹叢時候，在彭提拉的船塢裏停泊着的那些船舶的桅杆上面望得見河的右岸的人們。都侖大那停下來，從河裏取水喝。

他的故鄉的河將海的平和的空氣傳送到他這里滿是肥沃的平壤的，那河的兩岸擴展着橫在那里，彷彿新近生產的工作之後休息着似的。寂靜是深沈的。蛛網平靜地晃耀在太陽光裏，好像海的水晶造成的鏡子。海藻在風中彎折，顯着牠那綠的白的兩面。

「配斯卡拉」都侖大那靜靜地站在那里望着景色，用了好奇與認識的音腔說。

於是他走下到石子清澈的海邊去，跪下來，用了窩攏的手掌取水到他的嘴裏喝。駱駝俯下他的長頸頸，一口一口地緩緩地合規地喝水。母驢也伸頭到河流裏，猴子則摹倣着人，將好像未熟的印度無花果一般紫紅色的兩手做成一隻杯子。

「嗚！排排拉！」駱駝一聽得，便即住了喝。水從他的嘴未經注意地淋到他的胸脯上；他那白的牙齦和黃的牙齒顯露在張開的兩唇之間。

循了樹叢中間海邊的人們所踏成的小徑，這小小的一羣繼續走着路。當他們到了賴畢那兵工廠的時候，太陽漸漸地西下了。都侖大那向一個在磚牆旁邊走着的水手問道：

「這是配斯卡拉麼？」

一見這些希奇的獸類便驚愕了的水手回答都侖大那的問話道：

「是的，」於是放下他的工作，跟了那不識者走。

那水手的後面，不一會又有別的人們跟上來了。不一會，就聚集了一大羣好奇的人們，跟了都侖大那一路走，他全不注意人們的品評，只是安靜地走着他的路。當他們到了船橋的時候，駱駝不肯走過去了。

「嗚，排排拉！嗚，嗚！」都侖大拉一面撥動着那根用了牽那動物的絡頭的繩子，強制着他往前走，一面不耐煩地叫。然而排排拉卻在地上倔強地臥倒，將他的頭伸到很舒適的塵土裏，表示着沒有移動的意思。

人們已經克除了起初的驚異了，聚在那里玩笑着，並且同聲地叫道：

「排排拉！排排拉！」

他們是曾經見過航遊遠地的水手們同鸚鵡一起帶回家來的有些猴子的，對於猴子有幾分斷熟，因此他們用了各種各樣的法子捉弄着柴跋里，遞給她大而且綠的檸檬，那猴子將檸檬挖開，饞痨地吞喫又甜又鮮的檸檬肉。

經過了不少的強制和恆久的呼喊之後，都侖大那總算征服駱駝的倔強性了，於是那龐然的骨和皮的「建築物」在視察着的羣衆的中間，搖搖擺擺地站起來。

從四面八方，兵們和水手們聚到船橋上，來看這景象。遠在格蘭薩沙山的後面，夕陽用了生動的淡紅的光暉照耀春的天空；從低濕的地土，從河，海和池沼的水面水氣已經昇發起來了。淡紅的光暉沾染種種的房屋，帆檣，樹木，和全部的風景，而人們的形相，則獲得了一種透明質，漸漸地模糊起來。他們的輪廓的線，在消隱着的光線裏顫動着。

在旅隊的重量之下，塗柏油的船隻組成的橋喀喇地作響，像一隻很大的浮艇一般。都侖大那停在橋的中央，使駱駝也停住了；那駱駝高高地聳出在羣衆的上面，迎風呼吸着站在那里，慢騰騰地動着頭，好像蒙了毛的假裝的惡魔一般。

那牲畜的名字已經在好奇的人們中間傳播開來了，他們全都是充滿了夕陽的愛嬌與一年中的這一季所喚起的豐富的精神的，因了天生的對於新奇的愛，快活地叫喊道：

『排排拉！排排拉！』一聽到這個喝采的叫喊與羣衆的善意的喧噪這些聲音，倚在駱駝的胸脯上的都侖大那覺得自己的心裏湧起一種和善的滿足的感情來。

母驢忽地用了高亢而不和諧的聲調，憑了嘆息着的激情呼嚕起來，竟使一片出乎自然的歡樂的笑聲貫徹了全羣衆。

這新鮮快樂的笑聲從橋的這端傳到橋的那端，正像衝過瀑布的羣石上面的水的噴嘯一樣。

於是衆人中間誰也不認識的都侖大那方纔從人羣裏擠出去。當他到了城門的外邊，女人們挈了蘆製的籃子賣着鮮魚的地方時候，一個生着沒有汁漿的檸檬似的長而且黃的臉龐的小身材的男子，平契彭克走到前面來，照了他對於偶然到這地方來的一切生客的習慣，獻着代找寓所的殷勤。

他先指着排排拉問道：

『他可是凶猛的麽？』

都侖大那微笑着答道：『不。』

『嗄，』平契彭克安心了，繼續說道：『這里有羅賽希華那的旅館。』兩人轉向配思卡拉，隨又向了聖安哥思丁走去，羣衆在

後面跟着。從各家的窗口和洋臺上面，女子們和孩子們伸出頭來，驚愕地注視着經過的駱駝，讚賞着白驢的優美，並且笑着柴跋里的滑稽的表演。

在一塊地方，排排拉看見了從低的拱廊掛下來的一片綠色的東西，便伸出頸頸去，用兩唇將那東西攫住了，又撕了下來。從這拱廊上面憑眺着的女人們發出一片恐怖的叫聲來，這叫聲又傳到別的那些拱廊。從河邊跟了來的人們大聲地發笑，彷彿這是卡匿伏爾祭的季節，而他們戴了假面具似的，叫喊道：

『呼而啦！呼而啦！』

他們爲新奇的光景和興奮的春氣所陶醉了在波泰綏爾的左近羅賽希華那的旅館的前面，平契彭克做了停下來的手號。

『這就是，』他說。

這是一所很簡陋的旅館，有着一列的窗子，牆壁下邊塗滿了題字和醜陋的人物。在拱坊上釘住的一列蝙蝠形成一種裝飾，窗子底下掛的是綳滿紅紙的燈籠。

這地方是一類冒險的漂泊的人們的寓所。又大又胖的行販來多曼諾配羅，蘇爾蒙那的「吉百色」們，馬販子們，修鍋匠們，布

希尼柯的轆轤匠們，聖安布羅城的女子們，邪惡生活的女子們，安丁那的風笛叫販們，山上人們，養熊的人們，江湖醫生們，假裝的托鉢僧們，竊賊們，算命先生們，——他們混合在一起寄宿着。平契彭克給這批下等人做着介紹人，是羅賽希華那的旅館一個重要的小伙計。

當羅賽希華那聽到新的來客們的聲音時候，她走到門口來。她的模樣，好像矮鬼和母豬生出來的一個生物。她很疑惑地動問道：

「什麼事啦？」

「這里有一個人要一個地方安頓他的牲畜們，羅賽夫人。」

「多少牲畜呢？」

「一共三頭哪，羅賽夫人——一隻猴子，一匹驢子，一頭駱駝。」

羣衆沒有留意着這番對話。他們有的激動着柴跋里，有的摸着排排拉的脚，品評他那膝部和胸部的硬硬的疤點。曾經到小亞細亞那些海口旅行過的鹽局裏兩個守衞兵，用了響亮的聲音，談講着駱駝的奇異的性質，說是見過有的駱駝，頸上扛着一班半裸體的音樂家們和東方的女子們，一面跳舞着。貪聽這些出奇的故事的聽者們叫道

「再講些我們聽聽！再講些我們聽聽！」他們守了全神貫注的沈默，站在講故事的人們的周圍，睜大了兩眼傾聽着。

於是守衞兵之一，即眼瞼被海風牽起了的一個老頭子，起首談到亞細亞的諸國，當他講下去的時候，他的想像因了他所講的故事而激動起來，於是他的故事愈加有聲有色了。

一種神祕的柔和似乎浸潤了夕陽。聽衆的心裏，那些敍述給他們聽的土地，顯了那一切奇異的光輝，活活地湧現在他們的想像的前面。經過了已經在夜色裏的包達的拱坊，看得見裝鹽的那些船在河面盪漾，那鹽似乎吸收了晚間的一切的光，使那些船成了寶品的王宮的模樣。從碧色的天空間升起一彎明月來。

「再講些我們聽聽！再講些我們聽聽！」那些聚着的人們的較幼者叫着。

其時，都命大那早已將他的牲畜們放在有遮蔽的地方了，他將食物飼給他們。這樣子辦好了，他又同平契彭克出來走了，人們仍然聚在倉屋的門口，那邊石格子的後面，隱現着駱駝的頭。

在路上，都侖大那問題：

「這里可有什麼喝酒的地方麼？」

平契彭克立時答道：

「唔，有的，先生。」於是舉起了他那又大又黑的兩手，他在指頭上派起來：

「思配蘭什的旅館，波羅的旅館，埃沙的旅館，柴立干德的旅館，都侖大那家的瞎婆的旅館……」

「嚇！」那人平靜地嚷着說。

平契彭克抬起他那巨大，銳利，碧綠的兩眼來。

「你從前到過這里麼，先生？」

於是，他逞了配斯卡拉人的天生的口才，不待回答就說下去道：

「瞎婆的旅館是大的，他們在那里賣上好的紅酒。所謂瞎婆是一個有了四個丈夫的女人。……」

他住了笑，同時他那黃蒼蒼的臉龐皺成小小的凹紋。

「第一個丈夫是都侖大那，內普耳王的船上的一個水手，從印度航行到法蘭西，到西班牙，甚至到亞美利加那麼遠。他在海上漂失了，沒有人知道在什麼地方，因爲那船失了蹤，而且一直沒有聽得那船的消息。那是大約三十年前的事了。都侖大那有撒姆生似的氣力；他能夠用一個指頭拔起一個鐵錨來……可憐的人呵！凡是到海上去的，是往往有這樣的結局的。」

都侖大那靜靜地傾聽着。

「第二個丈夫，她寡居了五年之後結婚的，是奧東那人，灰闌忒的兒子，一個作惡的人，他在拿坡侖時代，同英國戰爭的期間，勾通偷稅的私販們。他們將貨物從法蘭卡徵拉一直偷運到失耳徵和蒙忒失耳跋諾——從英國船運來的糖和咖啡。失耳徵的左近有一座塔，叫做「薩拉克尼塔，」信號是從那地方發出的。當巡查走過的時候，樹林的背後便發出「咇唧，咇唧，咇唧，咇唧」來……」平契彭克的臉，當記起那些時代來的當兒，煥發起來；他在詳述那一切祕密的動作的喜悅中間，十分地出神了，他那表情的姿勢和感嘆給故事添加着趣味。

他講下去時，他那小小的身子就充分地拉長而且張開了。

「最後，灰闌忒的兒子，有一晚沿了海岸走時，就被誤拉忒的一個兵在背上打進了彈子，死了。

「第三個丈夫是鐵鐵諾派綏干登陀，他是害了毒症死的。

「第四個還活着名叫阜杜拉，是一個規矩人，他在旅館的紅酒裏不羼旁的東西的。現在，你就可以去嘗一嘗了。」

當他們到了那很被稱贊的旅館時候，他們相別了。

「晚上好，先生！」

「晚上好！」

都倫大那坦然地走進去，沒有留意到坐在長桌旁邊的酒客們的好奇的注目。他要了幾樣喫的東西，便被引導到樓上一個房間，那地方擺着預備晚餐的那些桌子。

這地方的定規的座客還沒有一個在這房間裏。都倫大那坐下來，開始不停地大口子地喫，他的頭俯在他的碟子上面，活像一個餓漢。他是幾乎全禿了，他的臉上，從額角到臉頰，嵌着一個深的紅疤，他那灰白色的濃鬍子延到他那突出的頰骨，他那因苦痛而生皺，因雨打日曬而憔悴的枯黑粗糙的皮膚，似乎沒有保留人類的形跡，他的兩眼凝視到遠處，彷彿被無情性所硬化了似的。

好問的阜杜拉坐在他的對面，注視着那不識者。他有些臉紅，他那臉上的筋脈充滿了紅血，好像母牛的膽囊。終於他叫道：

「你從什麼地方來？」

都倫大那，沒有抬起頭來，簡單地回答道：

「我是從遠地來的。」

「你到那里去？」阜杜拉進一步問。

「我就住在這里。」

阜杜拉驚異起來，便默然了。

都倫大那從他的碟子繼續一條一條地舉起魚來，切去了魚頭魚尾，連皮帶骨地吞着嚼着。每吃兩三條魚，他喝一回紅酒。

「這里你可認識什麼人麼？」阜杜拉因了急切的好奇心問。

「或者也有罷，」那人簡潔地答說。

那酒徒的語氣爲他的對話者的簡促所壓倒，他又復默然了。

在樓下飲客們的喧鬧之上，聽得到都倫大那的緩慢而用力的咀嚼。不一會，阜杜拉又敢復開口了。

「那頭駱駝是在什麼國度尋來的？那兩個駝峯可是天生的麼？這樣巨大強壯的野獸能够馴養的麼？」

都倫大那任憑他說下去，沒有作答。

『你的名字叫什麼，先生？』

那被問的人從碟子上抬起頭來，便同先前一樣，簡單地回答道：

『我叫作都侖大那。』

『唉！』

旅館主人的驚愕是無邊際的。一種隱約的恐怖震動了他那最裏面的靈魂。

『什麼！這地方的都侖大那麼？』

『這地方的。』

阜杜拉睜了兩隻碧色的大眼睛，注視那人。

『那，你沒有死罷？』

『不，我沒有死。』

『那是，你是羅賽爾白卡登那的丈夫罷？』

『我是羅賽爾白卡登那的丈夫。』

『現在呢，』阜杜拉顯了惶惑的姿勢嚷着說，『我們是兩個丈夫了！』

『我們是兩個！』

他們沈默了半晌。都侖大那平靜地嚼着最後的一塊麵包；從那沈靜的屋子裏，聽得出他的牙齒在麵包上切着的聲響來。也許由於天然的仁厚的質直罷，也許由於光榮的懸頑罷，阜杜拉因為這事情的奇拔而出驚了。一種驟然的歡樂的衝動制住他，於是他出乎自然地連串地說道：

『我們到羅賽爾白這里去罷！我們去罷！我們去罷！』

他拉了那生客的臂膀，引導他經過飲客們的羣衆中間，揮動他的兩臂叫道：

『這就是都侖大那，做水手的都侖大那，我的妻的丈夫！都侖大那，是沒有死啦！這就是都侖大那！這就是都侖大那！』

二　都侖大那喝醉了

最後的一杯已經喝下了，市聽的塔鐘剛要敲清晨的兩點鐘。鐘聲在瀰漫了皎潔的月光的夜的沈寂中間發響的時候，琵佳瓜格利用了因酒而重滯的聲音說道：

『阿阿！我們差不多可以走罷？』

希華那半身在長櫈下伸張着，時刻抖動他那長的賽跑家的

兩腿，嘴裏咕嚷着配思卡拉侯爵的禁地裏祕密的打獵的事，其時野鹿的滋味湧到他的喉間來，而風將海邊的松林的樹脂香吹送到他的鼻觀裏。

琵佳瓜格利向那臉白的獵人踢一下，做着站起來的姿勢說道：

「我們走罷。」

希華那使了勁站起來，不穩地搖擺着，淸瘦得像獵狗一般。

「我們走罷，他們要來巡查我們了，」他高高地擎起手來，做着同意的姿勢答說，同時也許沈吟着空中的鳥們的歌調。

都侖大那也動了；他見他後面喝酒的女人，柴立干忒，同着她那粗紅的兩頰，和她那突出的胸脯，便動手想去擁抱她。但柴立干忒逃避了他的擁抱，還給他好些責罵的話。

在門檻上，都侖大那央求他的朋友們做伴，並且攙扶他走一段路。然而琵佳瓜格利和希華那誠然是恰當的一對，玩笑似地轉過背去便走到明朗的月光裏去了。

於是都侖大那不復看望教團僧的臉盤似的紅而且圓的月亮了。周圍的一切沈默着，一列列的房屋反映出月亮的白的光輝來。在這五月的夜間，一匹貓在門階上咪嗚咪嗚地叫着。那醉態的男子，感到了一種異樣柔和的心情，弛緩而且不穩地伸出手去撫摩那動物，然而那畜類是有些野性的，只一躍便不見了。

他看見一隻迷路的狗走近來，便打算將他的愛的衝動的財富傾注在牠上面；然而那狗沒有理睬他的叫喚，齟著一塊骨頭，遶過十字街的轉角，便不見了。在夜的寂靜中間，分明地聽得到牠的牙齒的聲音。過了片刻，旅館的門關了；在遊雲陰蔽的滿月的下面，只剩都侖大那一個人站在那里。他的注意爲周圍的一切物事的急動所打斷。一切的東西從他這里逃去。他究竟幹了什麼事，至於使他們飛奔呢？

他用了不穩的脚步向河移動。當他一路移動的時候，萬物的飛奔這思想深深地佔據了他那彷彿爲酒氣所變化了似的腦。他遇到兩隻別的街狗，便當作一種試驗走近牠們去，然而牠們將尾巴夾在兩腿中間，沿着牆脚逃走了，待到牠們走過了一段路，牠們便吠叫起來。忽然間，從各方面，從白格諾達聖亞戈思丁諾，從兵工廠，從配思盧拉，從周圍一切淒淸陰暗的地方，遊散着的狗們跑上來，彷彿接應着赴戰的喇叭的集軍曲接應着升到

月亮去的餓死的種族的前進的合唱似的。

都侖大那驚駭了，同時一種隱約的不安就在他的靈魂裏蘇醒過來，於是他略略加快地一路走去，在地面的崎嶇的地方顛躓着。當他到了桶匠鋪的拐角，成了白白的堆兒記念碑似地堆疊着那些柴什泰的桶兒的地方時候，他聽到一匹牲畜的沈重而合規的呼息。因爲對一切畜類的敵視的印象已經將他蒙住了，他憑了醉漢的崛强性，對了那聲音的方向走去，想要再做一回試驗。

一所低低的倉屋裏面，三匹密什闌吉羅的老馬在馬槽上面喘促地透着氣。他們是一日兩次拖了一部裝滿商人們和商品的巨大的驛馬車，經過契迭路，已經消耗了牠們的生命的衰老的牲畜們。在他們因馬具的磨擦而有幾處耗損的樱黃的鬃毛下面，突張着牠們的兩肋，正像殘破的屋頂的許多乾燥的蓋屋板。牠們兩隻前脚彎曲到不易辨出牠們的膝蓋來，牠們的背部破損得和鋸齒一般，而牠們的寬瘦的頸子，這上面幾乎沒有遺留一點鬣毛的痕跡的，向地面俯垂着。

內邊的一根橫木門住那門。

都侖大那起首激發着似地叫道：

「嗚嘘，嗚嘘，嗚嘘！嗚嘘，嗚嘘，嗚嘘！」

那些馬沒有動彈，只是照了人樣，一同透着氣。牠們的身體的外形在倉屋裏面靑色的陰影中間，顯得黝暗模糊，而牠們的呼息的氣味夾雜着糞穢的氣味。

「嗚嘘，嗚嘘，嗚嘘！」都侖大那用了哀憐的聲調繼續嚷，正同他慣常强制排排拉喝水的時候一樣。那些馬仍然沒有移動，於是又嚷道：

「嗚嘘，嗚嘘，嗚嘘！嗚嘘，嗚嘘，嗚嘘！」一匹馬轉過身來，將牠那大而崎形的頭擱在橫木上，用了在月光裏彷彿充滿了不安狀態似的兩眼看望着。那嘴的下邊皮軟綿綿地拖着，露出齒齦來。每一呼吸，鼻孔牽動着發出水氣的呼息來；那鼻孔時而閉合了，時而張開來，放出小小的氣泡的霧，有如發酵狀態的酵粉。

一見那衰朽的頭，那醉漢神志清醒了。往常那麽不喝酒的他怎麽現在將自己灌醉了呢？有好一會，在他那忘卻的困倦的中間，他的眼前重現了橫在地上的他那垂斃的駱駝的形狀，牠那長而軟弱的頸頸伸出在稻草上，牠的全身時刻咳嗽得顫搖，同

時那脹大的肚腹，每一呻呼，就發出盛了半桶水的一個桶兒傾倒時的一種聲音來。

釀成龐大的垂死的軀體的哀呻的奇特而嘶嗄的嗚咽所震動的駱駝的苦惱；起立一瞬間又復以深沈而不清晰的聲響沈重地翻倒稻草上面時，頹頸的苦痛的牽動；想要跑跑看似地動着的四隻脚兩耳的緊張的顫動；似乎那眼光在別的官能之前早已消滅了的眼球的固定；這樣一個幻象湧現到那人的前面時，他的心上掠過了一種憐憫與同情的波動。這一切的哀苦回返到他的記憶裏生動得幾乎和人間的愁苦一般。

他倚在橫木上，機械地張開他的嘴來，再對密什闌吉羅的馬說道：

『嗚嘘，嗚嘘，嗚嘘，嗚嘘，嗚嘘！』於是從牀上已經聽到這番擾亂的密什闌吉羅跳到樓窗口，便對着那討厭的，他的睡眠的擾亂者暴烈地咒罵起來。

『你這該死的流氓！你到配斯卡拉河裏淹死去！給我滾蛋。滾，不滾我要拿槍了！你這流氓，你來吵醒睡着的人們麼！你這醉漢，你向前去，你走開去！』

都侖大那搖擺着脚步動身向河走。到了鮮菓市場旁的十字路，他看見一羣狗，正在作戀愛的聚會。那人走近去時，狗羣跑向白格諾散去了。從蓋什陀的弄裏，奔出別一羣狗來，向巴思先尼而去。

浸在春季的滿月的柔光裏的配斯卡拉的全鄉是戀情的狗們的爭鬬的背景上了。頸鍊看管一頭被宰的牛的麥特立蓋爾的警犬，間或發出牠那深重的聲音來，而別的聲音的合叫便接應着牠。間或跑過一隻孤寂的狗到爭鬬的背景中間。聽得到鎖禁的狗們的咆哮從房屋的裏面傳過來。

現在一種更奇特的困惱蒙住那醉漢的腦了。他的前面，他的後面，他的周圍，比先前更急快地，又復發生想像的萬物的飛奔。他向前走動，於是雲呀，樹呀，石呀，河的兩岸呀，船上的桅桿呀，眞正的屠屋呀，一切的事物都從他的跟前移動，都因他的走近而後退。這種顯然的避卻和全般的拒絕使他滿腔地恐怖。他停住了。他的精神頹喪下去。在他那無秩序的腦裏，流過一個倏忽的思想。『那狐狸』！連希華那那「狐狸」也不願多陪他一會兒了！他的恐怖增加起來。他的四肢劇烈地發抖。雖然如此，為這層思想

所驅使的他卻在柔軟的柳樹叢和海岸的豐茂的草地中間走下去了。

明月將一種雪樣的澄靜散布在一切物事的上面。樹木平和地彎在河岸上，彷彿眺望着流水似的。從月光底下的河的睡眠，彷彿發出一種柔和淒清的呼息來。閣閣的蛙聲明晰地作響。都侖大那幾乎躲藏着似地匍伏在草木的中間。他的兩手在他兩膝上發抖。忽然間他覺到下面有什麼動着的活的東西了，是一隻蛙！他發出一聲叫喊來。他站起來，在擋着他的路的柳樹叢中間，踉蹌地跑。在精神的不安中間，他覺得彷彿爲什麼超自然的事故所唬嚇似的。

他在地面上崎嶇的所在絆了一交，撲下地跌倒了，他的臉龐撲到草地裏。他好容易扒起來，便站在那里，四面看着那些樹木。白楊的銀色的影在沈靜的空氣裏一動不動地聳立着，使那些樹杪顯得非常的高。河的兩岸不絕地消隱，彷彿牠們是不眞實的什麼東西，像是夢中所見的物事的影。在右邊，蔚藍的面幕一般柔和地經過頸上的流雲時刻投影到鹽的結晶似地閃爍地晃耀着的巖石。更過去，樹林阻斷着地平線。樹林的淸香和海的柔和的呼息夾雜在一起。

『阿，都侖大那！阿……！』一個淸晰的聲音呼叫。

都侖大那驚愕地轉過身來。

『阿，都侖大那，都侖大那……！』

這是平契彭克，他由一個海關職員伴着從柳樹叢中間水手們常走的那小徑走上來。

『在這夜深的時候，你往那里去？哭着你的駱駝麼？』平契彭克走近時候問。

都侖大那沒有當即回答。他一隻手抓着他的褲子；他的兩膝在前彎曲而他的臉上顯出一種奇特的愚傻的表情來，同時他這樣可憐地喃喃地唸，竟使平契彭克和海關職員迸出劇烈的笑聲來。

『上去上去！』皺臉的小小的男子嚷着說，一面抓住那醉漢的肩胛將他推向海邊去。都侖大那向前移動。平契彭克和海關職員且笑且低聲地談講着，跟他走了一段路。

他到了草地終止沙灘開始的地方。聽得到配斯卡拉河口的海的洶湧，伸張在兩砂丘之間的一片平坦的沙灘上，都侖大那

向着還未埋葬的排排拉的屍體跑去。那巨大的屍體是剝了皮滴着血的，背上剝露的擁腫的部分顯着一種黃顏色；他那四脚上的皮還帶同所有的毛拖掛着；這里有着兩個大硬塊；他的嘴裏，看得出他的尖牙齒彎在上顎和白舌苔的上面；因了或種不知的理由那下嘴唇短縮着，而頸頸類似一條巨蛇的身體。

都侖大那一見這番淒涼的景象，便迸出眼淚來，一面搖搖頭，以奇特的非人間的樣子呻呼道：

「阿呵！阿呵！阿呵！」

剛想躺下到駱駝身上時，他仆倒了他打量着站起來，然而紅酒所招致的昏沈制住他，於是他喪失意識了。

平契彭克和海關職員見都侖大那跌倒，便走到他這里來。一個捧着頭，一面捧着脚，將他抬起來，便照了愛的擁抱的姿勢，將他直條條地放在排排拉的身體上。他們笑着自己的舉動，便即離去了。

這樣，都侖大那躺在駱駝的上面，直到太陽升起爲止。

(R)



商務印書館出版新書

獺皮　世界叢書　一冊　四角半

楊丙辰譯　此為現代德國最偉大的寫實派文學家豪布陀曼(G. Hauptmann)所作之劇本。計共四幕。其目的在譏刺當時普魯士國一般官吏只知有皇帝而不知有百姓的愚蠢與專橫心理描寫劇中人物之深刻酷肖。及口吻之靈活俊逸。眞有呼之欲出之況。

塔　中華學藝社文藝叢書　一冊　一元四

郭沫若著　本書包含小說七篇。一Löbenicht的塔。二鴟鴞。三函谷關。四葉羅提之墓。五萬引。六陽春別。七喀爾美蘿姑娘。又戲劇三篇。一王昭君。二卓文君。三聶嫈。曾登載於創造季刊等雜誌。今收集於此。

普通地質學　學藝叢書　一冊　九角

張資平編　本書分三篇。第一篇為地球地質學。由地球之諸性質及其三界。說到構成地殼之材料。第二篇為構造地質學。論沉積岩之構造、火成岩與礦牀之產狀。以及岩石之節理。第三篇為動力地質學。又分外營力內營力兩篇。敍說透徹而詳盡。以供中等學校及同等學校教授參考之用。最為適當。

鐵冶金學　學藝叢書　一冊　九角

胡庶華編　內容分八章。取材賅要。說理詳明。對於製法之原料及其工作。言之甚詳。篇末並附有各國對於製鐵事業之保護。及世界鐵業之近況。尤便參證。

唯物史觀研究　學藝彙刊　一冊　五角

中華學藝社編　此書彙集何崧齡薩孟武諸君之關於唯物史觀的論文七篇而成。關於唯物史觀公式、唯物史觀中所謂『生產』『生產力』『生產關係』的意義馬克斯主義經濟學及馬克斯之資本複生產論等。均有詳細之論列文字簡潔。說理淺易。誠為研究馬克斯經濟學者之重要參考書也。

地質學者達爾文　學藝彙刊　一冊　五角

張資平編　本書包含論文五篇。一地質學者達爾文。二地球之年齡。三地層剖面圖上之傾斜角及層厚之計算。四岩漿之分體。五礦牀之五帶。對於地質地史岩漿分體學說採礦等言之甚詳。

國故論叢　學藝彙刊　一冊　五角

中華學藝社編　本書選集學藝雜誌所載關於討論國故論文十篇。其中屠孝實之漢族西來說。及南華道體觀闡隱。郭沫若之周秦以前古代思想之蠡測。及伍非百墨辯等篇。為國故文獻中有價值之作。

圖書館通論　上海圖書館協會叢書　一冊　二角半

杜定友著　著者為圖書館學專家。此書共分四章。一圖書館教育。二圖書館與教育。三圖書館與社會。四圖書館與圖書館學。篇幅雖不甚多。而圖書館之要旨。已鈎玄提要。皆有論及。實為研究圖書館學者入門之書。

生物學與哲學之境界　科學叢書　一冊　二元

湯爾和譯　本書以哲學為基礎。詳論生物學生理學上種種之問題。材料新穎。措詞精審。為研究科學者所必須參考之本。



波納爾之罪(續)

佛朗士著　　李青崖譯

第九則

六月二日

這天，我送一位高年而像哥德所謂業已贊同死亡的老同事，直到馬崙的公共墳山。這位魔力絕偉的大詩人哥德，承認一個人僅在確是願意死亡的時候才死，就是說一切可以抵抗最後的分解現象而以其全部製造生命的毅力完全摧殘無遺了。換句話說，他以爲一個人只有到不能活的地步才死。好呀！這不過是自行躺下的問題，但在一個人知道領略哥德的奇妙思想時，這思想便和拉巴理司的歌唱相合了。(註一)

所以，我的這位高貴的同事，由於兩三次最使人信服的中風的打擊，到了最後的一次，竟不待答辯，已贊同死亡了。我在他生存時不曾和他多所往返，但是當他不存在時，彷彿我便成了他的朋友，因爲我們的同事們用感人的面目和莊重的聲音說我應當給他執紼，並在墳上演說。

我在坟上讀了一篇由我盡力所寫而不值多說的小演說詞以後，便到阿佛雷鄉的森林中散步，輕捷地攜着少校那根手杖順着一條微透日影的濃陰小徑走去。青草和溼葉的氣味，天色

的晴朗和樹木的蓬勃從來不曾這樣迅速地鑽入我的感覺和我全部的魂靈，並且我在這種被一陣繼續的鐘聲刺破的沈寂境界中所感受的壓迫，同時是宗教上的和肉體上的。

我在一叢新橡樹的路旁陰蔭之下坐着。在那兒我決意不願死，或者至少可以說，當我未曾重新在一片廣闊田園的寧靜境界中另一枝橡樹下面玄想靈魂的本質和人的末日之前，決意對於死亡不表同意。一個金黃身體如同一副古代金甲一般在日光中炫耀的蜜蜂，在一朵盛開而瀕謝的錦葵上歇着。我當然不是第一次瞧見這樣一個通常的現象，但是我却是第一次帶着那樣多情而智慧的好奇心看着他。我這時才認識了有各種我從未慮及的同情心和奇妙的關係存於花和蜂之間。

這飲滿了花蜜的蜜蜂，勇敢地在直線的路上飛去了。我盡力站了起來，我站着以回復我的知覺。

——上帝臨汝，我向着花和蜂說。上帝臨汝，我儘有時候活着去猜想你們和諸現象中的祕密。我是很疲倦的了。但一個人祇能從某種工作中因另一種工作而休息。倘若上帝願意，這就是花和蜂使我停止語言學和古物考證學的工作。安兌的神話是那樣多感覺的我已經和地面相觸，我是一個新的人；現在到着七十歲的光景，新的好奇心正像我們看見那些在一枝楊樹的空心老榦上的嫩條一般，在我的靈魂中發生了。

(註一)拉巴理司 (La Plisse) 法國名將，於一五二五年的巴威之役陣亡。其部下編歌頌其功績，其詞有云：

Un quart d'heure avant sa mort,
Il était encore en vie.

在他死前的一刻鐘，
他依然在有生命的境界。

第十則

六月四日

我歡喜伏在我的窗口，從那些向萬物給與一種說不盡的柔和意味的淺灰色的朝景中向着塞因河和他的河沿遠眺。我曾經在拿卜爾的海口，欣賞過那兒天空中強烈的晴光。但是我們巴黎的天色，是格外活潑的，有恩惠的和機巧的。他和人類的顧盼一般微笑着，高聲着，溫存着，愁悶着和歡悅着。他每逢這時，向着城市中各盡日行職務的衆生發布一種弱的光線。對面的那

一岸，塞尼可拉船埠的運夫從小船上起卸貨物，那些立定在跳板上的肩貨的苦力傳遞那些成包的白糖使之從容地掉在小火輪的艙裏。靠北的河沿，那些楓林之下排列成行而口懸糧袋的駕車之馬，從容齦嚼他們的草料；而那些欣然得意的御者，却在酒店櫃臺之前，用眼角斜乜着那些晨興的小財主們一面暢飲自己杯中的酒。

舊書店裏的商人，將他們的書箱擱在門前陳列。這些不停止地享受戶外生活的正直的販賣智識的商人，都是那樣被風雨冰雪和濃霧驕陽所苦，以致末了他們的面目都像那些大教堂的舊石像一樣。他們都是我的朋友，並且我在他們的書箱前經過時，免不得從中找出一兩件我所缺乏的書籍，可是，這種缺乏我以前却毫不感到。

我回家之時，就是我保姆的喊叫聲了，伊埋怨我將那些引逗耗子的舊紙塞破了我所有的衣袋，並且充滿了這所住宅。兒來同對於這層是明理的，而正因爲伊明理，以致我不能從伊因爲我的神情雖然寧靜，然而我却有崇尚狂熱的癡態，而蔑視漠不關心的明理性情。但是，因爲我的狂熱都不是那些屬於爆發，破壞和殺戮的，所以俗人都瞧不見。這些狂熱有時使我激動，並且好幾次使我爲着幾葉由奢法爾的一個劣等學徒所印的書或者一個無名修道士所抄的本子而使我失去睡眠。倘若這些有價值的發奮在我身中熄滅，那末不啻就是我自行慢慢地將我自己熄滅。我們的這些狂熱就是我們的本身，我的書籍，就是我的本身。我是和他們一般兒陳舊而堅硬的。（註一）

一陣微風將楓樹的空球和馬口中所噴出的芻秣同着街道上的灰塵一同掃蕩。這不過是一點兒灰塵，但是我瞧着他揚起時，使回憶到我童時也瞧過一種同樣的灰塵向空中旋轉；於是我的巴黎老翁式的靈魂因此受着感動。凡是我從窗口所發現的東西，這種從我的左邊一直擴張到沙約嶺的天空，使我看見那一座石碑似的凱旋門，那塞因河——光榮的河流——那杜勒理公園的菩提樹和那一座受過琢磨的寶石似的盧佛爾博物館；在我的右邊，靠着新橋的那面，使我彷彿如同細閱古代圖書一般而看見老大而可敬愛的巴黎帶着他那些鐘樓和尖塔，這就是我的生活，這就是我的本身。倘若沒有這些帶着無窮的思想向我反映的東西使我與感，使我活潑，我就一無所有的了。

所以我抱着廣闊無邊的愛情對於巴黎而生愛慕。

然而我是疲倦的了，並且我以為一個人在這樣一個長於思想和使我思想而不住地央求我思想的城市之中是不能休息的。試問在這些不住地激動我好奇心而使之不能滿足終歸疲倦的書籍之中，怎樣能彀一點兒也不被激動呢？一會兒是一個日期應當尋覓，一會兒是一個非確切審定不可的地點或者幾個應當辨認眞意的陳舊的「口頭禪」字眼兒嗎？——唉！是的，字眼兒。語言學者，我是字眼兒的統治者，他們便是我的臣民，並且我用聖主的態度將我的生活全部交給他們了。我難道有一天不能遜位嗎？我猜度和這兒相距遠遠的林邊有一所小的房子，當我在等候一個比較大一些的不可避免的而可以將我全個兒包裹住的安靜境界時，我從中可以找到一個我所需要的安靜境界。我夢想一張擱在簷前的長櫈和許多一望無際的田原。但是這就應當有一個在我身邊微笑的面目，使這種鮮潤的空氣全體集中；那末我卽可自信我是為人祖父者，而我生活中的空隙也因此可被他塡滿。

我絕對不是一個暴烈的人，然而我却容易被激動，凡是我的作品都向我引起相等的娛樂和悲傷。我不知道何以我三月以前在盧森堡公園所遇的那位青年朋友所發的而我認為很空泛的很可忽略的無禮之言，竟使我思念。這個「朋友」的稱謂；我並非由於諷刺而送給他，因為我最愛那種伏案而帶着冒險的性情和孤立的思想的青年。然而我這位青年的朋友却超過了界限。安伯洛司拔雷先生，他是第一個使用動脈紮縛法者，他是因研究那些有經驗的理髮師所施的手術而使手術進步增高到今日的地步者，然而在他的暮年時代竟被初學的門徒所攻擊。他有次被一個可成大器而毫不存敬意的糊塗小子用辱罵的口吻所侮弄，於是這位年老博學者在他一本重要的著述中答覆道：『我央求他，我央求他，倘若他想反對我的議論，我央求他丟開他的怨恨而格外和平地款待善意的老翁。』這種答覆，在安伯洛司拔雷的筆下是可以讚美的；但是這答覆倘若是從一個在工作中頭白並且又被一個無知少年所戲弄江湖派的接骨醫生所發，那就更值得誇獎了。(註二)

有人也許以為這種回憶，僅僅是一種小怨的牢騷。我也相信這話，並且自以為對於一個不知所云的孩子的誹謗那樣留心，

是一件憾事。然而我對於這問題的反省，却由得意便接着得了一個好一些的進程；因此便將他在日記中記出。我記得半世紀前當我二十歲的時代，有一天我和了幾位同學在這個同樣的盧森堡公園散步。那時我們談論我們的老業師們，我們的同伴中有一個說是可敬的博學者伯第納兌爾先生，在艾特魯衣國的發源上首先發現些光明，但是他不幸編造了一張海倫的情人編年表。這年表使我們笑了許多回，我高聲喊道：『伯第納兌爾是一個傻子，並不是一個用兩三筆寫成的傻子，而是一個由十二本書造成的傻子。』(註三)

這種少年式的論調，在一個老年人的良心上權衡起來是過於輕薄的。我在生活的奮鬬中，僅僅祗發過些無知的空議論！但是我今天反躬自問，我平生是否確然不曾做一點和海倫的情人編年表相類的那種可笑之事！科學的進步，竟使那些給這進步供給過最多的輔助的書都成了無益的。因爲這些作品在現在沒有大的用處，近世的青年便深信這些作品從來毫無所用；他蔑視這些東西，倘若有時略有幾個太舊的理想在內保存，他便要取笑這些東西了。這就是我在二十歲時，何故因伯第納兌爾先生和他所做的編年表而取樂的來由；這就是昨天在盧森堡公園，何以我那個青年是出言不遜的朋友……

反躬自問罷，奧克達夫，不必抱怨了。

『甚麼！你願意有人愛惜你，而你却甚麼也不曾愛惜過』(註四)

(註一)沙法爾 (P. Shoeffer) 德國人，十四世紀之發明印刷術者之一。

(註二)安伯洛司拔雷 (Ambroise Pare) 法國十六世紀著名醫學家。古代歐洲理髮師本兼營外科的手術的職業，如放血等事……皆是。

(註三)艾特魯衣 (Etruie) 爲上古時之一小國，在今意大利疆域內。海倫 (Hélène) 爲荷馬史詩中斯巴達王后，曾和特洛伊王子潛逃，遂使希臘及特洛伊開戰。其詳見鄭振鐸之文學大綱第二章。傻子在法文爲 Sot 故云三個字母。

(註四)此二行之原文爲詩兩句，附錄於下：

Rentre en toi-même, Octave, et cesse de te plaindre.
Quoi ! tu veux quón t'epargne et n'as rien épargné.

第十一則

六月六日

六月的第一個星期四到了。我掩好了我的書，和那位享受天福的聖德羅克托徵神甫相離了，據我想來，他斷不急於在一本

由我親手所編纂的平凡書中看見他的姓名和他那些在人間的光榮工作。我將這樣說嗎？我在上星期瞧着一個蜜蜂所訪問的錦葵的花柎，比這些峨冠擕杖的老教士們更使我注意。並且，我的保姆剛才在廚房的窗口，瞧見我用顯微鏡考察丁香花，很目爲奇事。在一本我小時曾經讀過的——那時我將全書讀過一遍——司卜倫哲爾所著的書中有幾個關於花朵愛情而我在遺忘了半世紀後才行重新回憶到的理想，在今日，這理想竟使我以不曾竭我的薄弱的能力去研究昆蟲學和植物學爲憾。

這正是當我尋覓領結之時所發的反省。但是我在空翻動了許多抽屜之後，依然去找我的保姆。兌來司蹣跚地走過來向我說：

——先生，您應當告訴我說您打算出去，那末我就早將領結拿給您了。

——但是，兌來司，我說，倘若將領結放在個我不待您幫助而可以尋覓的地方，豈不更好些嗎？

兌來司不願意答覆我。

伊現在將甚麼都不給我留在準備了的地方。我非詢問伊不能取到一條手帕，並且因爲伊是那樣的聾瞶蹣跚而又完全失去了記憶力的，我便在一種無期的缺乏之中憂慮着。然而伊却從容不迫地行使伊的服事東家的職權，致我幾乎感覺不到那種因反對「我的衣櫃政府」而用的「政變手段」的勇氣。

——我的領結，兌來司！您聽見我說的話嗎？我的領結！您倘若再用許多新式的延擱使我失望，那末我所需要的或者不是一個領結，而是一根使我懸梁的繩子了。

——您眞性急，先生，兌來司向我說。您的領結並不曾遺失。這兒甚麼也不曾遺失，因爲我對於甚麼都留心。但是至少您也應當給我一點尋找領結的時間啊。

『然而這就是，』我獨自思念着，『這就是半世紀以來的忠心的結果。唉！倘若這個難於指揮的兌來司幸而有一次——或者伊畢生僅有的一次——誤了伊的女僕的職務，倘若伊偶爾一分鐘走到錯誤的路上，伊對我就不會有這種專制帝國的態度了，至少我也可以和伊抵抗了。但是一個人能抵抗德行嗎？毫無缺點的人是不可當的；我們一點也不能指摘他們。請您瞧兌來司：能沒有一種可以引誘伊的壞處。伊自問既不疑惑自己，也

不疑惑上帝，更不疑惑世人。這是個自信力很強的婦人，這是個聖經上安分守己的處女，人們雖或不知道伊，然而我却深深地知道。伊在我靈魂中彷彿手中拿着一盞油燈，一盞在樸質的屋簷前的杜下亮着而永不會在這雙瘦削糾結，堅韌如藤的胳膊之端熄滅的家用油燈。」

——兒來司，我的領結！我向伊說，您難道不知道今天是六月的第一個星期四，約翰妮小姐正在等候我嗎？那位女校長應當已將接待室的地板漆好了；我知道時間一到便有人在那兒探望，當我在那兒勞動我的筋骨在那兒的鏡子中瞧見我的愁像時，自然將成我一種散心的事，自然不容錯誤時刻。因爲我願用那位雕刻在維克多爾舅父的手杖頭上的那位和藹而可贊美英雄做模範，於是就勉強裝出高興的樣子和鎮靜的靈魂。您瞧這個晴朗的日光罷。河沿都因他而成了黃金色了，塞因河正用那些數不盡的蕩漾纖細的波紋在微笑。城中也是鍍了金似的；一種金黃色的灰塵，和髮絡一般在城市的範圍中飄動……兒來司，我的領結！……唉！我今天知道了那個在肥大的橡樹林中的克利沙爾老翁所以要將自己的領結壓在一本布呂達爾革的書中的用意了。所以依着他的例，我早要將我所有的領結擱在我的某一本書中間。（註一）

兒來司任憑我這樣議論，却默默無言地尋覓着。我聽見有人在門外從容拉動門鈴。

——兒來司，我說，有人拉鈴，請您將領結給我去開門罷；或者請您先去開門，靠着上天的幫助，以後再將領結給我罷。但是請您不要這樣候着，我央求您，請您不要在我的櫃棹和宅門之間像一匹在兩個鞍子之間的小牝馬——倘若我敢說——那樣地候着。

兒來司彷彿和迎敵一般向門口走去，我這位高尚的保姆早就成了一個很不願接待賓客者。在伊的眼中，賓客是可疑慮的。說到贊成伊的判斷，這種能力是從人類的長期實驗而來的。但我却沒有時間，去考察由旁的一位實驗家所製造的相同實驗，是否能發出相同的結果。穆詩先生已經在我的書齋中等候我了。

穆詩先生的面色的黃，遠過於我所曾經揣想到的。他戴着一副藍顏色的眼鏡，他那在鏡片下面跳躍的目光，彷彿比那些在

一座屏風後面的耗子，似乎還閃動一些。

穆詩先生請我原諒他在這個時間來驚動我……他固然不曾將這個時間品評淸楚，但是我相信他想說一種我不曾帶好領結的時間，然而這不是我的錯過，這是各位知道的。這位不知底細的穆詩先生，彷彿絲毫沒有覺得受着不敬。他一心祇怕成一個嚕蘇的人。我却一半兒安慰他。他向我說他用亞歷桑德爾小姐的輔佐人的資格和我談話。他開始便請我不要拿他以前允許我到女學校訪問約唥妮小姐那種限制當作一件事。因爲從此以後卜芮菲爾小姐的學校，已經答應每天從正午到四點鐘之間開門接待我。他知道我向這靑年女子所給的益處，由他的義務，他自信應當將他爲他的被輔佐者而託付的那個人的情性通知我。這位他所認識多年的卜芮菲爾小姐，是在他信用中的人物。據他看來，卜芮菲爾小姐是一個明白事理的，有好主意的和好習慣的人。

——卜芮菲爾小姐，他向我說，是個德行堅定的人；在目下的時候，先生，這是不多見的。一切到現在都完全變更了，而這時代遠不及從前的那些時代。

——我的扶梯就是證據，我這樣答覆；在二十五年以前，這扶梯是世界上最容易攀登的，而現在，從頭幾級就使我氣喘而腿酸了。這扶梯算是退化了。此外譬如那些我以前毫不費勁便可在月光之下誦讀的書籍報章，而在今日，倘若我不曾戴着眼鏡，就是在最煊赫的日光之下，這些書籍報章也都瞧不起我的好奇心，而祇在我眼前露出一些白紙和黑墨了。酸痛在我四肢作祟。這也是時代的不好。

——不僅如此，先生，穆詩先生莊重地答覆我；但是在我們這時代中的確實的不好的事，就是誰也不滿足誰的地位。從社會上的高處數到低處，在各種階級之中都有一種不如意，一種不安逸和一種求舒服的渴望。

——上帝！先生，我向他答覆，您以爲求舒服的渴望，是時代的一種標識嗎？人類無論在何種時代，從不曾有過安於不如意的慾望。他們永遠在設法改良地們的境遇。有恆的毅力產生一些有恆的改革。毅力接續進行，就是這種原故！

——唉！先生，穆詩先生答覆我，我們瞧見您祇在書堆中生活而和商業遠離！您不曾和我一般兒看見利益的爭執和金錢的

奮鬬。無論大小都是一樣地激昂。大衆都在一種放恣的投機事業上注意。我所看見的使我害怕。

我想穆詩先生是否祗爲向我解釋他的有德行的牢騷而到我這兒來；但是隨後，我却也聽見一些從他口中說出比較使人安慰的議論。穆詩先生將菲爾金卜芮菲爾小姐當作一個可敬，可愛，正直，精幹，忠實，智慧，愼重，伏案讀書而略知醫道的人物向我介紹。我於是懂得他以前不過是向我畫了一張被世上惡俗所化的灰色圖畫，而由相反的一面，將這位女師範生的品德好好地陪襯出來。我知道這教育機關是善於張羅買賣的，有利益的而被社會敬服的。穆詩先生爲着證明他的宣言，將他那隻套着黑絨繩所編的手套的手張開。隨後，他接着又說：

——從我的職業上，我也認識世上的人。一個律師本和一個聽懺悔的神甫差不多相似的。從我的義務上，先生，我自信在有一個好機會使您和卜芮菲爾小姐發生關係之時，應當向您貢獻這些有益的報告。現在我祗有一句待說的話：這位絕對不知道我這時在您跟前爲之先容的卜芮菲爾小姐，有一天用深邃的同情語氣談過您。我倘若重述一遍，那一定要將固有的語氣減輕了，並且，我一定因爲重述，要將卜芮菲爾小姐的信仰違背一些。

——請您不要違背伊的信仰罷，先生，我向他答覆，請您不要違背伊的信仰罷。向您說一句眞話，我向不知道卜芮菲爾小姐是這樣深知我。然而，因爲您和伊有老的友誼，先生，我想利用您對於我的好意，央求您在您的女友身邊請伊特別優待約翰妮亞歷桑德爾小姐。這孩子，因爲這是一個孩子，擔負了過多的工作。同時以學生而兼教師，伊很疲倦。我恐怕有人使伊過於感受貧窮的境遇，但伊是一個可以由屈伏現象逼迫到憤怒的勇敢孩子。

——可憐！穆詩先生答道，應當要好好兒使伊預行練習生活。一個人在地球上，不是祗爲着取樂的，也不是祗爲着實行他那些五花八門的意志的。

——一個人在地球上，我活潑地說，是爲着在美的善的境界中取樂和實行他那些五花八門之有價値的，有思想的和勇敢的意志而生活。一種不練習意志的教育，是一種使眞性情腐敗的教育。所以師範生應當指導意志。

我相信穆詩先生拿我當作一個無用之人而敬重了。他帶着很寧靜而穩重的態度向我說：

——請您想想罷，先生，貧民的教育，應當從許多的界限和他們在社會上應得的倚賴的觀察而成。您大概不知道洛愛爾亞歷桑德爾先生是因爲無錢還債而死的，而他的女兒幾乎是被慈善主義撫育起來的。

——哦！先生！我高聲喊着，我們不用說這件事了，說了，就算是自滿，那就不是眞的了。

——約翰妮所承襲的債務，律師接着說，超過債權。但是我因關注這被輔佐者的利益起見，和那些債權者商量了一些辦法。他願意將那些詳細的解釋說給我聽；因爲我向來不懂一切的商業而尤其是穆詩先生的，我便拒絕了他。這律師重新品判卜芮菲爾小姐的教育制度，用決斷的方法向我說：

——一個人不能在取樂時求學。

——一個人祇能在取樂時求學，我說，指導的技術，不過是引起年幼者的好奇心及隨着就使之滿意的技術，但好奇心祇能在得意的頭腦中成爲活潑而良好的。凡是用威力在智慧中所注入的知識，祇能蔽錮智慧，戕賊智慧。爲着消化知識，應當帶着飢渴的作用而吞咽。我深知約翰妮。倘若這孩子是交給我的，我不想使伊成一個女博學家——因爲我希望於伊有益，但願使伊成一個活潑智慧多才多藝出類拔萃的孩子。我可以使伊帶着欣賞美景吟詠詩歌沈醉音樂的同情心而生活。我可以使伊對於我所想使伊愛的一切變成一個和藹的。然而這却不是挑選衣料繡貨和欄杆之類的事。我將給伊一隻好的狗和一匹小的馬，以爲給伊撫育一些被創造者的指導；我將給伊許多有待喂養的鳥雀，使伊知道一滴水一點麵包屑子的價値。並且，爲着使伊發生格外的喜悅，我願意伊帶着高興而成爲慈善的。又因爲痛苦這件事是免不了的，因爲人生是充滿了困苦的，我一定將這件在超乎一切困苦之上教育我們而能向痛苦本身給予一種「美」的基督式明理性情指導伊。這就是我對於一個青年女子的教育的了解！

——我向您表同情，穆詩先生又起兩隻帶着黑絨繩手套的手向我說。

於是他立了起來。

——您，我在送他出去之時向他說，您聽的清楚，我並不希望強迫卜芮菲爾小姐服從我這個親切而完全不能同那些辦理較好的女學校的組織可以相容的教育制度，我只央求您勸伊對於約翰妮少給工作，多給休息，毫不委屈伊，使伊身心都能得相等而合於教育制度的自由。

穆詩帶着一種灰色而神祕的微笑，向我保證說這些觀察定能好好兒實行，而且定有人能格外注意。

於是他向我略施敬禮，任我留在一種慌亂而不自在的態度中便獨自走了。我平生和各種人都有過往來，但是却沒有一個和這女校長或者和這位律師相似的。

(註一)布呂達爾革(Plutarque)公曆一世紀時希臘的歷史學家倫理學家。克利沙爾(Chorysale)爲莫里哀傑作女博學家喜劇中的人物。

第十二則

七月六日。

穆詩先生的拜訪，可使我將時候大大的躭誤了，我遂不得不將這天去看約翰妮的事作罷。一些職業上的義務占住了我這星期中剩下的光陰。我雖然已在可以解脫的年齡，却依然千方百計和我度過生活的世界圖謀聯絡。我在各種學術會公共集會主席。我竟被體面的職務牽制住了；我曾在某部中繼續盡過七次主席的義務，官僚們很想將我推開，我也很想和他們脫離關係。但是習慣比他們和我都強一些，於是我就蹣跚地走上了國有各項建築物的扶梯了。年老的辦事人員們，在我的後面指着我在過道中的影子，互相表示一個人到了很老之時，是異常難於泯滅的。然而我在這時間，却正和歌謠所說的一般，應當決定我的隱退而思念造成一個結局。

有一位在年輕的時代，做過海爾威敍司的女友而我在父親家中曾經見過的達觀的老年侯爵夫人在伊最後那次得病中接見一個想替伊預備臨終的宗教儀式的神甫。(註一)

——這是必要的嗎？伊向他說。我看見世上的人，一下就可以完全達到這個地位。

不久幾天之後，我父親去看伊，覺得伊的病狀很險。

——晚安，我的朋友，伊握着我父親的手向他說，我就要去看上帝是否因被人所知而獲勝利。

這就是各哲學家的膩友們的如何死法。這種結局的方式，完全不是一種世俗的無禮舉動，而爲不能在癡人頭腦中存在的輕捷態度。但是這些態度却很冒犯我。我的恐懼和我的希望都不能布置這樣一個行程。我對於我的行程指望略有收穫，爲着這個，我便應當思念在幾年之後，不待冒險而返我的眞玄……但是，去罷！那個過去的女人，應當不因聽見伊的姓名而回步。我現在依然可以不待伊的幫助舉起我的戲言。

我覺得約翰妮是很得意的。伊向我說過卜芮菲爾小姐上星期四在伊的輔佐人訪問過之後，對伊寬了許多的規則，減了各種的工作。自從這個很可愛的星期四以來，伊便可以自由地在那個祇缺少鮮花和綠葉的小園中散步；並且伊對於伊那個聖佐治肖像的工作，也得了許多便當的地方。

伊微笑地向我說：

——我很知道應當因這事而謝您。

我和伊談過旁的事，但是我看出了伊不能隨意聽我的談論。

——我瞧見有一點使您分心的思想，我向伊說；請您說罷，或者那些無趣味的事，或者在您在我都要視爲無價值的，那末我們就可以不必談。

伊向我答覆：

——哦！我很注意聽您的說話，先生；但是我本來想過旁的事。您一定原諒我，對嗎？我那時想伊應當是很愛慕您的，所以才陡然將對我的態度變成這樣好的。

於是伊帶着使我發笑而兼有驚訝神情的微笑向我瞧着。

——這件事使您詫異嗎？我說。

——很詫異，伊答覆我。

——爲甚麽呢，請您告訴我罷？

——因爲我簡直看不到有甚麽理由可以使卜芮菲爾小姐歡喜您。

——那末您覺得我是不能受人喜悅的嗎，約翰妮？

——哦！不是，但是我眞的瞧不到有一個理由可以使卜芮菲爾小姐歡喜您。然而實際上伊很歡喜您。伊曾經叫我過去，並且向我發了許多對於您的問題。

——眞的嗎？

——是的，伊很想知道您的家庭生活。伊曾向我問過您保姆

的年齡。

——那末！我向伊說，您對於這件事怎樣想呢？

伊楞住眼睛向着伊鞋子上的破呢瞧着，彷彿被一種深刻的考慮所制似的。末了伊才抬頭向我說：

——我那時就跑開了。一個人對於一件不能了解的事，可不是自然不放心的嗎？我知道我是一個糊塗孩子，但是我希望您不怪我。

——不，約翰妮，我一定不怪您。

我眞被伊的驚訝心所駭怪，並且我老邁的頭腦中極力揣度這女孩的思想：一個人對於不能了解的事是不放心的。

但是約翰妮帶着微笑而繼續說：

——伊曾經向我問過……請您猜想罷！……伊曾向我問過是否講究吃喝。

——那末，約翰妮，您那時怎樣承受這種驟雨一般的質問呢？

——我向伊答覆過：『我不知道，校長。』於是卜芮菲爾小姐向我說：『約翰妮，您是一個糊塗孩子，一個大人物生活中的細微末節，都是應當注意的。您應當知道西威司特波納爾先生是法國各種光榮中之一呀。』

——這眞是遭瘟！我高聲喊着，那末您對於這一點是怎樣思索的呢，約翰妮小姐？

——我想卜芮菲爾小姐很有理由，但是這話，我並不堅持……我將向您所說的，是我不對的處所，便是我毫不堅持說卜芮菲爾小姐無論在甚麼事都是有理由的。

——既然如此！請您安心樂意罷；約翰妮卜芮菲爾小姐是沒有理由的。

——誰說！誰說！伊很有理由。但是以前，我很願意愛慕一切愛慕您者，而毫不敢有所例外，然而現在却辦不到了，因爲愛慕卜芮菲爾小姐，在我是一件做不到的事。

——約翰妮，請您信我罷，我莊重地向伊說，卜芮菲爾小姐已經和您好了，您也應當和伊好。

伊用乾脆的聲音答道：

——卜芮菲爾小姐和我好，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叫我和伊好，就不免困難了。

我因爲對於我的論調格外增加分量起見，於是又說：

——我的孩子，師保的命令是不可侵犯的。您的校長在您身邊，就是您已經棄養的母親的代表。

我剛好說了這句我所後悔不迭的糊塗話，約翰妮的臉色卽變成灰白色，伊楞起兩隻大的眼睛高聲喊道：

——哦！先生！您怎樣能彀說一句這樣的話呢？

不錯，我怎樣居然說錯了這句話呢？

伊口中不住地唸着：

——母親！我親愛的母親！我可憐的母親！

偶然的機會，竟阻止我不至糊塗到底。我不知道如何竟有預備哭泣的神情。在我這種年齡之中，本來是不會哭的了。所以應當有一種狡猾的咳嗽才能引起我的眼淚。這就是因此哄人，而約翰妮竟因此被哄了。哦！於是非常純潔而神采奕奕的微笑，像那在夏天驟雨後射着淋漓的枝葉上的日光一般在伊潤濕了的睫毛之下嫣然了！我們互相握着手，我們這樣守着久久，一言不發，這眞是愉快。

——我的孩子，末了我向伊說，我是很老邁的，那些由您所漸漸發現的人生中的祕密，在我都已非常瞭然。請您相信我罷，未來的事，是由過去的事所造成的。一切您爲着在這兒無愁無恨地過活所將要做的事，總有一日可以供給您在家中平安喜悅而過活的用。請您放柔和一點，請您知道人世的痛苦罷。一個人到了能彀忍耐痛苦之時，他便沒有多的痛苦了。倘若有一天，您有一種委實抱屈的事，我在這一點一定可以給您商量。倘若您受着侵害，伽伯理夫人和我都可給您幫忙。

——您的身體完全是健康的嗎，親愛的先生？

這就是那位偷偷掩掩而來的卜芮非爾小姐，帶着微笑向我所發的問題。我的第一種思想，就是想和伊立時相避，第二種，就是證明伊那爲微笑而製造的嘴是異樣奇特，第三種就是向伊答禮而向伊說我希望伊身體健康。

伊遣發約翰妮到園中散步；隨後伊一隻手按住園巾式的短褂，而伸起那一隻，向着奬勵表指出約翰妮亞歷桑德爾的姓名已經用圓體的字母列在表首了。

——我帶着一種很活潑的愉快，我說，知道您對於這孩子的品行表示滿足。自然，我也不能比這再滿意了，並且我很感激您在周詳審愼上的良好成績。我早願拿幾本可以引起靑年女孩

子們的興趣，擴充伊們智識的書送到這兒來。請您在翻閱後，再審度這些書籍是否可以交給亞歷桑德爾小姐和伊的同學們。

女校長的謝意竟到了異常感動的地步將議論引長下去。爲着要一下就將這論調岔斷，我便說：

——今天天氣很好。

——是的，伊向我說，倘若再延長下去，這些孩子們可以有一種供伊們游戲的好天氣。

——您大概是指暑假而言。但是這位沒有父母的亞歷桑德爾小姐，一定不能離開這兒。上帝！伊在一所空曠的大房子之中，將要做些甚麼呢？

——我們將要竭我們的力量使伊散心。我將要引伊到那些博物館中和……

伊遲了一會，隨後紅着臉說道：

——……和您的府上，倘您允許這件事。

——這是那兒的話！我高聲說，這是一種好的理想。

於是我們便很友誼地彼此分手了。在我，我因爲從伊的方面，我已經得着了我所希望的；在伊，從我一方面，却沒由來地竟和柏拉圖所說一般，得着了那個將伊位置在靈魂中的最高之處者。

然而我因引導這位人物到我家中得着一種不好的預料。我很希望約翰妮離開伊的掌握。穆詩先生和卜芮孳爾小姐，都是和我不甚相投的。我從不懂他們何以說他們所說的話，也不懂他們何以做他們所做的事；在他們之間有一種使我發糊塗的神祕的奧妙。因爲約翰妮剛才對我說過「一個人對於他不甚了解的事是不放心的」那樣一句話。

可憐！在我的年齡，我很知道人生不盡是天眞爛漫的，我很知道我在這世上因慶受所損失的，我祇對於青年肯加信任。

(註一)海爾威紋司(Clande-Arian Helvétius, 1715–1771)法國大文學家大哲學家。

第十三則

八月十六日

我等候他們。我眞焦躁地等候他們。爲着使兌來司好好兒款待這些賓客，我用盡了我的婉言和勸誘的方法，但是這却沒有多的效力。伊們居然來了。約翰妮完全是意趣橫生的。這自然和

伊的外祖母一點也不相似。但是今天我才頭一回看見伊帶着怡悅的面目這件事情在這世界上爲着一個女子是很有用的。伊微笑着，於是我的書城中的春氣因此便勃然了。

我偵察兌來司；我觀察伊那套老管家婆的嚴肅態度，是否因爲見了這靑年女子而化作溫和。我瞧見伊用那黯淡的眼，寬皮的臉，凹癟的嘴和強健的老仙女式的方腮向着約翰妮出神。並且這就算完了。

身穿藍衣的卜芮非爾小姐，忽進，忽退，忽躍，忽步，忽呼，忽嘆，忽低眉，忽張目，在各種禮節中失措，忽而失去勇氣，忽而有勇氣，忽而又失去勇氣了，忽而依然又有勇氣，忽而露出尊敬的態度，簡而言之，是一種巧詐的行爲。

——這樣多的書！伊高聲喊着。您都讀過了嗎，波納爾先生？

——可憐！是的，正因爲這件事，我甚麽事也不知道了，因爲在這些書之中，沒有一本能穀更正別一本的錯誤。倘若一個人認識這些書的時候，便祇曉得思索了。我就到了這樣的地位，小姐。

伊在這一點，爲着發表伊的印象便將約翰妮喊了過來。但是約翰妮却從窗口向外遠眺。

——這眞是美景！伊向我們說。我很愛看河水的流動，這很使我想起無窮的事！

卜芮非爾小姐在除去帽子之後，便露出一個堆滿了黃金髮髮的頭顱，我的保姆氣憤憤地拿開這頂帽子口中一面說是瞧見有些衣裳堆在傢具上，是很討厭的。隨後伊走近約翰妮身邊，向伊索取伊的衣裳分別懸掛起來，一面稱呼伊做伊的「細小姐。」細小姐將伊的外套和帽子交給伊之後，便在窗口的光明之前，輪廓分明地露出一個豐腴的項頸和一個豐滿的身材，我希望伊在這時，除了被一個老的女工，一個頭髮捲的和羔皮一般的女校長和一個老年的考古學者瞧見以外，更被其他的人注視。

——您向塞因河遠眺着，我向伊說；這河水正映着日光發光。

——是的，伊將手腕撐着窗口的鐵欄一面這樣說，這個，我們可以說這是一道流動的火燄。但是您瞧那邊罷，那些被這「火燄」所反映的柳林之下，眞像是很涼爽的。這個小的角上，比其餘一切的地方格外合我的意。

——瞧罷！我向伊說，我知道這條河很能引動您的情緒。倘若

我們得着卜芮菲爾小姐的同意去搭趁我們可以在羅雅爾橋塊趁搭的小火輪，到聖格羅村去遊玩，您又說怎樣呢？

約翰妮對於我這種理想很覺高興，卜芮菲爾小姐便也犧牲一切的承認了。但是我的保姆不贊成讓我們如此而去。伊引我走入飯廳，我渾身發抖地在後面跟着。

——先生，兌來司當我們祇有兩人對面之時，向我說，您從來甚麼也不想一下，一切都非我一人顧慮不可。幸而我有一種好的記憶力。

我對於阻擋這種游興，覺得是很不適當的。伊接着又說：

——這樣一來，您難道這樣不將可以使細小姐合意的東西告訴我就出門去嗎？您是難得合意的，您，先生，但是至少您也知道好的東西。這和這些青年們毫不相同。青年們不知道飲食的滋味。頂好的東西他們以爲是頂壞的，而壞的他又覺得好。因爲這是心象不定的原故，所以我們不能和他們商議。請您告訴我，細小姐可歡喜吃豌豆燒鴿子和冷的白菜？

——好兌來司，我說，請您照着您的意思做罷，這就是再好沒有的了。這些女客們對於我們儉樸的家常食品是很合意的。

兌來司乾脆地接着說：

——先生，我向您談論細小姐；我們不應當讓伊甚麼也不曾享受這樣就跑了出去。至於那個邋了頭髮的老貨，倘若我們的飲食不合伊的口味，伊可以嚼自己的指頭。我不理會這些事。

我安然的重新回到書城了，卜芮菲爾小姐在書城中從容地做編物的工作，旁人竟可以說伊是和在家中相似。我幾乎也相信這句話。伊在窗子的角上占了一塊很小的地方。但是伊却那樣細心地選擇伊的椅子和伊的踏脚小凳，這些物件竟彷彿是爲伊而設的。

說到約翰妮，就不是這樣的了，伊聚精會神在書籍上和書片上瞧着，彷彿是一場親密的話別。

——請您拿着罷，我向伊說，請您拿這本書散心罷，這書一定可以合您的意思，因爲其中有許多很好的圖畫。

我在伊跟前展開一本魏塞禮訶著的古代衣飾圖考；這並不是，請您注意，這並不是一種由近代藝術家隨意描摹的惡劣抄本，這是富麗且可寶貴的初印本，這刊本和他篇幅中因年齡而美化而黃化的紙上所表現的名貴婦人是一般名貴的(註一)

約翰妮帶着一種天眞爛漫的好奇心翻着這些圖畫向我說：

——我們談論過散步但是這個却眞是您使我做的一種旅行，一種遠的旅行。

——好！小姐，我向伊說，我們應當好好地商量旅行。您坐在您椅子的一隻角上，以致椅子僅用一隻脚乘載您這樣，魏塞禮訶的書一定要使您的膝頭疲倦。請您好好的坐罷，請您將椅子擺正罷，並且請您將書擱在棹上罷。

伊微笑地服從了我，一面向我說：

——請您瞧罷，先生，伊隨即指着一個威匿司共和國官吏的妻子的服裝向我說，請您瞧這種華美的服裝罷。這是何等的名貴，具着何等富麗的理想！然而這是美觀的，這種華麗！

——我們不應當發表多數類似的思想，小姐，女校長在伊的工作上微微地抬起伊的小而有缺點的鼻子說。

——這話也有道理，我說。世上本來有許多愛華麗的人，他們有對於富麗的先天審美觀念。

於是女校長的小而有缺點的鼻子立刻低下去了。

——卜芮非爾小姐也愛華麗，約翰妮說；伊裁剪許多紙罩去裝點煤油燈。這是一種很經濟的華麗。然而究竟是一種華麗。

當我們聽見有人在門外拉鈴時，我們已經重新翻到書上的威匿司，看見一位身着繡花祭服的威匿司女貴族。我以爲拉鈴的是一個挽着提籃的賣食物的孩子，但是書城的門開了，並且……你剛才希望，西威司特波納爾聽者，你剛才希望除了戴着眼鏡的和乾涸了的眼球以外，另有旁的眼球可以看見你的被保護人；你的希望現在竟不期然而滿足了。一道聲音正和向着不謹愼的兌塞一般向你說道：（註二）

畏懼罷，主人，畏懼那有生氣的天命罷。

爲着許諾您的祈禱，他對您的怨恨還淺呀。

書城的門開了，兌來司引導着一個美少年進來了。這個神經簡單的老婆子祇知道對客啓閉門戶；伊對於客廳中和小接待室中的乖巧手段毫不了解。在伊的習慣中並不知通報賓客和請賓客等候。伊祇在梯口拒絕賓客或者爲您將他們推了進來。

我們瞧見了一個被伊引進來的美少年，我眞不能拿他當作一個危險的野獸，立刻關閉在隔壁的屋中。我等候他述明來意。他竟大大方方的述過了，但是我似見他業已向那位低頭伏案

而翻閱魏賽禮訶的書的青年女子注意。我瞧着他；倘若不是我弄錯了，那末就是我早已在旁的處所看見過他。他說他姓蓋禮司。這是一個我曾經在不知何處聽見過的姓氏。從事實上說來，蓋禮司先生是很有志上達的。他向我說他是考古學校第三年級的學生，從這年半以來他預備他那篇用『本篤會的修道院在一七〇〇年的情形』做題目的畢業論文。他剛好讀過我那些關於修道院的著作，於是他信服倘若沒有我的指導沒有我所收藏的某幾種抄本——這些抄本就是西朶修道院從一六八三年至一七〇四年的賬簿——斷不能將他的論文成功一個好的結果。（註三）

他在向我述了這些論點之後便拿出一封由我一位最有名望的同事所簽名的介紹信。

好了！我知道了：蓋禮司先生就是去年在盧森堡公園栗林之下拿我當作混蛋看待的那個少年。我將介紹信打開之後，便設想到：

『唉！唉！可憐，你現在斷不疑心我從前聽見你的話和我知道你以前所對我揣度的事……或者至少你那天所對我揣度的事，因爲青年人的頭腦都是那樣飄忽不定的。我記得你冒失的少年！你現在眞是陡然的跌在獅穴中了！這個受驚的老獅子對於他的俘虜，眞不知道怎樣個辦。但是你，老的獅子聽者，你難道不是一個混蛋嗎？倘若你這時不是一個混蛋，你從前却是做過了的。你從前在瓦洛瓦的石像之下潛聽蓋禮司說話，已經是一個癡人，但您居然聽的淸楚，便是個雙料的癡人，乃竟永不遺忘那些最好是不聽的事，這癡人的程度便是三料的了。』

我這樣訶責老獅子之後，便自行鼓勵，拿出仁慈的樣子；這老獅子竟不曾多費矜持立刻成了那樣喜悅的，自己留心着使不發出那種欣喜的吼聲。

從我閱看我同事的信札的方式，我可以被人視爲不明白我一切的信札者。這次費了許多時間，以爲蓋禮司先生一定覺得煩悶，誰知他却瞧着約翰妮忍耐地等候着。約翰妮有時抬頭向我們回顧。一個人不能在靜止中候着，可不是嗎？卜芮菲爾小姐整理伊的髮髻，胸脯因爲微嘆微微的在鼓動。我應當說我屢因這種微嘆而感受榮譽。

——先生，我將介紹信摺好一面說，我很高興，能彀於您有益。

您專心於那些使我活潑地引起興趣的發明。我曾經做了我力量所能做的事。我和您一般知道——並且還比您更知道一些——有若干剩下待做的事。您所向我要求借用的書可以聽您的意思；您可以帶着去，但是這不是一本最小的書，我恐怕……

——哦！蓋禮司向我說，大部頭的書籍並不使我害怕。

我請這位少年等候我一下，於是我走到間壁的書齋尋覓那本賬簿，那本我自始不曾尋着而從某幾種標識得以辨明書齋已受保姆整理時所幾乎失掉尋得的希望的賬簿，但是這賬簿是那樣大而厚的，所以兌來司從前竟不曾能彀好好的布置。我費了些勁兒才將他搬了起來，並且因爲尋着了而很高興。

『等着罷，我的孩子，我帶着一種很諷刺的微笑獨自盤算，等着罷：我將要罰你一下，這書將要壓斷你的胳膊，隨後再輪到你的神經。這就是西威司特波納爾的第一個報復手段。以後我們再準備罷。』

當我重新回到書城時，我聽蓋禮司向約翰妮說：『威匿司的婦女將頭髮在金黃色的顏料中染過。伊們有蜜黃和金黃的分別，但是世上却有一種比蜜黃和金黃還鮮豔一些的天然顏色的頭髮。』但是約翰妮祇用贊成而思索的態度答覆。我便猜度了魏塞禮訶的書正是談論的資料，並且猜度了他倆已經一同翻着身軀仔細看過了書上的古代官吏的妻子和貴族的婦人。

我拿着這本笨重的書本出來，以爲蓋禮司一定要露驚訝的態度。這簡直是一個輸送夫的負擔，我也因此覺得雙臂疼痛。但是這少年將他和一枝烏毛一般舉起，微笑地夾在胳膊之下。隨後，他用我所崇尙的簡單態度謝我，並且和我約好了一個再行談論的日期，說他還需要我的指導，於是用世上最簡單的方法向我們致敬而走了。

我說：

——他眞是可愛的這個孩子。

約翰妮翻動幾葉魏塞禮訶的書，並不答覆我的話。

我們向聖克羅德村啟程了。

（未完）

（註一）魏塞禮訶（Vecellio）是十五至十七世紀間威匿司（Venise）圖畫名家之姓，但不一其人。

（註二）兌塞爲雅典的寓言書中的國王。

（註三）本篤會（Bénédictin）爲聖貝洛瓦（Saint Benoit）在五三〇年所組織；此會法蘭西籍的修道士於十六十七兩世紀以博學著名。西朵修道院（Albaye de Citeaux）在金嶺州（Côte-d'Or）成立於十一世紀。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五年八月一日

◉南口戰事，吳奉直晉各軍對南口懷來蔚縣舉行全線總攻擊。奉軍由張學良親臨前線督戰，調到于珍高維嶽等生力軍攻南口正面，並開始用重炮數十門猛轟南口要塞。

◉廣州政府發表反對重開關稅會議之宣言，謂北方迫於財困，欲重開關會，遷就各國祇加二・五附稅之主張，不啻將人民迫切要求之關稅自主，求速斷送。望國人急起反對。

◉廣州郵局員差，罷工要求加薪。

同　二日

◉北京政府發令通緝在廣州方面主持北伐軍事之俄顧問鮑羅廷。

◉四川楊森以外之各將領，對吳佩孚之命令發生反動，或向吳請願挽留劉湘，或以電報商議宣布自治。惟吳仍促劉湘速入京任參謀總長，令楊森鄧錫侯田頌堯遵照新任命就戰。

◉田維勤部又有兩營為第三次之叛變，張學良收編之李景林部亦有一旅叛變。此為國民軍妨礙對方全線總攻擊之手段。惟叛兵即被解決，田維勤軍得褚玉璞所率直晉軍之幫助仍得繼續前進，奉軍軍長韓麟春仿甲子戰役迂迴冶口之計畫，率所部迂迴二道關而攻國民軍左翼，進行頗為順利。

◉外交總長蔡廷幹呈，中法越南邊界通商章程等件將屆期滿，應於期滿之日停止效力，奉指令准如所擬辦理。

同　四日

◉孫傳芳通電，聲明未發主張和平之電報。

◉青島爭防問題由祝祥本向畢庶澄程國瑞調和了結，惟青島畢軍有一部分因欠餉譁變。

同　五日

◉駐河南王獻臣部游擊隊奉吳佩孚電調開拔援湘，其第二團團長倪啓周因抗調在道口宣布獨立。京漢路交通又阻。惟王即與陳文釗聯合將獨立軍解決。

同　六日

◉北京社會日報社長林萬里（白水）因著論攻擊張宗昌及其接近人物之隱私，被張令憲兵司令王琦將林拘捕，以『通敵有據』罪名槍斃。北京新聞界及與林相稔諸要人聞訊，前往救援，已無及。

◉黔軍彭漢章因南軍佔領長沙，態度又變，即宣布就國民政府所委革命軍第九軍軍長職。袁祖銘王天培因吳佩孚已派唐瑞桐為貴州宣撫使，王紹民籌辦貴州軍民善後事宜，亦決意叛吳，派員與國民政府接洽。

同　七日

◉外交財政農商三總長及稅務督辦呈，為籌備修改通商進口稅則，在遷組織編訂貨價委員會，請飭派委員

長，副委員長，即由國務院攝行之大總統令派陳鑾為編訂貨價委員會委員長，賴發洛為副委員長。

◉中法越南邊界通商章程及續訂之商務專條並附件，均於本日滿期，外交部已於本年二月四日通知駐京法使，聲明該約至期失效，在未經另訂新約以前，關於越南邊界對於法國或法屬人民事件，應照中法現存他約及國際法辦理。

◉張宗昌系之倒閣活動仍未停止，惟杜錫珪經吳佩孚之力挽及張作霖之諒解，已不言辭。王懷慶辭衛戍總司令職，經杜慰留。

◉財政總長顧維鈞計畫發新公債或庫券二千萬元，以應軍政費之急需。

◉廣州左右二派之工會，時以爭奪會員等事發生爭鬭，政府公布調停勞工條列及禁工會使用武器。

同　八日

◉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行抵衡陽，計畫由正面出岳州，右翼入江西。江西邊防吃緊，東南五省領袖孫傳芳開始援贛之軍事行動。

◉調查法權會議各國代表推英美法日意五國代表所擬之報告書已起草完畢，因林萬里案之影響，臨時又有改動。審核草案之各國代表大會亦延期。

◉廣州各報因印務工人以罷工為手段，提出：(一)增薪，(二)關於工人工會之新聞言論不得任意登載，(三)關於國民黨國民政府之文件充分發表等之要求，全體於上月二十四日停業。現由國民政府派員向報館方面調停，勸酌允工人要求，繼續營業；惟報館方面多有表示願停營業者。

同　九日

◉駐俄代使鄭延禧報告外交部，關於向俄政府要求撤換大使加拉亨事件，俄外長姬采林答覆，須在中國正式政府成立之後方可交涉。又關於驅逐鮑羅廷，則答稱鮑羅廷在華一切舉動為私人行動，可依中國之自主權處置之，蘇維埃政府不能干涉。

◉廣州郵局員差因政府代表允擔保加薪，即復工。

同　十日

◉國民政府派蔣作賓為湖北宣撫使，方本仁為江西宣慰使，兼第十一軍軍長，王天培為第十軍軍長。

◉北京林萬里案後被捕之社會日報主筆成舍我，因許多要人之斡旋，得獲釋出。

同　十一日

◉國民軍在南口受奉軍重炮之威脅及多倫懷來方面之影響，決計引退。

◉孫傳芳因上海總商會等團體通電呼籲和平，即電數謂：粵軍出駐衡岳以窺武漢，北軍亦南下以保岳，粵軍如依人民之請願而撤退，北軍可設法中止南下。至東南五省仍以保境安民圖謀安全云云，惟孫所屬之贛閩兩省，對粵已有積極動作。

◉北京國立各校教職員發宣言，請政府維持首都教育。

同　十二日

◉國務院攝行大總統令：特任蔣雁行署陸軍總長，派江天鐸兼任督辦賑務公署坐辦。

◉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進駐長沙，前敵各軍長亦集長沙開重要軍事會議。

◉外交部電令駐俄代使向俄外交部催速撤換加拉亨，聲明如再拖延時日，即與加拉亨斷絕往來。

◉中比商約於本年十月二十七日期滿，外交部曾於四月間向比方豫告，並商改訂新約；惟比政府意圖延宕，迄未有正式答復。孫傳芳據駐比王公使電陳，應訂新之必要，即通電表示援助。

◉廣州報館工潮經政府之調停已了結，各報館完全容納工人之要求而復業。

◉廈門鼓浪嶼修改公界章程委員會所擬之修正章程草案，經審查會修正通過。

◉司法部傳諭各省檢察廳，令公布取締過激思想之法規。

同 十三日

◉中日通商航海條約於本年十月間第三次期滿，外交部電駐日公使汪榮寶，令向日外部聲明期滿後不再繼續有效，並商依平等相互原則改訂新約。

◉張宗昌部晉軍第一師因抗調在落堡譁變，卽被解決。

◉四川劉湘賴心輝劉文輝劉成勳等通電反對吳佩孚，出兵北伐。

◉中日文化委員會因日本之祕密活動，改組爲東方文化委員總會。國內教育界羣起反對。各省教育會聯合會請取消該委員總會章程及十一年之中日文化協定，十四年之庚款換文。要求將日本退款完全交中國教育界辦理。

同 十四日

◉南口有大雷雨，國民軍之防禦工程多被毀，戰壕亦淹沒，鹿鍾麟率部退去，奉軍于珍部卽入佔南口。太平莊一帶被奉軍重炮轟擊之山地，有夷爲平地者。

◉閣議通過故宮博物院暫行保管辦法，特設委員會，聘趙爾巽等二十一人爲委員。

◉奉票價值大跌，張作霖發令維持無效，卽大捕全省錢商。省總商會會長張志良亦因此被當局勸令辭職。各團體特組織金融維持會，在省教育會成立。

◉國務院據行大總統令：直隸獻縣等處狂風及潰堤，被災二十餘縣，災區六百餘里，該省長官電請賑濟，着財政部迅撥二萬元交該省長官派員散放。

同 十五日

◉杜錫珪因南口戰事解決，張宗昌曾致函吳佩孚，提出孫寶琦組閣，並對杜閣有所攻擊，卽函吳，請迅與各方商定正式閣揆，俾卸仔肩。顧維鈞，張國淦，張志潭，任可澄亦表示辭意。

◉岳州戰事雙方各下攻擊令，正面汨羅，東路平江均接觸，趙恆惕赴西路助賀耀組唐蠍整頓部隊，並調停賀唐與王都慶之意見。

◉吳佩孚遣散國會議員，由符定一主持發款，每名給洽一百元，往領者四百三十餘人。國會問題暫告解決。一般政客多希望舊法新選之實行。

外國之部

一九二六年八月一日

◉亞細亞民族大會在日本長崎開會，與會者，有中國，日本，印度，非律濱，代表五十人。中國代表要求取消不平等條約。

同 二日

◉西班牙首相里維拉將軍遇刺，但未受傷，刺客被拘。

◉英意二國互換關於非洲亞比色尼亞利權之公文。亞比色尼亞攝政王遂向國際聯盟提出抗議，謂事前二國未商諸亞比色尼亞，公文所載之英意協定不能承認。

◉摩洛哥王正式向法國辭職，登輪回國。

同 三日

◉亞細亞民族大會閉幕。舉定中日印代表各二人，非律濱一人爲新亞洲聯盟之理事，並決議下屆大會在北京舉行。

◉基督教靑年會在希爾新福開世界大會。

同 五日

◉法國衆院通過政府提案全文，准設法鞏固佛郎，授權法蘭西銀行買賣佛郎。並通過設立準備金議案。

◉墨西哥因實行取締宗教新章，各處發生擾亂。

同 六日

◉法德經濟合同兩起簽字，一爲通商臨時條約，一爲振興商業之薩爾關稅條約。

◉美國女子愛特爾泅過英吉利海峽，費時十四小時半。

同 七日

◉駐墨西哥美使又致牒墨外部抗議煤油與土地法。

同 八日

◉俄國李寧格拉發生兵變。政界內部亦有衝突，秋闖

舉行之議會及選舉，延至明春辦理。

⊙法國前總理克利孟棱致函美總統，討論戰債。

同　九日

⊙意國與西班牙在西京簽定友誼公斷條約。

同　十日

⊙英國教會所擬調停煤礦工潮之條陳，經各鑛區工人投票拒絕。

同　十一日

⊙美國參議院議員波拉爲文辨駁法國克利孟棱之討論戰債牒文。

⊙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希臘之外交代表聯合致牒於保加利亞外交當局，言盜匪活動事。

同　十二日

⊙土耳其警廳諭令外人商會立即停辦。

同　十三日

⊙美國宗教家推舉代表向國務院呈遞請願文，請在外交上干涉墨西哥宗教之爭端。

⊙英俄委員會在半月前集議於巴黎，討論增進工團團結及便利俄國加入阿姆斯德丹國際勞工會事。據俄代表報告，雙方討論不能融洽。

同　十四日

⊙英國煤鑛罷工，雖未解決，但各區鑛工多有與鑛主單獨談判而復業者。

同　十五日

⊙埃及國會決定將駐外埃及使署領署一併裁撤以資撙節。

⊙法政府頒布命令增收關稅百分之三十。

更正

本誌二十三卷十二號二十三頁，英國大罷工之經過文中「諾桑卜爾侯爵每年坐在家裏可以抽得七八百萬」，「七八百萬」係「七八萬」之誤。特此更正。